泰義上冊

敘曰漢班固氏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夫羲農以前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皆未著也而八卦之畫三才備焉六位之列人文彰焉天下之道盡於易矣文王之彖辭周公之六爻孔子之傳贊辭无不備而吉凶爲益明迨仲尼歿而商瞿以易相傳授漢興易以卜筮存而田何之學爲稱首爲之訓釋者蓋寖多焉然九師之說无聞百氏之言雜出其高也或淪於空虛其卑也或泥於象數而易之意隱矣程朱二夫子出而大明斯道於是闡其微窮其賾通其拘啓其室象辭之義變占之法陰陽之妙人事之殊復燦然著矣夫聖人之書其所同者道也其

不同者言也善學者各因其言以求其道則其要歸一而已觀於傳註者亦由是也程子論天人以明易之理朱子推象占以究易之用非故爲異也其詳略相因精粗相貫固待乎學者之自得也寅讀書山中窃好是經懼於荒怠而无以自勵乃參酌二家旁采諸說僭附己意別爲一書名曰參義俾觀之者由詳而造約考異而知同則是書者亦程朱之義疏也

今天子即位之九年爲至元六年歲名商橫執徐月名畢聚始繕録成編總十二卷將以行於四方諏之君子以俟詳訂臨江後進生梁寅敘

新喻梁孟敬先生元季用薦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載念親老謝歸入明郡守劉真辟教授臨江庶明太祖既定天下稽古禮文召名儒修述定一代之制于是先生徵詣金陵年已六十矣時分禮律制三局先生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伏之書成不受官賜金還鄉里築室蒙山爲書庄以藏所著書周易參義其一也是書蓋分教集慶時所作以程朱傳義學者所宗然程主于玩辭而朱主于觀象一本于理之也先生于六籍咸有述當時目爲梁五經春秋曰一尚其占其說遂殊參義者融會二家之旨合而一之也先生于

考義書曰纂義禮與周官曰類禮曰攷注詩曰演義易春秋作于元季他皆蒙峯退隱後所成其卒也在建文二年年八十有七嗟乎當時被召諸儒如青田金華新安義烏身非不顯名非不著而或以讒死或以身殉或遭遷謫或不享年求如先生優游終老著作垂于後世豈非幸哉先生之論以言忠信行篤敬爲天德不傷財不害民爲王道其言純以正記稱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其殆斯人也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上經第一

後學 梁寅 參義

䷀ 乾下乾上 乾爲天爲君以九五爲卦主

乾元亨利貞

文王乾卦之辭非以爲四德也以爲四德者由夫子始也夫子之意蓋以乾坤二卦盡天地之道故尊異其辭而因以明造化之大固非他卦之可同也然乾之爲卦至大也而其占辭之略何也曰辭之略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諸卦之言亨也有不曰元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而乾獨曰元亨則无往而不大通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

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於正也然元亨矣而又必利貞何也曰此爲占者言之也蓋以乾之德固可大通然大通而不能正固是其德爲有閒非乾之德矣亦安能以保其終乎若自聖人而言之則固與天同德而无不亨矣无不貞矣雖然亦不可以不戒也

初九潛龍勿用 同書案潛龍勿用當以復五日閉關之義封勘狂履雲堅承五即姤女壯勿用取女之義也此條刪見下坤卦

夫易者潔靜精微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託其物而未涉於事包含其意而各隨所用然乾純陽之卦而取象於龍則其意多爲聖人而發者故夫子

巳義曰若漢高祖生於暴秦之世唯隱居爲泗水亭長是勿用也諸儒皆以爲舜始漁于雷澤舜當堯世不得爲小人道盛

王弼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亥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

於文言皆以聖人事明之今觀之六爻則象之所示占之所決夫人可用也獨聖人乎如初九之潛龍勿用在聖人則方居側微也在君子則遯世无悶也在學者則養正於蒙也在吾民則耕鑿出入也在商賈則韞匵深藏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朱子以象占言易而不欲以事論懼人之泥而失之也 干寶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亦是大人非專九五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

六畫以下二爻爲地而二在地上故爲田之象龍見於田則雖未飛躍而人已共見矣故其占爲利見大人大人者大德之人也占者有其德則大人

王弼曰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後免於咎也乾三以變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

楊時曰乾之九三獨云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故爻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

即己而他人所利見也无其德則大人者他人而己利見之也 干寶曰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不言龍何也朱子曰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勞苦之象故不可以龍言若以龍言之其亦在亢旱之地爾終日乾乾在聖人爲純亦不已在君子爲進德脩業然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足故以君子言之也其厲而无咎者重剛不中故有危厲然能乾乾惕若斯无咎矣 干寶曰此蓋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同書業龍得水而變化二在田未得水也四在外卦可變化之時矣故爻言曰自試也又曰乾道乃革

四陰位也陰虛故爲淵之象淵雖下於田而可以

王弼曰持疑猶與未敢決志用心存以進不在私疑以爲慮不謀於果故无咎也

楊雄曰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占

此用王昭素封宋太祖語見朱子語類

通乎天龍躍于淵則欲飛而未飛乃進退未定之時也故以或言之占者之於事或進或退皆順於時而无容心焉斯可以无咎矣 干寶曰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爻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君位故以飛龍言之六畫以上二爻爲天故以在天言之聖人以天德而居天位其象如此若臣民占之則所利見者在上之聖人聖人自占之則有德有位者臣民之所利見又以二五互言之則二所利見者九五大德之君五所利見者九二大德之臣朱子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父有父用子有子用於此可見 干寶曰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

郭雍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也

上九亢龍有悔 干寶曰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盈而不返必陷於悔

龍靈變之物未嘗亢而悔也而曰亢龍有悔則以戒乎人也陰陽之消長進退極則必反理勢然也然苟能以高亢盈滿爲戒則地雖亢而處之未嘗亢時雖悔而處之无所悔亢且无矣而況於傾覆乎悔且无矣而況於凶咎乎能是道者固聖人之事然在於他人則尤不可以不慎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

歐陽子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六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朱子釋用九之義蓋因於此云

坤下坤上 坤爲地爲臣以六二爲卦主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之占爲大亨而利於如牝馬乃其正也牝馬順而健行者不順則專而无成不健則不能配乾順而健者坤之正也史記云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乾之象龍坤之象馬若乾爲馬坤爲牛則又夫子之取象與文王之象固異也君子有所往者若居先則迷居後則得而主於獲利焉居先自專也故迷錯居後從陽也故得利陰爲富爲利漢書

同書案先儒皆以主利爲句然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若云主利是不從孔子之讀矣況魏博士秦靜議褚禮引易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足證古人之

稱地爲富媼非以利生於地歟西南得朋西南陰方也東北喪朋東北陽方也文王八卦自西北之乾至東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故東北爲陽方自東南之巽至西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故西南爲陰方坤往於西南則巽離兌皆其朋也得其朋則生育之功成矣若迷而往於東北則雖喪其朋然能反之西南即得其常道而終有其福慶矣夫陰從陽者也而乃以往陽方爲失道者蓋陰盡陰道乃所以順從於陽也若陰居陽職則是干陽也而豈從陽之謂哉曰安貞吉安於正則吉也順而健也後得而利也得朋喪朋也是皆坤之正道也而

坤能安處之吉孰大焉蓋坤所以承乾者故常減於陽之半以前後言則缺於前以四方言則虧於東北在造化且然而況於爲人臣子乎

初六履霜堅冰至 同書彙 陰在上則爲雨小畜之密雲是也陰在下而云履霜聖人之取象精矣

以類言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長而害陽猶霜之至於冰勢之必然也陰生之時陽道方消而陰亦未盛也故未有凶咎爲君子者戒之於初則可以免矣 同書彙 復卦一陽已生而猶著閉關之義猶乾初九潛龍勿用以其陽氣尚微也姤一陰生而即云女壯猶坤初六當履霜而即以堅冰爲戒矣在一月則卦氣已過半而陰長已甚不容懈弛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備全坤之德猶乾之九五

坤六二以三才言之則得地之道以二體言之則陰居下之中以一爻言之則陰居陰位其視諸爻至

同書彙程朱二子皆以主利二字連讀蓋以東北陽方爲先迷及反之西南陰方爲後有慶而主利程子則以爲東北喪朋陰也陽也終有慶也乃終有慶之真西南爲先迷矣其說與王弼會而與朱子迥異二說皆以程傳爲是坤之喪朋程泰之朋也坤道其順必泛陽而後爲順其曰利西南以朋來北喪朋者蓋與彖辭行地無疆之義相表裏也

同書彙陰在上則爲雨小畜之密雲是也陰在下而云履霜聖人之取象精矣

同書彙復卦一陽已生而猶著閉關之義猶乾初九潛龍勿用以其陽氣尚微也姤一陰生而即云女壯猶坤初六當履霜而即以堅冰爲戒矣在一月則卦氣已過半而陰長已甚不容懈弛

六二備全坤之德猶乾之九五

坤六二以三才言之則得地之道以二體言之則陰居下之中以一爻言之則陰居陰位其視諸爻至

干寶曰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於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於濟國安民故曰有終

爲純粹者故有直方大之三德焉占者有是德則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无是德則雖習亦不利也不習云者謂无計較无覩當其德其利皆自然也然坤賢人之德也其不習而利豈眞不習乎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在人言之則眞積力久而有得者也故其不習者未始不由於習此爻之辭但以成德者言之耳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

陰陽相雜則成章六三以陰麗於陽章美之象也然未發於事業故爲含晦其章美以陰居陽本非正位故又戒之以可貞有是章美而又能守正則

善則歸君

胡氏曰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辭也

同書案四處近君多懼之地以咎致罪事之常也世人往知咎之爲咎不知譽之所歸即咎之所集故括囊之君子必欲咎譽兩无慎之至也安于天地閉賢人隱此就氣運言之其實師濟朝之時亦有深自韜晦之道

朱氏曰四近君多懼譽則有專美之嫌咎則有敗事之累无咎无譽象辭所以云不害也

或從王事必有終矣其以或言之者五非陽剛君失其道三雖居下之上而當閉塞之時其志之得行與否未可必也且曰无成有終則雖或當任豈能大有爲哉亦隨時補助而已 王弼曰不爲事如須唱乃應於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干寶曰此蓋甯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

陰而又陰結塞不開括囊之象也時至於是亦豈非君失其道歟君子知隨時之義守括囊之戒則无咎无譽矣其曰无咎又曰无譽者蓋欲无咎則必无譽然後可苟有其譽不免於咎矣如東漢黨錮之士是也 王弼曰雯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求之道

六五黃裳元吉 同書案黃裳元吉以君道言之爲文明之象乾九五則創業之聖君坤六五則守成之令主也不專指賢輔賢后而言

王弼曰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亦不堪故戰于野

高安朱氏曰從來姑息養奸者每以兩傷為亟不知春秋重討賊凡以正名而定分也蜀漢東晉師出輒敗綱目不加貶況以一時士馬之傷殘伸萬古君臣之大義乎一部周易總是扶陽抑陰

棄屯卦當以初九為主而九五不與焉

易言利建侯者☳☵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王弼曰息亂以靜守靜以矣安民在正宏正在逆屯難之世陰求於陽弱求於強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焉文備斯義宜其得民也

五有中德為黃之象以六居之為裳之象君而如是所謂徽柔懿恭也臣而如是所謂柔嘉維則也君子而如是所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其占為元吉宜矣哉

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鄭維嶽曰當其雜也元黃似乎莫辨而不知即雜之中元者是天黃者是地斷不可混定分原自如此

王介甫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斯言善矣蓋龍固陽之象也然謂之龍戰則陰亦龍矣血固陰之象也然其血相雜則陽亦血矣不言凶者陰陽兩傷則凶可知也

用六利永貞

王弼曰用六之利利永貞也

用六義見乾用九

何楷曰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曰用六永貞

☳☷ 震下坎上

本義屯者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中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屯以初九九五為卦主卦惟兩陽初九在下侯也九五在上建侯者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震下坎上震動也故可以大亨坎險也故利於守正勿用有攸往者以在坎險之中宜守其正而俟其亨不可躁動也利建侯者震陽卦一君而二民有立君之象也

說文屯難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地也屯曲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天造草昧皆自下起故以初為濟屯之主

初九為成卦之主故其爻辭亦彖辭之意磐桓即彖之勿用有往也利居貞即彖之利貞也利建侯即彖之利建侯也觀利建侯之占則又與乾之利見大人意同

程傳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遠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建侯謂求輔助也

屯旁通晉 互剝 反對蒙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處動體而乘初之剛有險在前故曰邅如班如

言欲動而不能也陰居陰柔順之至故又曰匪寇婚媾言二逼於初陽而為陽所求陽非為寇乃求為婚媾也居中得正非輕動者故又曰女子貞不字言其能以貞正自守而非其正應者不從也

九五剛中與二為應故又曰十年乃字言相求以道則始雖有難而終必合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三不中不正无應而妄求此小人之道也而以君子之道為戒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與初為應婚媾也初求於四四亦求於初為陰陽相求之正道故往吉无不利此爻之占上進則艱阻而下交則有合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為水為膏澤之象也五陽剛得位宜施其膏澤者然在於險中未能自出其應又弱不能輔助而初九方得民於下是則五雖有其膏澤而屯塞不能施也為人上者於此時以小而正之猶可吉也若欲

子言之者以君子之道勉其人也若占者為君子固當以小人之道為戒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與初為應婚媾也初求於四四亦求於初為陰陽相求之正道故往吉无不利此爻之占上進則艱阻而下交則有合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為水為膏澤之象也五陽剛得位宜施其膏澤者然在於險中未能自出其應又弱不能輔助而初九方得民於下是則五雖有其膏澤而屯塞不能施也為人上者於此時以小而正之猶可吉也若欲

王弼曰二雖比初執貞不淫不害己志者也求与合始往必見納矣故曰往吉無不利

同書業注来解此爻者皆曰往於陳易之始求婚媾者四求初也往吉者往淫五也下求初以自輔而後往從陽剛中正之君以濟屯則吉而无不利所以然者以陰柔乘近賢明輔佐並能求和即四之明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

王弼曰雖比初執貞不淫不害己志者也

同書業象傳剛柔始交而難生先儒皆訓始交者雲雷生焉坎雷謂雷生於坎雷始交之時故曰始交難生也

同書業凡言乘馬者皆指女子

同書業凡言婚媾皆指女子

伊川亦以為字言之字

大正之不免凶矣小正者以漸而正之也蓋小正則吉者以在於其位而為所可為也大正則凶者以時勢既失而不可以強為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可无慎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而可濟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上六處屯極則陰柔无應屯之極乃亨之時也乘五之陽進无所之不離於險是安有亨之時哉乘五之陽為血卦又為加憂泣血漣如之象也胡氏曰二乘初上乘五四應初亦云乘皆以上乘下之義其說得之 朱曰同一乘馬班如上六有皇之何之狀

坎下艮上 蒙以九二六五為主蓋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應之九二在下師也六五在尊師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虞曰童蒙謂二也禮有未學無往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亨蒙有亨之道也能發人之蒙則道行於人能資人以發蒙則道成於己皆所謂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則為失言矣利貞言人皆利於得其求而應之若自往告之則為枉道矣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其求之誠一則告之若不誠而告之則為失言矣利貞言人求之誠一安能亡乎 程傳初以陰居下民之蒙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近於九二賴之以發蒙者然九二之發其蒙也

同書業當屯之時貴乎有應初與四二與五皆有居者也三與上非應故皆有迷惑失道焉何之之象王弼曰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无所適雖比於五二也其實不與相得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屯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

崔憬曰初筮謂六五求決於九二二則告之再三瀆謂三應於上四隔於三與二為瀆故三不告也

王弼曰能居初筮之唯二乎以剛居中能斷夫疑者也

同書業發蒙之初在痛絕以法而不可寬縱初以陰居下蒙之象也故下蒙而利用刑人若從之則吝矣及楚收威六世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亨蒙有亨之道也能發人之蒙則道行於人能資人以發蒙則道成於己皆所謂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則為失言矣利貞言人皆利於得其求而應之若自往告之則為枉道矣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其求之誠一則告之若不誠而告之則為失言矣利貞言人求之誠一安能亡乎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近於九二賴之以發蒙者然九二之發其蒙也

蒙為道草互復互豫也

王宗傳曰苗說其桎梏而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故於戮罰之初用刑人則以爲利用說桎梏則以爲吝也

王安石說同似比傳義爲直捷

（同書集註案程傳納婦只言已納君陰不敢專指一事以六五書君位不敢以爲二之婦也蓋易言夫婦止取陰陽相合九合六五正應自當以五爲婦而以二爲之家

之子納婦則有家矣曰王財婦而已曰之室取納婦而已也義論君臣則當以五爲君二爲臣論蒙則當以五爲君二爲臣也論蒙則當以五爲二爲蒙之師保夫亡豈一端而已況易變通無方固不可執滯而不通也○也六三匪寇婚媾虞翻王弼皆以爲與五爲婚也蒙二卦及財蒙之二五相也之二五相

本義謂金夫若魯秋胡之爲者

王弼曰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

補嗣說是

二百九十二

易象義七卷

必寬猛相濟而威恩並行然後有其益若專尚威猛往而不反則取羞吝矣蓋始未知教則嚴其刑法使之知懼此威以懲之也彼既知懼矣則又解其桎梏觀其心服此寬以待之也若寬之而服斯無用於刑矣寬之而猶不服則刑之復用又何病焉或乃一於威刑而不暫寬以待之則其心不服有益其悖戾而終不順者矣是則雖彼之凶而用刑者亦豈不羞吝乎聖人之治人其慮深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衆陰子對五帝臣事君猶子事父同書集註案九二有長子象與師同）

陽剛明陰柔暗故陰爲蒙陽爲發蒙卦惟二陽而九二以剛居中爲內卦之主與五相應初與三四又皆比附之當發蒙之任盡發蒙之道非九二其誰哉二中而不過爲能包蒙言其量之有容也以陽受陰是爲納婦言其志之相得也居下任事爲子能克家言其才之有爲也其占如是吉可知矣

（同書集註案即象傳之養也九二包蒙與東九二包荒相似皆有容納眾陰之量者也故能治之曰納婦吉婦宜家則子能治家矣故又曰子克家子對五而言者也師以六五任九二爲師師蒙以六五任九二爲師保則曰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康曰金夫當作金夫有十程傳亦以金夫爲九二）

三陰不中正而近於九五非其正應是邪淫之女見多金之夫而妄從之不能自有其身者也故戒占者以勿用取而言其无攸利焉蓋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女女有不正之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

不然哉

六四困蒙吝 象曰獨遠實也實謂陽爻也四於二陽非比非應故曰獨遠實 初与三比於二而五比於上又應於上猶六四去二陽絕遠所以困

以陰居陰柔暗之主而遠於二陽又无正應其蒙蔽之甚不能開通故象占如此

六五童蒙吉 程傳童取未發而資于人者也此語最切

夫所謂童蒙者非必童稚也蒙闇不明如童子之无知雖成人亦童蒙也六五雖蒙闇然以陰居陽而本有章美居於尊位而九二應之又以柔中之德能順巽於二則其蒙之發者將昭然矣豈有不吉乎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震木擊象坎寇象

發人之蒙者貴於寬猛相濟而上九過剛非師傅之道乃將帥之事故不宜受擊者也然擊蒙者不利以擊伐其蒙也自蒙者言之九居蒙之終乃蒙闇之極而非可以善喻之分遠矣可不慎哉

順者皆禦寇也爲寇禦寇其事相類而得失利害爲寇而利於禦寇貪忿之兵爲寇也聲罪致討禦寇也推之他事凡无故加人者皆爲寇也名正言順者皆禦寇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凡有需待者貴於有孚而得貞有孚則光亨貞則

乾下 需以九五爲主象傳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指五而言之也
坎上

同書案六五柔中居尊誠不若舜征有苗周公誅三監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同書案蒙之時嗜慾未開稽古以心作聖之基全在於是

宋儒文閣直學士胡樵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雜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雜多吉蓋君以虛中行其剛健自守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之通例

同書案重蒙之時嗜慾未開稽古以心作聖之基全在於是

宋儒文閣直學士胡樵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雜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雜多吉蓋君以虛中行其剛健自守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之通例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

同書案蒙以童蒙爲好善之君以九二爲師傅之任以養爲教者也乃其初文字用刑之文字用兵刑以弼教故舜典命契敎之後即以蠻夷猾夏命皐陶也

同書案六五柔中居尊誠不若舜征有苗周公誅三監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同書案蒙之時嗜慾未開稽古以心作聖之基全在於是

宋儒文閣直學士胡樵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雜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雜多吉蓋君以虛中行其剛健自守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之通例

雲南通省及附近

同書案九三前臨坎險需泥致寇而無凶咎之占象曰敬慎不敗乃知得免者以其需也凡涉川禦寇及一切遇險之事皆宜用此法

可以吉孚信也貞正也信而不正正而不信則雖有所需終不遂矣利涉大川以乾健而臨坎水也然乾之利涉非徒恃其健也以其恒易以知險能待時而進也若欲速而犯難則失需之義矣豈乾健之所爲乎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下三爻以去險遠近爲吉凶初以陽處下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之象郊荒遠之地也而君子安處焉故云利用恒安常守故而不躁於進斯无咎矣

王弼曰居需之時最遠於難能抑其進以遠險待時雖不應矣可以保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同書案說文沙水散石也水少沙見需于沙者雖近於險而猶未得爲險故小有言終吉

同書案坎爲寇三近坎爲致寇至解六三居坎體之上三四五又互坎在重坎之間故亦爲致寇至然需九三災在外卦有重剛之才故敬慎猶可以免解六三災在內卦而互象又習坎不中不正乎有負乘之醜爲盜之招矣

王弼曰穴者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

郊遠於險而但言无咎沙近於險而乃得終吉何也初剛而不中不中則不能常也故戒之曰利用恒二剛而得中中則能常矣故其所值但爲小有言而終則吉也

王弼曰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於水也

三在下之上以陽居陽過於剛者也其需也不安處於遠而迫近於泥是有躁進之心矣故曰致寇至言自致之也然不言凶咎者以險在於外若能敬慎猶可免也

龔煥曰郊沙泥之象視坎水遠近而爲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同書案坎爲血卦人之有血猶地有水也

坎爲水若需于血則蹈其難矣然能出於坎陷者

高安朱氏曰三之寇四寇之也四之血三傷之也猶坤之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也四爲三傷則陰不敵陽矣故聖人教之以需需有將就順從意謂當血之時惟有順從乎陽庶幾陽免于險而陰亦得出于穴兩得之道也

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於九五而言

以柔而得中　曰四居坎初而當三陽之進需于血者爲陽所傷也出自穴者陰必避陽也陰能避陽則順服於陽而難可免矣故爻不言凶咎而象言順以聽所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朱曰九五陽剛中正卦辭所謂有孚光亨也故聖人以爻辭爲全卦象傳

坎體中多言酒食必有其象而不可知矣丘行可曰酒食所以待賓也下三陽爲客需時而進五以一陽爲之主故需于酒食以待其來以明良之會成涉川之功何吉如之又按鼎之傳曰大亨以養聖賢則人君之養賢固必豐其饗食矣以上六敬不速之客猶可終吉而況於人君養賢之正乎

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乾卦三爻

同書案九五需于酒食所以待下之三陽也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勢必有飲食宴樂之事然飲食必有訟蓋獄訟益聖則酒之流生禍也先王制爲賓主百拜之禮以備酒禍其亦深念敬之終吉之義歟

程傳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變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變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難惕窒塞而有惕懼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下三陽

其言入于穴者陰柔之甚居險之極不能自出於險矣然三陽之進勢有必然如賓客之來而不待速召上六者若能敬之則猶可賴其力以出乎險故終有吉也小人自取禍敗而賴君子以得免其占當如此云　四上二偶穴象四在下冀其出上在上戒其入聖人未嘗不爲小人計也

坎下乾上　訟以九五爲主蓋諸爻皆訟者也九五則聽訟者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上九　九五

凡訟者必有孚也然後有以信於上必窒塞也然後有以絕乎私必畏惕也然後有以禦其奸必得中也然後有以勝其邪訟而有是四者故吉也若

訟旁通所夷互家人反對需

无是四者而徒欲終極其訟則凶矣然聽訟者非陽剛中正之大人則雖孚而窒惕而中亦安能伸其屈乎見大人則固利矣然不顧義理而輕犯大險則大人聽其訟亦安能自免於罪乎自有孚以下皆戒慎之辭也而曰不利涉大川者則尤欲其慎於未訟之先也夫以剛乘險以實履陷苟非孚窒惕中則自蹈於難而終以凶矣得是占者可无思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徐幾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繫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改過訟也

柔居訟之初必不終其訟也故曰不永所事柔居險之下必不極其險也故曰小有言訟而如是則

王弼曰處訟之初訟不可永而事甚張乃吉凡陽唱而陰和陰非先唱者也四名而應見犯乃訟爻訟之初不可永而事甚張乃吉凡陽唱而陰和陰非先唱者也四名而應見犯乃訟爻

不能不訟而了訟必辨明也

本義以三百戶爲小邑 葛安世氏曰三百戶大邑也

周書叢九二乃訟卦之主爻傳所謂剛來而得中也卦有義而文言不言者以其自下訟上也故自知不克而歸逋則可以免禍患而合於惕中吉矣

又案二應五四比五故皆言不克訟以有陽剛中正之九五君之聽訟也二與四同居柔故不克

自愛其約以免災患与上九終朝三褫同

項安世曰一家好訟則百家受害言三百戶无眚見安者之衆也

終吉矣 胡炳文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二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与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以剛處險而與五爲敵五居尊位而乾體中正雖能訟勢不敵五以下訟上義亦不勝故不克訟也然二亦剛中能自知理勢不敵而遜避於五故歸而逋也邑人三百戶其所自有者也坎爲陽卦一君二民有君長之象其與五訟也蓋恃其險健欲爭奪人之土地者然理勢不敵則非取亂侮亡之義矣故退而安處其邑則雖地狹民寡而可終无眚不然已之所有且不能保而況於能奪人之所有乎世之不能度德量力而貪以取敗者

周書叢舊說皆以爲二與五相應四與五相比涉也蓋亦二以下訟上故曰非務而不克初不承事故曰非務事始去四點涉非理而不克

又案此六四象曰以從上也指從五也此之從上吉從五無從王弼曰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爲九二自下訟上不見侵奪保全其有故得食其舊德而不失也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間而皆近不相得故曰貞厲柔體不爭繫應在上衆莫能傾故曰終吉上壯爭勝難可忤也故或從王事不敢成也

同書案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從與訟相反二訟上而三從上其順逆判矣

觀此可戒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從上九此舊說同書以爲王指九五二自下訟上亦指五

初與三皆以柔不能訟而獲終吉

六三陰柔而其應上九剛健之極陰之於陽宜相聽順而不可與抗也故三不能訟唯食其舊德而已食舊德者守舊安常之謂也守舊安常又在持之以正固處之以危厲方得終吉若或不正不固居安忘危則已雖不訟而強敵亦將奪之矣其能吉乎若夫從於王事以有成功亦非陰柔之所能也是亦莫若守其常分而已

同書案食舊德者有止足之心不能訟而不訟者也從王事則有[illegible]

三從上不以寵利居成功令守坤道之无成矣

程傳初則不承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同書案即命者聽命於天即聽命於君也巽爲命令泰否九四曰有命革九四曰改命皆以互巽而言命與此同

四雖剛健而居於陰位非至健者又與初爲敵而

高安朱氏曰訟則失理復則得理矣復不諱在事而在心故曰渝曰安

同書案訟之象爲險健初與三陰爻險之象也然雖險而終吉二四上皆陽爻所謂健者二四不克訟四以渝獲吉二則逋竄上則褫服所以著其終凶九五亦剛健而獨中正故爲聽訟之大人凡聽訟者所以使民無訟也不克訟者必有以化其鬱陵以訟受服者終有以服其予奪其後得爲訟元吉之大人其時尚有食舊德之六三焉爲上所訟無以自明爲大人者其念之哉

同書案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所謂以訟受服者即六三之所謂從王事者而已傾軋同朝攬權固寵始而三錫者卒至三褫何足敬哉

初能聽順不與之校又近於九五則聽其訟者乃中正之大人此其所以不克訟也既不克訟則自反而就於正理變志而安於貞正可以吉矣

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居尊位爲訟之主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其聽訟也能明以照之公以服之健以決之訟其有不平乎故以諸爻觀之初則不永三則食舊二四則不克而上則終凶皆由九五善於聽斷故始雖有訟而終於无訟其爲吉之大也亦宜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與六三訟者三柔不敵而上健之極又不中

正故終極其訟或錫鞶帶訟而有得也終朝三褫之
得必復失也訟雖有得而必復失理勢固然也終
凶之戒可不畏哉

坎下 師以九二六五爲主九二在下丈人也六五在上能用丈人者也
坤上 卓義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將出師之象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卓義命將出師之象

凡用師之道在於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
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其
卒丈人者卦之九二乃剛健中正之大人也出師
既正而又得大人爲之將則吉且无咎如程子曰
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
咎凡无名行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
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吉且无咎如夫子言我戰
則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卓義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 先儒沿曲真陸續對瑯琊一行也

初師之始也故言行師之道以律則吉不善則凶
世之用師固有不由正法而勝者矣然殘民而構
怨未免於否臧之凶也蘇子瞻曰以律者正勝不
以律者奇勝既失律矣勝亦負也其亦善言易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卓義不以律雖臧亦凶古訓也子瞻卓之 王弼曰失令有功法而不赦 胡炳文曰中則無過不及所以爲貞在師而中所以爲坎人故師六爻惟九二吉无咎

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謹嚴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顧夫武曰以湯武之仁義存心以桓文之節制后用斯之說以律訓貞也卦爲之訓說貞也

二以一陽統衆陰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兼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

又案上六之說亦陷合舊德之主旨自以爲剛健當理三帥守義順而不乃之說則上之說勝矣鈞命受服事之義豈小參曰以祖受服亦不過數盖不待終朝三褫而已若正人而崇冷矣故當其時氣爭勝衛特合舊德之六三不敢言即說文去夫五六不及審非終朝三褫何以昭天理哉

崔憬引子夏傳作丈人吉

同書案自古惟軍旅之中易於獲咎勝負興焉安危莫測卿與功罪即有功者亦往往罹于罪當非劉中而應行險而順何由丞天寵而懷萬邦合於吉又何咎之古乎然非任用老成事權歸一則若將者亦未由展布其才也曰師貞丈人吉以見主者之師弗在說道惟在乎所用得人而已

同書案行師者必貞而不當說者曰貞正也錫命者言悔而不言咸多曰悔為軒冕此王者之師所以不事窮兵黷武也王師左次而占无咎田有禽而得執言則其不欲用兵更可知矣若丁有喜功之心擧第子得以侵權小人因而傳進豈國家之福哉觀於訟期守刑措師取孚止戈而歎聖王之用兵刑皆以其老心也師簡兵銷而聖人之欲好生慰矣

者信任之深褒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自古忠良之將多矣然其无成功者或委任不隆或吝於爵賞或輕信讒閒或代以私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由君之不能用也如九二之為將雖非因寵祿而後盡力者然六五之君深所倚仗其可无三

程傳釋輿尸為眾尸其事本義釋為師徒撓敗而歸葉傳蓋為長

獨為將自各爻觀之則皆將帥之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失為將之道以一卦觀之則九二為主六三為輔六四六五為將帥之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失為將之道矣其輿尸而歸凶孰甚焉

程傳輿尸為眾尸其事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濕卑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凡任將不專偏裨用事權不出一者皆輿尸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濕卑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

師之左次者或義有不順力有不敵而全師以退或善師不戰善戰不陣而待敵自服皆可以无咎矣四居陰得正故能如是

王弼曰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但例而以柔故左次之而无咎也以師之法順右脾焉故左次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本義禽以罪言

六五以陰居尊以柔道服天下者也故以長子帥師而以弟子參不為應兵田有禽寇敵之為害者也利執言則奉辭以攘除其害也用兵如是无咎矣然將非其人亦敗之則亦不免於輿尸長子老成之將也弟子者不經事之少年也人君委任失人以致傷敗雖有言可執而得其正能无凶乎

同書案參曰雖以罪正而可以王矣罪正而九二而王者則六五也自古師出有功全在授任得人事權歸一參以輿尸為使不當而以知擇將之道焉

程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同書案四在坤體之下故云左次與明夷六四入于左腹同

虞翻曰長子謂二第子謂三

同書案九二長子將兵者也六五任之將上者也三四互震故二為長子與蒙二同

程傳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同書案田有禽利執言物先犯己師出有名故知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王氏及宋衷皆以為尸主車上

程傳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若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胡
來氏曰王三錫命之於行
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
行師之終

同書集小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釋此爻者成語出師之始
即不可任用小人或謂小人雖
有功不可使沿寄土但言
優以金帛成語小人既有
功自當一例封賞但用
用其計識愚詔王者任
用老成若將自己誤
任命壬而在行間者甚易
又豈能如三王一小人亟云
優以金帛似非經義
若用其計識於我亦迂
窒疑小人冒功者最多
於師之終正予點之耳
程傳曰小人平時易
致驕盈況挾其功乎
漢之英彭所以亡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大意言小人有功不可用耳

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其功之者命之以開國而使為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使為大夫爵必稱其功報必償其勞无僭差无私吝此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略其封賞之行固无不及也至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則勿用如漢光武中興復三四公他皆不任焉蓋合於政惟鄧禹耿弇賈復此爻之義也或曰小人任事不可也而有土有民

獨可哉曰賞者公道也彼有功而不賞得為公乎且大惡如象而以親當封舜不敢廢也而以功當封者聖人其敢廢之道耳而廢其功則不可也斯義也朱子實發之而與本義之言異故述之於此

坤下坎上　此以九五為主蓋卦惟一陽居尊位為上下所比附者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凡為人所親比於人者皆吉之道也卦之九五以一陽居尊位剛而中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此為人所親比者也為人所比必有其德然後可故必再筮以自審如揲蓍求卦固筮也或卜度

原再也周禮原蓍龜
漢書原廟俱訓再

同書集古者射矣之祝辭曰兹矢參于侯不
釐于正則貫革不出于侯不貫革不出于侯
則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則有負者
不飲不飲則不樂不樂則不歡不歡則
不復不復則不能安其位不能安其位
則不能久其國是故射者進退周還必
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然後射之中不中在己不
在人是以內不怨人外不怨物求諸己
而已矣

卓義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侯國承家之象雖小人有功不可用也小人任事不可也而有土有民者則不可不用此占而小人與之亦不可用此爻也

易參義上經　十八　陳和先

於心亦筮也元永貞元善之長也永能長久也貞正而固也再筮而有是三德則衆皆歸之无咎矣夫爲人上者以其德爲下所比則天下之人孰不舍暴而歸仁去亂而從治若安於私比昧於所從則殃咎至矣故九五在上則其不寧者方來親比之而後夫者凶也後夫謂後至之人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虞曰坤器爲缶故水流坤初勤於也二者孚也

初之爲孚信何也曰陽爲實陰爲虛初以陰居陽虛而能實此孚信之象也有孚盈缶缶本虛也而有孚盈缶則實矣其孚如是始雖无應而終有他吉也他吉吉之自外來者也

比二即以比五二非正應故曰有它

同書案易以樹爲有他故有他二字當連讀大過九四下應初六中孚初九上應六四皆云有他与此似不同然彼云吾云不盈不以相應爲善也此云有他吉正以初与四不相應而特行及非應故云有他吉也

誠來有它而吉也行及非應故曰有它

同書案比以五陰比一陽初六比之无咎比二即比五也二比之自內以應爲比也三比之匪人非不比於五也特非其人耳蓋不中不正又与上六後夫相應故爲匪人而有傷六四外比之以承爲比也上六比之无首迹似歸化陰懷兩端宜乎遭防風之戮已

朱子詩類云初應四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

案比之匪人當以此解爲正

同書案二四皆比於五二以應爲比而四以承爲比也二在內卦故曰比之自內四在外卦之初故曰外比之相對成文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爲比由內而比外者也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爻之本善也言自內比外而得其正是以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上六

王弼曰四自外比二爲五貞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与比者皆非己親故曰比之匪人

三與上六爲應而又上比於四下比於二以陰而比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也

二与四不得爲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本應初比三今絕初与三專比於五

卦以上爲外下爲內四雖在外卦然以四視五則五爲外而四亦內也四近五遠初初亦陰也故四不比初而比五所謂外比也以陰居陰爲得正而

易參義上經　十九　通志堂

程傳王用三驅失前禽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

胡炳文曰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同書案顯比之世方崇寬大而猶自外生成此防風所以有後至之誅貍首所以有不來之射

又比於陽得相比之正其吉宜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陽剛中正爲比之主陽剛則明而不暗中正則公而不私此其所以爲顯比也以象言之如田狩而用三驅失前禽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此上之比下也固顯比也比下既得其道則雖私屬亦喻上意而不待告誡此下之比上也亦顯比也上下之相比同一顯明之道又安有不吉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

高安朱氏曰臣以君爲元首上六孤立于外是无首也王弼曰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

陰必比於陽上六陰也而居陽之上不能比於陽矣故爲比之无首而凶也首居上者也陽不居首而陰居之此倒置也无首之象也

乾下巽上

雲雨者陰之氣也今小畜五陽而一陰〻既微少纔作密雲故未能爲雨四互居兌西郊之象也

小畜以六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同書案互卦自二至四爲兌四陰爻雲象也兌在西方故曰西郊小過六五亦取互象

以巽之陰而畜乾之陽以四之一陰而畜上下之五陽故謂之小畜其曰亨者陽之亨也卦之二五皆陽剛中正固可亨也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以人事言之以小人畜君子以人臣而畜其君皆小畜也小畜之時陽未失道其亨自若但失其道則不能亨耳四一陰而言密雲者以陰居陰亦陰之盛也然雲自西郊而興則陰先倡之而陽性上進不能應和故雲雖密而不雨也世之興功立事

不出於君子而出於小人則雖欲強為而人心不和未有能成其功者觀小畜之象亦可以自省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者復其本位也復自道者復其自有之道也

陽在上者也而乃居於下則其上進乃復其故處復之由於道者也三陽在下同志並進初雖應四而二陽間之故不畜於四而能上進也然初本與四應宜若有咎也故占辭變文曰何其咎吉言何至於咎乎斯為吉矣曉占者能絕其私繫而隨於同類則吉也 同書業深明不遠復之復訓反而復其本位也往則受制於四而有咎活則不違於道而獲吉

九二牽復吉 王仲虎曰復卦惟初与二言復之復訓陽自上反下也餘皆訓陽自下反上也初復其本復吉之復似不遠復之復似而實不同

休復休復以其下于初牽復以其連于初也

二與五同德者也五剛健中正以在尊位非四之

一陰所能畜止而二居下卦之中方與上下二陽同志並進賴五在尊位為之牽引故於五言攣如而於二言牽復也夫君子之居下位未有不獲乎上而能勝夫小人者也然其獲乎上也必以中正同德然後為不失不然雖得上之心亦枉道而合者也道既枉矣雖欲正人其將能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說文車部輻作輹。詩傳說车車軜輹本義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

輿所以行者也陽方上行而前遇陰則為陰所制而不能行矣此輿說輻之象也陰說於陽陽係於陰故為夫婦然本非正應而內外異體此夫妻反目之象也 同書業大畜九二輿說輹為六五所畜也剋中者自止而不進也小畜九三剋而不中者止於四而不得進之象又云夫妻反目者三以陽居陽名未象夫妻指上九而言上九以陽居陰故有反目之象

王弼曰震乾之中以升巽五之非畜極非固已者也雖不能為陰之不通多畜以獲復是以吉也

同書業小畜九二二十牽復猶復六二之言休復也休復以其連于初牽復以其連于初象曰亦不自失也蓋与初之復雖有要勉之殊亦当不失其正道耳

王弼注說已為陽極上為陰長畜於陰長不能自復方之夫妻反目之義也

正義九三以復而進上九固而止之不可以行故為輿說輻 以九三之夫不能正上九之室故反目也

此不過推闡言之未必為本義所有

王弼曰震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為已應不距已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无違何咎犯若得義之吉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与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孚指五 血鮮卑色 出鮮卑地

六四以一陰畜五陽自全卦言之則爲小人畜君子自本爻言之則四近君位爲以臣而畜君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然處近君之位乃多懼之地苟欲畜止其君之惡而无其孚誠則雖曰好君而君能免於疑乎夫子言未信而諫則人以爲謗已又教子路事君曰勿欺皆有孚之謂也能有孚誠則血傷可去惕懼可出矣又何咎乎

陽得伸出 象陽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本義曰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小畜之時本以陽爲陰所畜故陽亦牽引同類以力拒乎陰然以五陽觀之上九无位而下之三陽又在下而方進則居位而爲之主者九五也九五

王弼曰言血者陽犯陰也

高安朱氏曰四以一陰畜眾陽危矣孚血惕之象也惟能以誠信孚于陽斯陽可去而陽可出无咎之道也其血在一卦之中爲中虛故有孚

周書榮四曰有孚是積誠以格君五曰有孚是指誠以待下四爲卦主爲主者言之故曰主也鄰即四也蓋以小人乎

此謂五陽爲鄰本義則云與體三爻鄰之象也 三爻下脫同力畜九四字

王弼曰處得尊位不疑於二來而不距二亦已寧不爲專固有孚攣如之謂也以陽居陽處實者也居盛實而不專固富以其鄰者也

顧炎武曰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文辭以此言之小畜一時求於位如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既而猶高宗之於武后也

又在下而方進則居位而爲之主者九五也九五

賴下之三陽進而拒陰則其同志相求如縈係然蓋如此云

言其結之固也富以其鄰 鄰即四也 四合志者也 四乘陰位而上下三陽共宅高位而合志者也

用其鄰以自助也君子當小人將盛之時其同心協力而防微杜漸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處畜之極陰既極盛終能畜陽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處矣然陰之盛非一日由其德積滿而然也故云尚德載陰盛敵陽雖正亦危故云婦貞厲此二句以戒小人也月之幾望陰方盛之時也陰之方盛則君子有行已不免

周書榮上九言畜道已成密雲不雨者正是陰陽和矣故曰既雨不雨則尚往既雨則尚止矣故曰既雨既處尚德載也所尚者德積而矣厲則陰剝陽之象月而幾望則陰敵陽之象故戒以君子征凶小人耶

於凶矣而況此盛極之時乎此二句以戒君子也

爻辭如此蓋君子小人俱不利之象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王弼曰三爲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以六三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履者踐履也人之於禮亦踐行其天理者故履爲禮也夫虎剛猛之獸乾三陽虎之象也上爲虎之首則四爲虎之尾兌履乾之後履虎尾之象也虎咥人者也然以和說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果遵何往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於蠻貊則蠻貊化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皆和說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說非佞媚也亦

同書案究爲虎古說也若以卦義柔履剛言之則究柔履乾剛又當以乾爲虎而六三一爻上承九四以柔履剛義見於此是則九四爲履尾而六三履之故三四爻辭皆以履虎尾爲言三曰咥人凶者下履之剛我欲咥人也然以六三之兌說加以九四之恐懼故終不至于咥人卦辭舉全卦之義故曰不咥人亨

初九陽居陽爲得正故曰素履

同書案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此即中庸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梁氏此說爲朱高安所采

同書案宇宙間無非坦途即崎嶇危險之中亦安身立命之境君子但蕩蕩然見皆爲實理平其危不自安慮之靡騁者其心自不恬耳故象曰此人貞

王弼曰履道尚謙不憙處盈六三以陽居陰履於謙也居內履中隱顯同也

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傳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 同書案論家以兌爲申程朱以乾爲申以爲申於象付富以爲書以兌爲申李華上元下顧而九五言虎變可以互證初九素履乃无咎

初九素履往无咎 王弼曰履道之愚華故素乃无咎

人之所履貴於卑下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居至下之地猶君子安其卑下之素而无躁進之失履之善者也慎斯以往夫何咎之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夫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險九二以剛居中則得其平坦者也持身如是乃君子不輕自售而安靜恬淡者故爲幽人貞吉言幽人如是則正而吉也此爻亦戒於躁進之意

履卦通論 互家人 反對小畜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兌互體離離爲目故言眇能視跛能履夫履虎尾而不咥人者以和說而中正也若不中不正闇於識而輕於進則未免於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致力於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從之是當勉焉而不可避耳

同書案此与王申子之說合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以兌履乾則四爲虎尾不中正而履五之剛宜見傷害者然以剛居柔又近而多懼故爲愬愬恐懼之象而得終吉也六三之所以見咥而凶者亦以其視履之不慎而不知懼焉爾

程傳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九五夫履貞厲

彖傳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即九五也然彖言不疚又言夫履何也蓋夫決其履非闇於識而妄行以戒之也剛明之君夫決其履而過焉者即所謂疚病也彖言其德之善而已而此則言其病所在危懼則可以轉危而爲安矣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五健而

同書案武人爲于大君者三和二陰居陽也變而說志剛也與和六利武人之貞亦以其二柔支剛

同書案九四爲爻爲厲六三之厲之屬而爻辭云厲厲者終无咎蓋以九四之剛而懼之故吉上九爲其極元吉皆厲而无咎也六三卦主而爻辭以厲凶九四九五反厲皆吉蓋和僅能无咎五不免于厲故皆厲剛也

同書案卦履帧六三一陰爲卦之主而相乘履剛也乃卦爻云不咥人爻辭曰咥人凶何以顯然相反得項氏此說而始明

同書案九四爲爻爲厲六三之厲之屬而爻辭云厲厲者終无咎蓋以九四之剛而懼之故吉上九爲其極元吉皆厲而无咎也六三卦主而爻辭以厲凶九四九五反厲皆吉蓋和僅能无咎五不免于厲故皆厲剛也

同書案卦乾兌兩象与履上下相易故此云史履

能如唐虞君臣動色相戒則有不疚之德而無夬履之厲矣

項安世曰履之六爻皆以履柔爲吉故九二履坦之九四爲愬之吉上九爲其極元吉皆履柔也六三卦主而爻辞以履凶九四九五反履皆吉蓋和僅能无咎五不免于厲故皆厲剛也

同書案卦履帧六三一陰爲卦之主而相乘履剛也乃卦爻云不咥人爻辭曰咥人凶何以顯然相反得項氏此說而始明

王弼曰高而不危是其旋也 正義旋謂旋反

高安朱氏曰君子自修之道無時不用其省察然終身之惕不能保無一朝之懈弛必履之終如是乃為元吉

又案視履云者對六三而言也三自以為能視能履故凶上不苟視不苟履所以為考祥而獲元吉

之至矣而知險之戒可不慎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虞翻曰應在三三先視上故上亦視三

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者觀之於始則誠偽未可見惟觀之於終然後見也故視其所履以考其善若周旋无虧則其吉大矣是爻也豈非動容周旋中禮而為盛德之至歟 同書案此終言履之義也有夬履之貞厲以謹其決又必有視履之考祥以善其旋如是而履帝位則真不疚矣

䷊ 乾下坤上 泰以九二六五為主蓋泰者上下交而志同九二能盡臣道以上交者也六五能盡君道以下交者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于外也來來居於內也 案小往大來只是內陽外陰

乾上坤下不易之位也而泰之為卦則乾下坤上乃相交之用也有不易之位然後有相交之用故交泰之時先言小往然後大來也陰陽之氣既交

泰南通反對皆否 互大壯 歸妹

程傳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同書案惟君子能容小人亦惟君子能用小人故曰包荒而又能斷能明則君子無所詔朋而小人亦化其朋

則陰往居外而助其化陽來居內而為之主又上下二體陰陽各相應而其志通此所以為泰也所以吉而亨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同志 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本義從之

自全卦言之則以陰往陽來為吉自各爻言之則又以陽之上進為吉進之與來雖取義不同然進而有為即來而為主者也初九雖在下而三陽牽連並進如拔茅而併其根俱起此以其同類而進者也有征行而得是占則已雖不能帥先以趨事而有同志之引援亦獲吉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配也 六五

四者處泰之道

同書案泰九二曰包荒君子所以容納小人而小人無不服君子之公否六二曰包承小人所以網羅君子而君子卒不墮小人之術是故為泰之君子貴乎有量為否之君子貴乎有節

九二以剛中而應六五之柔中此大臣當治泰之任者也故於此備言處泰之道焉包荒者其量之寬也用馮河者其行之勇也不遐遺者其慮之周也朋亡者其心之公也九三以剛而柔其有不寬乎以剛而進其有不勇乎以剛而明其有不周乎以剛而中其有不公乎夫寬而有勇周而不比君子之成德也大臣之當務也占者能如是其合於

九二中行之道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同書案君子小人如茎蕪之不同器否泰反其類也陰陽各以類應即各以類相孚故三之勿恤其孚謂三陽相孚猶四之不戒以孚三陰相孚也泰九三之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謂同類皆食其福猶否九四云疇離祉疇類三陽皆受其祉也

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於已然而常戒之於將

同書案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泰極必否否極終泰天道若循環然是故君子處泰則必思保泰處否則必求濟否然濟否固不易而保泰尤難明知平陂往復為天運之必然而必以挽回氣數其濟則君之靈也豈求一身之福者哉

王弼曰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

然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纔過中則聖人即為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哉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傾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治亂之相因如循環然唯善處之者於此之時如奉槃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意而无怠忽之心焉故艱難守正則可以无咎也如豐之為卦亦盛大之時也而其彖之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亦此意也然君子於此之時亦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豈能必哉故又當勿恤其必信斯可也若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則利害之心生理義之意沮亦非所謂艱貞者矣能艱貞矣勿恤矣則其效

同書案易以陽爻爲富陰爻爲不富陽實而陰虛也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鄰指上下四陽攣如者以實心孚之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鄰指五上兩陰不戒者以虛心孚之也謙六五不富以其鄰亦指罪陰

亦有不期而然者其于食有福也豈非自天佑之而吉无不利者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五上 又案九三之勿恤其孚與九二朋君子之心之公也此云不戒以孚則上卦不招自集可見小人之朋易聚而難散也

陰爻中分有鳥羽之象翩翩言其飛之疾也陰陽往來其疾徐等爾而言陰復之疾者所以深戒夫陽也小畜九五曰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陽自下而上則三在於前而初二兩爻乃其彙也陰自上而下則四居其首而五上兩爻乃其鄰也不戒以孚者不待告戒而自相孚信也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其乘機伺隙以徼勢利者不待號召紛然而集矣君子處之其慮當何如哉

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以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皆放此

項安世曰帝女下嫁之禮至湯而備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下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湯稱天乙武者亦稱帝乙乎

顧炎武曰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矣曰告自邑如康王命畢公祈美癉惡揚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大夫國人畏之而不敢奪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苟棄以帝乙爲湯 程傳史記湯而天乙殷復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復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恤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

商帝乙釐降王姬其禮必盛故特稱之以柔居上帝女之象也下配九二下嫁之象也以位言之則至尊之女以妻其下宜不敢匹者然以禮言之則陽尊陰卑夫先婦後不得而紊也故如六五之柔中虛己以下應九二則有其福祉而大吉若恃其貴勢以輕其夫家則陰反制陽而夫婦之道廢矣其能免於咎乎 春互歸妹三四易位亦爲歸妹故來五爻亦與歸妹同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同書案城復于隍者城極而傾如否上九之傾否與往不復之復

上六泰之極變而爲否之時也坤爲土而上處至

同書案泰三陰爲小人歸妹三陰爲君女子而六五皆吉者以柔中也二卦不可以君象之故皆言帝乙歸妹聖人之妙於繫辭如此

傾也此言泰也復即九三

高安朱氏曰城五之城也陰重陽上陰之也自古小人誤國致召寇侵故欲靖外必先治內至雜勿師衆豈惟無功禍且不測也自邑告命如漢宋主奉天詔書而到軍士涕零庶祚不殆非君軍旅之力也

同書衆逼上六之利用行師征邑國以喪逼之極不遑不奮其武怒濟寬以猶也若處泰之極志驕意滿以致化平者陵弊奏不已欲以自蓋其誤國之愆豈小人之福哉但可告邑自守猶不免於貞吝也

高安朱氏曰否之時匹人用事也否時之小人豈利君子貞乎不利矣之貞非君子不利貞也惟小人不利君子貞此君子所以不為小人所移也

高安朱氏曰泰初曰征吉慶其進也否初曰貞吉戒勿征也勿征則小人化為君子矣貞非志也惟志勿忘君故進以正之

同書衆以類相從君子小人一也初當否之時而甘處下位則異於邑承邑羞雖貞得志者如曰貞吉而泰曰志在君也實而以為小人而疑之哉

高土之至高而復傾圮城復于隍之象也坤又為師衆為國邑故言師言邑當泰極之時人心驕怠勢將潰散雖欲用師必无成功不若不用師而自守之為愈也自邑告命言姑守其邑而戒飭其衆不可以有為也時至於此末如之何矣失之於此而其亂已成今雖以正自守亦可羞矣然能隨時順理扶衰補敗而不至於凶猶可也屯之小貞吉大貞凶意亦如此云

同書衆泰之象也故曰城復于隍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以六二九五居主盖否者上下不交六二否享儉德辟難者也九五休否變否為泰積也

乾上坤下宜若尊卑之得所也而其卦為否者以二氣不交而閉塞故也以人事言之陰柔之小人為主於內而陽剛之君子出居於外此天地閉塞而賢人隱之時也否之匪人言當否之運者非其人則君子之正道者不利矣故大往而小來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君子小人皆以類牽連而進者故否三陰亦取拔茅之象然人之有生均具此性君子之與小人豈其性之大相遠哉亦由其所習之異耳否下三爻雖為小人之方進者然以六居初則其進也在二陰之後其處也在卑下之位是罪惡之未形者也

否亦通反皆泰互極漸

同書彙包承包羞皆宗小人倒置逢迎醜larr人世之事慈非必謂巫順乎君子也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亦惟修德辟難豹養其身而已何忍婷婷洪恩自亂於小人之羣乎身雖否而道自亨矣

王弼曰大人否之其道乃亨

包羲羞大人用此包承之德能否閉小人之吉其道乃亨 此義恐非

若初者苟能持之以正而不流於邪則亦君子矣其吉亨也宜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當謂二為四所包又以二為小人五為大人

否三陰以所處之高下見其惡之淺深二以陰而應五巳居其位而任其事不能如初之反正矣然以其處得中正故猶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而如是固小人之吉也大人而當此時則其身雖否而其道自亨大凡小人肆其奸凶則君子者雖欲全身避禍有不免也今幸而小人猶能包承使君子得安於退遯是亦君子之亨也然君子小人非可共事彼雖包承其心終異為君子者又安可以

同書彙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自知其可羞者也否六三之包羞猶有羞者羞也海心一萌或亦轉否為泰之機乎

同書彙泰九三知天命之無常故能泰而不自失不期福而得福否九四知天命之有定則濟否而疇類皆離于祉矣

胡炳文曰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

彼包承而輕於附之邪亦安於吾之否而已矣

六三包羞 猶知有羞未必非悔心之萌也六三其否轉為泰之時乎

三不中正而居位益高姦惡益甚異於二之包承者矣然所為不善亦未免於媿故為包羞也或曰否之過極時將復泰則公論漸伸而姦惡銷沮故三自以所為不善而包羞也此義亦通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王弼曰疇謂匹也 同書彙泰上六命多曰其命亂也蓋則此曰有命者治命也

泰極則為否否極則復泰故泰之外卦言小人而否之外卦言君子九四者否過中而泰復來之時也故言有命无咎疇離祉謂天運循環既往而復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慶然占者為君子則如是

同書彙命為君命曰有命者猶曰大君有命也其命亦何九五爻辭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即君命也出命者休否之大人承君命以宣之者濟否之大臣奴九四曰有命自二至五互巽故為命象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
恒居尊位故能休息天
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
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
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
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

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
此戒所以致禍敗者也

同上書案九四有命既濟否
矣至於九五將行為泰然
當撥亂反正之時豈有休
養生息之意然後元氣
可復故休者復之漸也猶
復六二之休復也然曷嘗
謂已治已安而可以少息
哉故終之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

若小人則未免於咎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天下之否非有高世之才德者不能濟故必陽剛
中正以居尊位然後能休息其否也休否者為剛
中之大人則吉也苟非其人則凶矣其亡其亡戒
懼之辭也无道之君自謂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
懼其亡故不亡苞桑者叢生之桑繫于苞桑堅固
之至矣人君能常戒懼則其堅固如是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同書案休養之後元氣漸復否變為泰有天
旋地轉之象所以為傾否也

上九不言否傾而言傾否者蓋否極而泰雖由天
運而傾否為泰實因人力傾時之否者苟非陽剛

同書案否泰相反泰之上
六即否之初六也故曰城復
于隍否之上九即泰之初
九也故曰傾否城復猶城
傾也亦傾猶亦復

野外虛空曠遠猶人
心之擴然大公也即以大公
推其正平二以中正應五
彼此无所私蓋此心同此
理同非必握手為歡而
後相知莫逆也

之才則天時雖至人事未應否固自若也然傾否
之道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其
占又曰先否後喜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者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以六二九五為主蓋六二以一陰能同眾陽而九五与之應故彖傳曰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 案同人當以六二一爻為主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二五皆君子

同人之道以大同而不私為善故卦之諸爻或比
或應皆為同於所近无大吉者而彖言同人于野
則能絕其私與而廓然大公此其所以亨也其取
乎野之象者何也以一卦觀之由內而至外初為
同人于門至近也二為同人于宗亦近也至上而

同人當通師
互姤
反對大有

同人于郊則遠矣然未如野之尤遠也國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同人于野豈非超出於家邑之外乎二爲同人之主而不能大同故其有應者乃所以爲吝初上雖无咎无悔然終不若于野之亨也聖人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情无不孚恩无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人心之大同則何爲而不成何往而不利雖大川之險涉之无難矣然亦必行之以君子之正道然後爲利也不然處斷之乖理持守之不固雖其心之匪私亦豈能亨乎夫同人于野心之公也利君子貞事之正也世固有其心非私而事失其正者亦有事雖正而

虞翻謂同於四

同書案初二交辭稱同人三四爭奪則不得爲同九五相遇復爲同人而上九与初二無異辭矣蓋同人与師反師三四爲弟子同人三四爲寇戎皆離閒二五者也師九二剛強故爲吉占同人六二柔弱故有吝道而不能不仰賴於九五矣

同書案同人于宗同于初与三也傳義皆以于宗爲應五若侯果已有此說然象傳美其相應繫辭傳以爲二人同心是安得爲私且吝乎張氏汝弼黃氏淳耀以爲指初与三近之而林黃中謂異體爲配同體爲宗二与下體同故曰于宗說

未能无私者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其唯至公至正之道乎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交於二

同書案同人于門同於二也隨出門交有功亦謂交於二

初與二相近二陰而偶門之象也初同人于門同於二也初處卑下之地雖不能盡天下之大同然能出門同人不昵於私亦可无咎矣然其不能亨者非其有私也以其不在於位而未能達之天下爾

王應麟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六二同人于宗吝 侯果曰宗謂五

荀爽曰宗者衆也三稷二陰二与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衆陽皆欲与二爲同故曰同人于宗也陰是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荀氏此說尤謬

卦唯六二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二又中正足以致人之同使其无所私係則善矣而二乃應五是未

同書初謂宗指初及今思之殊不然也睽五以二爲宗則此以五爲宗審矣三四閒之故吝

于宗尤為明確當謂同人之對
為去有未有六五以上九為出則
同人六二以初為宗與疑矣初交
二无咎二交初則吝者二所乏稍
重矣豈上應九五与為同心豈
廣之以上交而戒之以近交也
說同體之九三過剛不中交
則必有害乎
朱文端公取此說

胡炳文曰卦惟三四不
言同人三四有爭奪
之象非同者也

同書彖三四有爭奪之象
非能同人者也九三以剛居剛而
不中為剛暴之小人危不自安
睢盱伺同其為凶德可知
終亦蹈于滅亡而已矣

王弼曰處上攻下力能
乘壉者也履非其位
以与人爭二自五應三
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
攻之連義傷理眾所
不與故雖乘壉而不
克也不克則反之則得
吉也

同書彖九三伏莽為欲同于
二懼五見攻而備之九四乘壉
攻之攻三求二義以為乘壉攻
五義以為乘三欲二而制于五
疑當以攻三為是若攻五則
作亂犯上雖困而反則而吉
為吉矣

胡炳文曰同人九五剛中正
而有應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
九反是故先笑後號咷

免於私也故為同人于宗其所同者止於宗黨而
不能及遠吝之道也 二應五何以未免于私此條未喻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備五本敢顯亢 特載）

同人之卦變則為師故三四五爻皆以用師言之
（卦）

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乃恃其強力者也然欲同
於二而二與五應故懼五之見攻而伏戎於草莽
又升高以顧望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世之強
暴者欲奪人之所有而畏於名義遷延顧望其狀
蓋如此 又案孫天占水遠行其相知宜也天占火同人者同類並同中有異如三四兩爻
皆有用兵攻奪之象至五四弗克攻則又占孫之弗克設相似蓋易之旨皆非教人
所以禁民為非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亦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而攻之三
居下卦之上墉之象也然四以剛居柔故能以義
自反而不克攻此吉之道也同人諸爻未有言吉
者如九四之興兵攻奪亦非得吉之道也然聖人
於此爻獨言吉者所以深美其能自反也常人之
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則必伸其志其
能自反者為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
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
邾公子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
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徙者誠
人情之所難也 項安世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陰其陽故有設弗克攻訟弗克攻訟之類
（隔於三畫而參如）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程同此
（碧溪王曰師衆大於君而兵革為小克之難於小人而敗國為小）

同書彖上下卦之間三在壉下四攻三求二居壉乘壉以攻之象王弼曰自五應三非犯己尤而攻之連義傷理其得最的蓋義未能克不獨以剛居柔力有不克也困而反則以義自斃所以獲吉

九五以乾剛中正居尊位所宜盡大同之道者
然下與二應而係於私失君道矣欲同於二而爲
三四所隔故先號咷然同心相與終莫能間故後
笑三四間之者皆剛強故用大師克之始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无所係應而同人于郊則所同者遠亦无私矣
然猶未能極乎遠故不能吉亨止於无悔而已象
傳言志未得蓋其所同者未能周於天下是其志
之未遂也
大有元亨
乾下離上

大有以六五爲主象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陽爲大陰爲小大有六五一陰能兼諸陽而有之
是所有者大也又卦之爲象火在天上凡天地之
間萬物之富莫不畢照亦所有之大故卦之名曰
大有所有既大則其亨亦大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者富有之時人情易至於驕溢驕溢之極則
殃害至矣初九居大有之初自處於卑下而在上
无應與是雖富有而不驕溢故曰无交害匪咎言
未涉乎害非有咎也然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人
情之常也今雖非有咎苟忽而不戒咎亦至矣故
又當艱以處之然後无咎也艱者艱難其思慮戒

同書彙程子朱子皆以无交害爲未涉於害詰交字未當也黃氏漢耀曰无交害者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交則有害矣安得不慎修如此而一以貫之也黃氏說是也和之无交謂上无應與也六五曰厥孚交如巽以和交下應九二可以與和交无交互證

同書彙程子朱子皆以一陽統五陰故有匪人无首之占石氏林有一陰統五陽應之者皆君子蓋創業之君以剛健爲功守成之主以文明爲治有世祖此者又盛矣

同書彙大有之世衆賢輔君之世也初九博節儉分言民俗厚而土風敦也九二任天下之重可以貴大校艱九三公爵逸勞誠奉上者阿阿酌烹石于斯九四剛而近君疑於震主矣卒以居謙明之體詔疑有自全之智而主倡上之嫌六五虛中忠信柔得宜其統得群策群力之助幸終此吉九上之候有不獲自天之福者乎

大有衆通比亦夬反卦同人

愼之意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王弼曰任重而不危

車者健行之器而其中能容載九二以剛健居下卦之中而所有者大此大車以載之象也如此而有所往則如車之不輸其載宜无咎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居下之上乃諸侯之象也當大有之時不自有其有而以獻之於天子其善可知矣亨讀作享獻也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非所敢私也其財用貢賦皆生之於地而取之於民而三能不私其有以歸於王府忠莫大焉彼小人者好專利而不

厭不至於侵奪其君亦可矣而安有能竭力以奉上者乎故又曰小人不克三雖正而不中故設二義所以贊君子而勵小人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子夏作旁

六五柔弱之君也九四以陽剛在其側有僭逼之嫌矣然四以剛居柔則能自謙抑不至於過盛也故云匪其彭无咎彭盛多之貌四能不至過盛則无咎也四之所處所謂挾震主之威者也其能自謙抑纔免於咎而已若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能无凶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大有之主而虛中爲孚信之象上以信待下下以信事上上下之間交相孚信此厥孚之交如也然柔弱之過則陵慢或生以六居五外柔內剛亦能用威者也故又言威如則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五當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兄之處大有之極而不自有其有故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謂之自者自然而然也

同書案上九是賢人之象惟六五履行思順而能當賢者賢則人助之人助之如天祐之矣

艮下坤上

鄭元曰艮爲山坤爲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之謙之象謙以九三爲主卦惟一陽得位而居下體謙之象也故其交亦与卦同

謙亨君子有終

虞翻曰君子爲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

謙亨人能謙巽者乃亨之道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人而能謙其益其福有不期而然者矣其亨通爲何如哉然此唯成德之君子者能之非常人可及也常人之情有能必矜有功必伐視己常有餘視人常不足而君子者不見是而无悶不矜不伐而莫爭其功能其何以能若是哉由其安理樂天而物我无間故不自滿足而自然卑巽非矯爲之也若內有矜伐之心而外示挹損之意則非安履乎謙者矣其始雖飾其情而終則見於色如是亦安能有終乎故謙而有終者君子之德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立下爲謙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

夫涉大川者非剛健之才不能也謙之初六以柔

同書彖九三以一陽居下卦之上固有謙矣然和六以陰居陽爻下卦之下其謙不足甚乎故曰謙之君子

同書彖鳴謙鳴豫皆以其人之自鳴也謙以九三勞謙居主二承三而上在三故皆于鳴謙而其鳴又有別二居三下而應五深知三之勞也而心悅誠服其鳴出於至誠故曰中心得也上居卦終下与三應宜其飲然不自滿而无能已於鳴矣故曰志未得也

謙之互象爲師謙之九三即師之九二勞臣也即長子也

同書彖謙九三与豫九四同爲任事貴臣之象由豫者以陽居四功名太盛志氣太滿侈有寵主之嫌惟勞謙之君子以謙鮮玆保終勞謙君子惟伊周当之

九三爲成卦之主故酬占卦每同多功佛烈非居之以謙鮮玆保終勞謙君子惟伊周当之

同書彖和泰庵爲書謙之言曰四近君之位也三有功之臣也近君之位在有功之臣之上一則以被忮堅銳傲坐諭之以卿一則以翼戴倫麻敦爭鋒之將師累以乾餱醪酒易起參商號爲序賀班勤成泰越非國家之利也蓋相

居下而以爲能涉大川何也蓋以柔居下謙而又謙乃君子之行然所居者陽位則外柔而內剛非徒能謙謙而无其才者也故其外柔則不陷於險內剛則能濟乎險矣以此涉川其有不吉邪謙互體爲坎邪初六前近之故爲涉大川之象

六二鳴謙貞吉 同書彖謙六二鳴謙貞吉以其能讓功自也豫六二介石貞吉以其不附權臣也二者雖所處不同而其爲貞吉則同

鳴謙以謙而有聲聞也二柔順中正其謙德之昭著人皆知之矣然以柔居柔疑其不足於剛也故又言得其貞則吉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雖有聲聞何由吉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居互坎之卦勞象三王艮有終象

卦多陰則陽爲主九三以一陽爲謙之主是獨能建立其勳勞者也然以陽居四則有逼君之嫌以陽居三則不陵其上而爲下所戴是大臣有勳勞而能自謙退上則君不疑下則民所服尤人之所難者也其曰君子有終吉用全卦之義辭何也於以見君子之謙德必如九三然後爲盡善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以四下三雖極其謙而无有不宜也

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可謂謙矣无不利矣然處近君之地在功臣之上柔中之君能謙以待下勞謙之臣能謙以下人而六四皆受之則猶疑於不謙者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也世之人臣固有

又案六五稍自侵伐以任用九三之功自謙也即九三之功自謙也即九三而事實不言利行師者志在于謙則不樂以武功自顯與猥坐大樹之下枕頗不言平吳之功實相符合當以事主中仁宅心九華山中皆以功自而自謙德者亦顧若有餘之君子而已何嘗欲以功名自哉

執柔守正不與物競者矣然或闇於事理辭受失宜无功而受其祿无實而處其名若是者失謙之道矣不可以不戒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卦衆陰有九三者主雖

六五柔中之君而卦之衆柔以同德順附是不待富厚而能以其鄰也九三在下剛而得正乃立功之臣而坤爲衆故又利用師之象故又利用侵伐而无不利也夫以六五之柔中而執謙以臨下宜无不服矣而猶有不服者則其爲冥頑之寇強暴之敵可知也五既得衆心之歸而又以賢臣爲之將如是而侵伐乃誅暴去惡之兵也是惟无動動必利

同書彖傳謙上五不言謙不尚謙也豫上六言謙謙者也豫不言謙不敢豫者也

同書彖傳謙反對豫作樂謙制禮是圓盤矣又案上天下澤履之卷禮也一陰在下卦之上地下豫卦一陽在上卦之下者亦言已相對如是者作樂之聖人之精心繫易而邱氏富國曰屯有震坤合震坤坤皆三畫而不言重矣此合震坤而不言重矣此合震坤成卦故並之

豫以陰居尊而不富泰六四亦言不富以其鄰

楊誠齋曰不富心之所也惡心以納天下之善歸之漢高自以不如三傑是以能有三傑也

程傳君道不可言尚謙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

矣故曰利用而又曰无不利所以深贊其決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与三相應故利行師然柔而之位惟利於征邑國而已

坤爲土有邑國之象上六處謙之極聲聞於人而邑國之中猶有不服則其行師固利矣

坤下震上 豫以九四爲主蓋卦惟一陽而居上位卦之所由以爲豫者

豫利建侯行師

豫有三義和豫也逸豫也備豫也彖辭言利建侯行師則以和豫言之也卦之德下坤上震爲順以動凡事順理而動則人心和豫故利於建侯行師也又震爲陽卦一君二民建侯之象也坤爲民衆行師之象也屯之傳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同書彖六二體爲比故比之象再曰建萬國親諸矣而豫之象曰利建矣

同書彖六二鳴謙而浮也上六鳴謙以當其心之自達其心之不萬也蓋雖謙之時不樂居人上況居功居人上乎觀於人上而若於事外所以居已不鳴以爲言

豫有四陽五陰之卦自剝而外陰有師象至人以一陽三陰二者名其卦爲師而衆見其義于諸卦陰之上六曰開口師疑者大效戒激陽而以經用也謙之師凡于爻豫之師之于爻未有不謙而以順師者也五以五用三驅以隱當以師之言而不顯之義故斗歸焉時矣

同書彖豫謙反對豫作樂謙制禮是圓盤矣又案上天下澤履之卷禮也一陰在下卦之上地下豫卦一陽在上卦之下者亦言已相對如是者作樂之聖人之精心繫易而邱氏富國曰屯有震坤合震坤坤皆三畫而不言重矣此合震坤而不言重矣此合震坤成卦故並之

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建侯行師苟非人心和順則其位何由而安而功亦何由而成乎

初六鳴豫凶（同書案豫與謙皆以德言豫凶德之宜也）

九四近君得政而初六與之應是小人阿附權臣而縱志自樂故謂之鳴豫言以逸豫自鳴而无所忌憚也如是者凶之道也

六二以中正自守其於九四非相係應者是猶君子之特立守正而不附於權臣也故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同書案諸爻言豫此獨言介介者豫之反也六三中正自守知幾其神上交三而不諂下交初而不瀆即九四之功業國之大者施德普博而無私係焉蔑焉斯皆當未之中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終日貞吉石安靜之物也其爲節介如石之堅靜而確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動而審也動靜隨時

六二以中正自守。其於九四非相係應者是猶君子之特立守正而不附於權臣也故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安靜之物也其爲節介如石之堅靜而確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動而審也動靜隨時而不失其宜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既中而又正其吉宜矣（又案六二不阿權貴其時上有倒媚之徒下有夸毗之子當此之際豈肯苟合取容以自失其介石之節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將何及哉

三近於四而不中正見四之擅權據勢縱志自樂故亦有歆羨之心而盱望焉如是則有悔矣然能速反於正猶可免悔若不勝貪欲之私而有遲迴之意則悔而又悔將何及哉（嘉會也譽稱也連也馬作猶豫云猶也此說非）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西溪王氏曰簪疾林反簪字必言簪者師中主文人也簪所以會衆也諸侯朝王則師中主文人以會諸侯）

自諸父而觀九四則以四爲權臣其豫者逸豫也於本父而觀之則四爲任政之賢臣其豫者和豫也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處近君

易安溪朱氏曰初以陰柔居下上應四陽是不中不正之小人恃有強援而溺情於豫縱肆凡拂己者忌之雷極奮發遠圖取威之象也豫者通之反易豫初即謙上鳴一也而謙与豫迥庭矣

又案六二与九四非比非應豈肯阿附權貴以喪其中正之節乎介于石者于其守之堅也其益次公之醴狂而劾沐猴舞乎不終日者于其去之速也其移生之醉酒不設而去乎

又案二中正而三不中正故有盱豫悔之象窺伺顏色巽卑攀附無介石之節矣遲者不終日之反猶豫無決終必有悔由其無和敬之明故耳

真安朱氏曰盱張目視也承上言豫必爲人所好是以爲豫必爲人所好惡乎悔必失位不早悔又將悔之矣及也

按向秀曰睢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也

程傳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

王弼曰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眾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夫有以也夫不信於物而有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

周書謀五雖柔暗蓋以乘剛而不敢豫此疾以存貞疾恒不死之象六二雖非庶位下有介石之臣亦可以維持世道

周書謀四之由豫即謀三之勞謙也其為君子審矣程子謂六五任非其人此太甲成王是以伊尹周公許九四也非以之為權臣乎

王弼宗傳曰六五之得九四之輔掌拂士故雖當豫之時有疑維生而樂則恒不死宜也

何氏楷曰此語生於憂患者也

高安朱氏曰上慶而為雖之明者冥之反也

胡炳文曰蕃震之雄時其志剛行天下將咎必有事雖馬逐馬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止王心是以獲致於極宮湾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處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故又以成有渝无咎許其漸染之深故驟之久而惕然自省能可以不至於如此以視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

之地以剛而能柔眾陰之所順附此所謂大有得也然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曠大之度不為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簪者言朋類之畢來如髮之聚於簪也此與咸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正相反勿疑則非憧憧之思也盍簪則非朋從爾思也以貞一无我之心感天下而天下无不應其唯既去不可復救如人有沉痼之疾而不可療者此

豫之九四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

五柔暗之君志在逸豫而人心皆歸於九四權勢所謂貞疾也然以其位在中君臣之分未至泯廢故恒不死也若以陽剛居之則无是疾而可以生彼九四者固為忠良之臣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處豫之極而至於昏冥宜若不能反於善矣然其事雖成而能有變志猶可以无咎也而況於過惡之未成者乎聖人所以勉人之遷善其意至矣以往事觀之如楚莊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即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

震下
允上

石介曰凡隨之義可隨者則隨若唯隨之務不以正道安得亨乎隨四初九九五居主卦之所以為隨者則隨下棄也初五二爻皆剛居柔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此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

周書謀人飲酒卿士師宰宮擊鐘盛儀恢降及淺出歌舞則三爵迴波則五行梯地皆以詔賓隨者也

隨元亨利貞

隨四初九九五居主卦之所以為隨者則隨下棄也初五二爻皆剛居柔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此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

隨四初九九五居主卦之所以為隨者則隨下棄也初五二爻皆剛居柔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有此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

同書案序卦傳云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喜者指豫而言以怠安之天下釀為因循之天下遂變為蠱壞之天下然則蠱之象已伏於豫之時矣然使不以隨時之義稍變其逸豫之風則其蠱壞已久矣故豫之上六曰成有渝而隨之初九亦曰官有渝

俞氏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

同書案此說是也初與二比三與四比五與上比是故初九出門交交于二也六二係小子係于初也六三係丈夫係于四也九四隨有獲二于三也九五孚于嘉孚于上也上六拘係之係于五也

三百六十八

凡隨從之道可致大亨而必利於正乃能无咎无咎非大亨也然所隨不正咎且不免況欲大亨乎由无咎然後能大亨也卦之德為動為說動固可以大亨而說則或失其正故必以利貞為戒焉若豫之動而順益之動而巽无妄之動以天則其正可知不待於戒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交非二

同書案象傳剛來而下柔謂初以陽來居下卦之下也柔謂六二也象曰從正吉蓋初九與六二位皆得正

官之言主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為震之主故以官言之凡官其事者不可膠滯當隨時變易乃為不失故曰官有渝也震體為動固能變者也然剛而下柔動而有說則懼失其正故戒以貞則吉也

隨初九之出門交有功猶同人初九之出門同人也

同書案隨之為卦不取相應而取相比二三皆言係言失六三係丈夫為係于四以其相比也其言失小子謂失初也三與初非比亦非應也以是恆六二失丈夫乃失九四非謂九五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並非凶咎之詞初之象傳曰從正吉又以出門交有功為不失是初與二之相交以正況二有中正之恆焉得以為所從

能變以從正則其事正矣然所與共事者非其人亦豈能成其功邪故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然後能有功也世之趨事赴功者固有得其時而合乎義者矣然或用人之出於私或所因之失其親亦卒以敗事蓋昧於出門交之義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九

九五同書案當為九四蓋六二與六三皆以四為丈夫初為小子也相比之爻為相係隔一爻則為相失三之失九亦隔一爻

隨之六爻陰陽各半而三陰爻皆以係言之蓋以柔隨剛則受制於剛其謂之係者言隨之固結也六二與五為正應而遠與初陽非正應而近故不能上隨於五而下隨於初是係小子而失丈夫也其為凶咎不言可知矣人之遠君子親小人說與

之失正乎初與二

不阿權貴是確之自守之君子勝六三多矣

易參義上經

通志堂

同書案易例以相比之爻為係遯九三係遯亦謂係于二也与隨二三上諸爻可以互證

程傳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格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三百九十七

不若己者同處觀於此亦可以自省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不隨初而隨四係丈夫而失小子也四君側之臣而三隨之則有求必得矣然四既不正而三亦不正故戒之以利居貞若其不正而合則詭隨者也雖求而有得奚足貴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近九五與之同德乃大臣之任其事者其有求於五宜无不獲也然大臣之道當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職分之宜也今有求而必獲雖受所當受為得其正其能免於凶邪然則

同書案四象大臣三象庶寮三曰有求得四曰有獲三与四之交密矣三之得四恐有干進之心四之得三則為植黨之漸隨而義此是詭隨也於三曰利居貞所以戒其黨緣於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所以戒其延攬

欲免於凶當何如哉曰積孚誠以釋其疑盡臣道以致其忠明幾微以保其身斯无咎之道也如漢之蕭何韓信皆受君之重任者也韓信恃其功能既求封齊復求王楚高祖唯所欲則予之可謂隨有獲者也然高帝疑信之心固積之久矣此其所以及於禍也夫自人君言之則有功必賞固其正也然於人臣之義則挾功求賞能无凶乎蕭何素知高帝之心者而又得鮑生召平之徒以此意曉之故得免於禍高帝在軍中數遣使勞何何聽鮑生之言悉遣其子弟從軍而帝大悅帝擊陳豨遣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何又從召平之言而讓

同書案隨之上六即蠱之上九蠱上九不事王侯以五任九二而已浮以遺世獨立者行其志也隨上六拘係徧維以五失六二而已不得高飛遠舉遯世无悶也白駒詩繫之維之其此爻之義欤王用享于西山祝九五用上六耳

其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用而帝又大悅何之使帝不疑而勤於其職以保其身其於有孚在道以明亦庶幾乎以是觀之聖人之戒深矣

九五孚于嘉吉 王應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究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五陽剛中正爲隨之主得衆爻之隨者而五之正應則唯在於二二亦中正乃嘉善之人也故曰孚于嘉吉言能信於中正之應則吉也 同書案王指九五非指本爻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以柔居上而爲悅之極是以柔順之德在人之上而爲人心所悅者如文王是也然九五剛強自上六觀之則五爲暴君也與暴君同時以文德勝之 同書案梁氏此說極精但九五不暴傳義之深或

而出於其上必見忌疾矣故拘係之又從而維之正如紂惡文王之修德而囚之于羑里也然德如文王則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宜祭享於西山焉西山者岐山也兌爲西方而岐山亦在西故於兌言之也 同書案隨之爲義以陰隨陽也二係初三係四陰自隨陽也上六隨人蓁五与六相隨者隨象則非上之係五而五實係之故曰拘係之乃維之王用享于西山

䷐ 巽下艮上

蠱事也感也亂也 蠱以六五爲主諸爻皆幹蠱至五而功始成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天下之理蠱壞之極則必復治故蠱有大亨之道 象傳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也卦之爲蠱以艮剛在上巽柔在下而上下不交 象傳艮剛在上而巽柔在下

不能有爲又下巽則畏巽而无矯正上艮則止息而无動作此其所以壞而不治也今治蠱之道則

伏羲容曰蠱惑亂也萬物之惑亂而起於以蠱爲事也故爲書方俾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於扁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爲无事也今之蠱者皇卦之惑亂也左傳云如惑男巫落山詔之蠱生黃帝也

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故利涉大川巽下爲木以舟涉川之象也甲者事之首也先甲三日所以原其始後甲三日所以圖其終人之於事能審愼如是則何弊之不可革而何利之不可興乎良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既思其始復思其終其唯良之篤實輝光者能之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同書葉有子考无咎解考也見序卦幹父之蠱謂幹父之事也若謂蓋父之蠱非是）

幹木之身也木之蠹蟲而壞者亦蠱也凡蠱壞而復能幹立則如木之朽腐而復有生意也泰之卦變爲蠱之變也陽往居上陰來居初如父退處而无爲子在下而任事乃子而幹父之蠱也子而如是則可謂有子而考得无咎矣若子之不任父事則雖有子亦如无也然子任父事凡所當改者不改則弊深改之則非孝其處之亦難矣苟非起敬起孝而心懷惕厲其能終吉乎

幹父蠱易幹母蠱難

九二幹母之蠱（指五）不可貞

六五以陰而居尊母之象也如晉六五之爲王母小過六五之爲妣皆陰之尊者也蠱由乾坤之變而成則蠱壞其事者非獨由父亦母實爲之也九二以剛中居下而與五應乃賢子而幹母之蠱者也子幹母之蠱尤易流於專斷而有失於順承故戒之以不可貞言當巽以行之不可專尚堅確也

同書葉无儒張理仲純之言曰巽居巳位金之所生也云商金王而巽木功成矣故巽五爻言庚今在艮下猶居寅位未去鄉也故言甲申庚酉之干之位循環無窮行權之道也自來說所以用甲庚之故無如此之深切著明者又案蠱象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蠱爲事始故以甲言乾位西北行至東南巽方適得其半天道於此當變更矣故以庚爲言也

程傳初雖居最下然卦由二有主之義居內卦之下而爲主有子幹父蠱也能如是其事必有考而有子而考得无咎（語大傳歐考心与此皆父在稱考）

朱義初六蠱未深而易濟故其占爲有子而能治蠱而考得无咎（建張傳歐考心素）

楊時曰或曰卦以五爲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尊陰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

同書葉貞固足以幹事此言不可貞乃幹之蠹

蘇軾曰陰之爲性安于事而惡有爲然有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若不幹之尤難者正則傷義故爲之難也

同書葉有子考无咎語承考之義而置之無過之地无咎而程朱能發其義也又知考而能成厥父之蠱也

同書葉有子考无咎語承考之義而置之無過之地无咎而程朱能發其義也又知考而能成厥父之蠱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以九居三剛之至也幹父之蠱而太剛則或以果而怫意或以直而賊恩故未免於小悔然以其所行者正也故終无大咎是道也以施之於君臣斯可也而行之父子之間其可乎雖无大咎非子道之盡善者也 同書業三以剛居剛四柔居柔故有悔吾從蠱之時失于柔者也初二五幹蠱皆剛柔得中若九三則一於剛而其緯任事者也張非正道之事俾至大咎唐太宗桃起高陽无宗青宮蕭瑀直之 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四陰體大過本柔弱故裕父之蠱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幹與裕正相反幹者強而有立之謂也裕者寬而无制之意也六四承父之蠱壞而以柔居柔是懦而无立以寬裕治蠱者也如是而往能无吝乎或曰四之吝與三之悔皆失矣然孰爲優歟曰三之太剛失之過者也四之寬裕失之不及者也必不得已而行之寧爲悔毋爲吝 凡陰居陽位如初六二五陽居陽位如九三皆幹父之蠱九二陽居陰位若幹父之蠱本由不正陰居陰則名雖幹而名裕父之蠱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與二應二多譽故云用譽欲幹父之蠱而已之才弱不足以濟矣然能任在下之有譽者則在下之力猶己之力也又何凶咎悔吝之有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處事上而不累於位

治蠱者子任父之事臣任君之責也上九當蠱壞之極而不受任於人是賢人君子當天下之壞亂而獨善其身者故曰不事王侯則高尚其事而已其事者何在事外而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上既

胡炳文曰幹蠱之過以剛柔濟爲貴初二五柔而居剛九三剛而居柔皆不以幹蠱不拯乎其爲六四之過於柔而吝不若爲九三之剛而悔故曰小有悔吝而无大咎則猶幸其能剛也

同書業凡言幹蠱者皆拯弱也六四言裕蠱則貌似恢弘寬成規之過也以君臣而言則亦持祿養交之流耳當有事之時占與爲六四之柔而吝不若爲九三之剛而悔

幸義如是則蠱物日深坐使往則貽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同書業幹蠱以剛柔交濟爲善初二五皆也然初爲二五之治中而以剛中治蠱終有幹蠱之名五以柔中治蠱并略其治蠱之迹曰用譽者不以過悔親而立見揚名者使國人稱願日幸幹有子而我不失於令名斯於幹蠱之道可語善之義右矣

程傳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遠是也

真西山朱氏曰上九以不事王侯之事爲高子訓士何其忘志至此嗚呼風俗類廢上九以特立之節振之所以鼓勵人心者去矣桐江一出挽漢九鼎以上九不事之道也

同書案盥萌有事之卦上居卑位皆則為事外之人蓋時非多事也身不任事惟書遺世而不事事也

同書疑惟當以九二為主初九為佐主

同書案漢言七日自姤一陰生至復為七日也惟乾一月自復一陽生至臨為八月也陽言日陰言月各從其類也

鄭元曰惟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案文王以紂為无道卦為殷家著興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義

同書案惟初二兩爻居以陽德陰位二爻居以陰德陽位四上兩爻亦然

卓義卦唯二陽稱德四陰位二爻皆有咸恆之象

虞翻曰兌為口坤為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衝坤故曰甘臨

胡炳文曰案唯取剛臨柔文則初二非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為以甘說非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為甘故无攸利

又案惟初二乘陽交而順同觀五上與陽交亦以順同

臨

坤上　兌下

臨以初九九二居主象傳所謂剛浸而長是也同書案釋詁臨視也詩大明上帝臨女箋同上視下為監下視上為觀一也說八月有建未建申建酉之不同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道大亨而利於貞也然二陽浸長以臨於陰猶春夏之時而言无平不陂也乃其方盛之時而言八月有凶者於方盛之時而先慮其衰此易所以為君子謀也一陽始於復二陽長於臨至於六陽而為乾則陽極矣於是一陰生於下而為姤二陰長而為遯自臨至遯凡經八爻自丑至未凡歷八月八月之後則為否矣此所謂凶也聖人於臨豫為之戒其意深矣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

咸臨者以陽感動於陰而臨之也初與四應初陽而得正四陰而得正陽感動於陰而能以正其吉宜也　胡炳文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說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感動於五而臨之同不中正懼二陽之相逼乃以中而五柔中其感應之道又大於初九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

六三居二陽之上而不中正懼二陽之相逼乃以甘言臨之而取說故謂之甘臨以佞悅臨人无所

同書案初二兩爻皆曰咸恒此曰甘恒即咸上六之咸其輔頰舌也甘恒无假利既憂之无咎与節六三不節若則節若无咎文法相似節亦兌下也

同書案說文至爲鳥下來之象至恒者以六四下与初九相應如鳥飛從高下至地也爻象与遯九四好遯同象曰至恒无咎位當也明爲嘉之之辭非有所不足

高安朱氏曰知臨如舜好察問好察不自用而用人君道之極也

三百卅六

利矣然能憂之而變其所爲則亦无咎也兌之象爲口其德爲說故爲甘言之義

六四至臨无咎 程傳四居上之下与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恒之至也

謂之至臨矣而止於无咎何也曰至臨者非臨之至善也以其與初爲應相臨之情最爲切至耳陰柔无臨人之德而唯以私情相臨得免咎可矣而豈能大有爲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王弼曰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

外柔內剛而得中道則其居位而臨人也不偏於剛柔而能處其中乃以智而臨人大君之所宜也吉之道也宜者義也能隨時處中則其智之明而

同書案復一陽之卦上陽三陰至六五而爲敦復恒二陽之卦上陽三陰至上六而爲敦恒

王弼曰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至薦簡略不足改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若夫觀盛則下觀而化矣

義之合亦可見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朱子語類云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之意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後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

坤以厚德載物者上六處坤之終則其德之至厚可知也以厚德臨人人无不懷服固爲吉矣又何咎哉六五處得其中則謂之知臨上之以敦厚臨人者又豈非敦仁之君子歟

䷓ 坤下巽上 觀以九五上九爲主象傳所謂大觀在上是也 馮氏椅曰卦疊艮之畫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象於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同書案萃卦二陽下三陰渙卦二陽下二陰皆象假廟觀卦二陽下四陰亦有廟象故言盥薦之事

卦之九五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下而在下之四陰莫不觀仰之此聖人在上而天下自化之象也盥而不薦精潔誠敬之至也夫祭祀之禮將奉

觀旁通大壯互復反對恒

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祀唯祀与我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薦簡略則不足觀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信敬故云有孚顒若孚信顒敬也

酒食以薦之必先盥手以致其潔敬則其盥者爲將薦而盥未有既盥而不薦者也今其曰盥而不薦亦設辭以見其潔清之至而不輕自用耳猶中庸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未嘗不言不動也而其敬其信則尤在於未言動之時焉故聖人之御天下也其政教之施民固无不化矣而其政教未施之時所以化民者尤有不言之妙焉蓋其篤恭之極如臨大祭而孚誠之念存於中顒然之容見於外故下民之望之也其信從化服自有不知其然矣若以有孚爲下民之孚以顒若爲下民之仰則亦其盥而不薦之誠有以感之也中庸曰唯

不薦只作未薦解

同書案觀卦下四陰以下觀上爲義上兩陽以上觀下爲義

同書案易於六二有門象同人初九同人于門隨初九出門交有功皆指六二而言也觀下四爻皆以下觀上爲義六二柔順居中不得以應五爲言故云闚觀亦以六二有門象故也

天下至誠爲能化吾於觀之九五而見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觀五也

九五在尊位爲在下四陰所觀仰而四陰之觀於五者以相去之遠近爲所見之明闇初六柔而在下去五最遠是如童稚之觀不能明見者故在小人則无咎在君子則可羞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觀五也

虞曰利不淫視也

案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云利女貞明不利於男子也象曰亦可醜也蓋在男子爲可醜耳

坤爲闔戶而六二爲柔之在中者乃女子闚觀之義也聖人在上萬物咸覩而六二不能出於戶但爲闚觀非丈夫之事乃婦人之道故云利女貞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亦觀於五以定我生之進退也

王弼曰居下體之極處二卦之際近不比爲遠不童觀之風者也居此時也可以觀我生進退也

同書案可進可退說進退二字望文生義鄙意三近外卦巽體巽爲進退故云觀我生進退

三之觀五非遠非近故在進退之間也初二去五遠而才又柔下非用於世者故不能進而可羞吝四去五最近而以柔居剛其才可用矣故利於進而不宜退若三者居下之上亦可以進然不得中正則疑於非賢也故必先自審以爲進退焉其曰生者吾身之動作施爲也觀我之所生如其行之善而時之通也雖進可也行之未善而時之塞也雖退可也用舍在於時而進退決於己是雖不曰君子也而非君子能之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陽德也故其光華被於國六四既近五而觀

虞翻曰四在王庭賓事於五故利用賓於王矣詩曰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

同書案易所謂君子者陽爻也觀之時四陰漸長僅存二陽疑若陰盛陽衰矣然彖傳曰大觀在上而卦辭爻辭亦無不善非聖人之有意於扶陽抑陰也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兼有上九一爻輔之故陰方來親於陽而並不能害陽本無凶咎之象五上兩爻皆曰君子无咎者以見二陽不患其衰本無咎徵也五復變而爲剝則君子之道危矣

國之光華如是則可以進矣故利用賓于王也賓如賓興之賓言爲王者之所賓禮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觀下四陰

同書案觀我生觀天下之政治風俗也天下之政治我所生也我所生者所謂下觀而化也觀我生者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故彖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之爲卦四陰長盛而二陽消落聖人之作易常扶陽而抑陰也故於卦取大觀之義而於四陰爻則不言陰之害陽而但言陰之仰於陽然自五言之則陰之盛長陽不可以不慎也故九五之爻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言觀我之所行必君子之道然後无咎若自失其道則在下之陰皆吾之害也能无咎乎然爻辭如此所以戒於凡爲人君爲君子者非言聖人之事也若以聖人居九五者言之

陽剛居上觀之象也陰但仰之耳豈能害之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羣黎百姓編爲爾德必化天下皆爲君子此所以爲觀我生也

同書案觀其生者觀九五之所生亦謂觀民也象曰志未平陸氏希聲以為憂民之未化得之

則當如彖辭所言下觀而化其德猶天也而豈止爲君子乎豈但无咎而已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又案上居觀極雖無觀民設教之權然卦止二陽正賴上之匡助非可以忘世者也故曰志未平

上九雖非君位然在人之上亦爲下所觀者故亦當自觀其所行如所行皆君子則无咎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以六五爲主彖傳所謂柔得中而上行是也

噬嗑亨利用獄

卦之名噬嗑取口齧物之象而凡折獄用刑者其才有剛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強弱之異政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而爲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刑獄之事也噬嗑言亨者噬之而

噬嗑旁通井互蹇反對賁

九上九受刑之人也五象治獄之人君四象聽訟之大臣二三象執法之羣吏

又案初在下故滅趾罪輕故无咎上在上故滅耳罪重故凶

本義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嗑則亨也言利用獄者聖人之意固期於无訟无期也然有強梗者以害吾治則其罪亦不可以不懲而噬嗑之所以利用獄者以其有威震而又明照乃用刑之象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王弼曰過經戮薄故屨校滅趾程傳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

震爲足初居震下趾之象也在下而罪薄過小故但以校而滅其趾以輕刑治小罪可无咎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以中正而用刑者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膚者肉之腴而易入者也然以柔乘剛則其所治亦強梗故至於滅鼻言必深入之如噬膚而沒其鼻於

程傳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其意而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

同書案噬膚滅鼻用刑刻深而有傷天和者也噬腊遇毒則無以服人而并至傷己者也九四乾胏金矢止是言其堅決剛直之志六五乾肉黃金則文明得中寬猛交濟臣凜式敬之訓君懷欽恤之仁治獄之道盡於此矣注家乃引周禮東矢鈞金以為解豈易之本義哉

二百六十九

器中也二之治獄如此豈非中順有餘而剛嚴不足者歟然能深入之則雖小傷於己而无虧於法矣又何咎哉

同書案二乘初剛用刑於強梗之人則滅鼻云者自是傷和而未可以為傷己梁氏此注失之不若從程傳為長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所治之人不服

虞云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暵之為昏

三以柔居剛亦能用刑者然於己不中正而所治者強梗故我方治於彼彼亦傷於我是猶噬腊肉而遇毒也周禮小物全乾曰腊蓋有骨而難噬能傷人者也其身不正而无以正人固可羞矣然彼受刑者既有其罪終必伏法故亦可无咎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已過中是其澗愈大而用刑愈深也

自全卦言之則九四一爻不中不正而處於陰柔之間猶強梗之人為善人之害者也然自九四言之則又為噬之主而輔六五以用刑者是以剛強而治剛強者也故為噬乾胏之象胏肉之帶骨者亦堅而難噬也得金矢即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者也訟訴之人必令其納是物者金取其堅也矢取其直也其果堅而直則必納是物然後聽其獄如其非堅且直則自當止矣今四聽訟而得金矢則彼之強梗者果為民害不可不治也然其強梗如此苟治之者一有不正則彼反得以中傷故又利於艱難正固乃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邱氏富國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於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為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為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去之言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為治獄之用

同書案離為乾卦乾胏乾肉皆取象於離

本義柔順而中以居其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

李過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同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

同書案踵事而增華者必至逐末而忘本改飾並得亨則是矣故賁之亨但小利有攸往而已受之以剝則遂不利有攸往其不利有攸往者皆小利有攸往者爲之也

同書案初在下趾象故噬嗑言滅趾賁言賁趾也賁趾惟徒行得見曰舍車而徒者對六四白馬翰如而言也在下之人義當徒行故象曰義弗乘也蓋致飾於所行而猶知安分守己者歟

六五君位而以柔居剛文明得中則其用刑賢於六二矣故爲噬乾肉得黃金而不至於滅鼻然亦必貞固而危厲然後无咎也

程傳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受剛而四補以剛得黃金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王弼曰處罰之極惡積不改者也

初卑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爲受刑者過極之陽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其何校而滅耳凶孰甚焉

同書案初爲趾上爲耳與鼻卦象略同惟鼻以五爲耳稍異又二卦之五皆有黃金之象

䷕ 離下艮上

賁以六二上九爲主象傳所謂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是也

同書案賁當以上九白賁爲主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於文也文則无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恃此以進爲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在下趾象

初以陽在下而與四爲應四近君之大臣而柔弱之甚又有間隔不能引而進之如初者將何爲哉亦自賁飾其所行而无藉於駟馬之貴斯可也賁

賁勿通困互解反對噬嗑

同書案自上至上爲頤象須在頤下此相承古說須爲陰血之所形附觀於陽而後動象曰與上與謂上承九三隨上而動蓋章必依乎質桑必立乎剛自然之理也

其趾自飾其行也舍車而徒以賤爲貴也人所爲貴於軒冕者尚賁飾而已然有命焉而不可致則有吾身之富貴者在焉而何羨於其外也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豈非賁趾舍車之義歟

六二賁其須 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焉二在頤下須之象也

陰麗於陽而成章者也六二自坤之上六來居離之中固爲文明之主者然其賁飾也必附三而動故曰賁其須須附頤而生者也賁上四爻外實中虛有頤之象故三取象於須也或曰須需也六二文明中正之賢能賁飾其行以需六五束帛之聘也

同書案易中婚媾皆應爻寡安朱氏曰初九守義賁趾舍車而徒不但不比二并不輕應四審之又審而後來之則如飛如翰矣四於其未來則輕既來又何輕乎此說最善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處文明之極而上下之陰皆附麗焉故曰賁如言賁之盛也三在二陰之中有坎之象故曰濡如言賁之盛而潤澤也如三之所處固正矣然陽在陰中則易於溺溺則失其正矣故又戒以長永其貞則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指三。高安獨以爲指初且曰初白馬翰如而來此說極佳

六四在離明之外爲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之舍車爲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

同書案賁如皤如猶之白賁四在外卦故有當質反本之象初往行而四乘馬位不同也初不求四而四下求初以剛柔不相敵而陰陽相應也

俞氏曰髮白爲皤馬白爲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我事亦翰鄭氏注云翰馬白白色也四蕃要道之處文選於陵故其象如此

虞翻曰艮爲山五半山故稱邱木果曰園故賁于邱園也

王弼曰用莫過儉奈侈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

蠱之上九是雲元世而不仕者賁之上九是雲元世而不出者

周書業初曰賁點飾守往行之義終有致飾之心与二之賁須三之濡如皆以要飾爲事者也六四人補馬翰已有爲須之象故依白馬皆俗點綴合五上兩爻一則求賢側席而有笠筵之將一則隱卧邱園而謝弓旌之召此所謂歸其反樸而賁之極无色也

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然四本與初爲應而三乃逼近故疑其爲寇而三實非寇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四之與三雖非正應然三得正（象傳言當位疑也）而四亦得正以正而合又何尤乎

六五賁于丘（上九）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艮本爲實之象

六五當賁飾之時居至尊之位宜徵集丘園之賢以共成文明之治者也然陰性吝嗇其賁飾於丘園之賢者止於束帛戔戔而已束帛薄物也戔戔淺小之意也將招致賢才而物薄如是可羞吝矣然賢人者不以幣帛爲悅而以恭敬爲悅也如六五之虛中待賢則幣帛雖微而賢者亦進矣此其所以終吉歟

上九白賁无咎 還淳反樸之象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蓋過美以陽剛而在艮上剛而不屈止而不動是賢人之高尚而不屑於世用者也故云白賁无咎六五之君方以束帛徵賢者而上九无欲羨之心甘澹泊之守所謂白賁也居於治世而不能有爲雖若可恥然量能揣分不墮其節亦善矣其何咎之有

剝不利有攸往 程傳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不利有攸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剝之爲卦陰盛長於下而陽剝落於上也以卦象言之則山之頹剝於上以附乎地如陽之消剝於

坤下 艮上 本義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剝九月之卦也 剝以上九爲主

又案盤上九不事王侯志尚其事之矣亦高尚其志賁上九象曰白賁无咎上合志也得志者得其志也盤上九當多事之秋潔身不仕固高尚其賁之時文明方盛而猶以止其自持其潛于幣庭何必弋綱目書徵隱士某召之魯嘲生賢于四皓多矣

艮下坤上

剝 亦坤

及卦反

上以爲陰故卦之名曰剝以卦德言之則內順外止有順時而止之意故其占辭爲不利有攸往君子當斯時也其可不與時消息以避小人之禍乎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同書業初爻兩蔑字皆應蓍由此說牽於元人俞氏

卦上實下虛而牀亦上實下虛者故取以爲象君子在小人之上猶人之卧於牀也小人自下而害君子猶自下解剝其牀而身不安也陰滅陽之正道則陽固凶矣而陰亦豈能吉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虞曰指閒稱辨 王弼亦以辨爲足之上 鄭元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

辨者牀之幹乃辨別上下之處故謂之辨也

六三剝之无咎 苟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故象曰失上下也

衆陰方剝陽而三獨與上爲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如三者雖得罪於私黨而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者奚較哉

六四剝牀以膚凶 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以剝盡次及其膚 程子曰四與剝于大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

上而及於人之身也其害愈切而凶愈甚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王弼曰貫魚謂衆陰也駢頭相次似貫魚也

爻言陰剝陽之凶至四而極矣至五則爲君位不忍復言矣故變義而言陰之順陽者以陰而居尊位后妃之象也后妃之道在於不妒忌而帥嬪御以奉於君故取貫魚之象魚陰物而一陽連五陰

同書業妒二陰爲魚今云在剝而有五陰在下則有貫魚之象宋姤陰稚微雖說五陽故若女壯而勿用取女剝五陰雖盛而其勢已孤故六五爲后妃不專寵之象矣

嘗剝之時所侍者僅此一陽猶風知勁草寒知松柏正謂是也若再引而去之以自託於明哲保身之義將誰與擔荷時艱挽回氣運乎但當危行言遜隨時消息而已毋徒言全身以遠害也

同書業蔑象如牀重蔑之卦兩結蔑在牀下剝之卦膚似牀牀故諸文皆言剝牀

崔憬曰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五之前

程子說与回類却失如未濟之呂強

王肅曰在下而衆人者牀也在上而實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者以及人身爲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凶也

何妥曰夫剝之爲卦下比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魚者陰物以象眾陰也夫宮人者后夫人嬪妾之有次序不相淫亂此則貴賤有等宜統御有序六五處陰之至故有貫魚之次第故得无不利矣

其狀如貫魚然宮人亦衆陰也五以宮人受寵於君如貫魚之有次序則内職脩矣何不利之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獨存於上如碩大之果而不食之則必以之復種而復生矣陽之不可盡其象蓋如此是爻也君子得之則道將復長而爲衆所載小人得之則自剥其廬而无所庇其身其吉凶判矣然則爲小人者當何如哉其惡之極則必見誅於君子不可容也如惡之未甚則載君子而爲之輿庶乎其免矣

震下坤上 復以初九爲主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亨者陽復生於下有亨道矣然尚微弱未能遽勝陰也故不言元亨而止言亨既生則漸長長則可以大亨矣出入无疾何也一陽出於剥之上而入於復之下也陽雖僅存而不能使之絶陰雖極盛而不能盡絶陽是陽之出而无疾也由剥而坤由坤而復則微陽之積已成一爻靜而動矣闇而明矣閉而通矣是陽之入而无疾也朋來无咎何也謂一陽既復則諸陽漸進也以人事言之一賢人在位而受小人之害則其同列者皆當見幾而

避害一賢人方進而其志之得行則其在下者皆可彙進而獲吉陽既生矣則朋類之來夫何咎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何也陰陽兩端循環不窮者也故往則復來來則復往反者往也復者來也反復其道未嘗有間故陽雖消剝而七日則來復矣

傳曰復亨剛反

同書案反復亦是一義反亦復也故象

七日者七月也月而言日猶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也自五月之姤一陰生而陽始消至十一月之復一陽生而陰始消於卦歷七爻於時經七月也利有攸往何也陽既亨而朋來矣此君子道長之初也以此之時勢得此之朋助固當有爲也將何往而不利乎陽之方生勢可以進而即勉之以有

爲蓋難得而易失者時也進而爲臨爲泰以至於純乾皆由是也復也者其變通之大機歟其世道之一初歟

程傳不至于悔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 陸績本作无禔悔云安也

以卦爻言之陽纔消於剝而即生於坤至復而一爻已成矣是陽之失不遠而即復也以人言之則陽爲君子君子不能无過也而纔有過則便能知之纔知之則更不萌作即所謂不遠復也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而大吉矣是爻也惟顏子之不貳過者以之

同書案七日來復指此爻也二之下仁謂下初四之從道亦謂從初蓋克己復禮之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之象皆見於此爻繫辭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復以自知故復性之功必自知過始

六二休復吉

顧炎武曰復之初九勤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勤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案象曰以脩身也而見脩身爲來復之本

高安朱氏曰六二下比初陽復之休美者也初不遠復仁也二比初下仁也

同書案休之義若以否九五休否例之亦當作休息解言休息以養微陽此以休爲復者也

王弼曰頻頻盛之貌

高安朱氏曰頻者復而失失而又復所謂入見聖道而說出見紛華靡麗而說也屢危也惟危者人心其復者道心也屢失故厲屢復故无咎

一陽在下爲卦之主猶仁人君子爲衆人之所視傚也故卦之衆陰以與初遠近嚮背爲得失焉二柔順中正去初最近而能順從之乃復之休美者故吉也休之言美也而亦有好善之意　言其心休休焉乃好善之人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子曰此開人遷善之門也

同書案頻復頻失從巽九三之頻巽頻失也

三與初非比非應而不中不正又處動之極則多動而數失大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文中子曰不動故无悔夫動而時中斯爲善矣多動而過中得爲善乎此六三之頻復所以危也然非頻復之危也乃頻過之危也其過雖危而復則无咎矣曰厲

王弼曰四上下各有二陰而處厥中履得其位而應於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故曰中行獨復

同書案三不中之位也以其居五陰之中故曰中行獨復獨復者於羣陰之中獨應初陽也然則復之五陰不獨迷復之凶頻復之厲未能復也即五之自考二之下仁亦不得即以爲復惟中行獨復者一念之惺惺真有改過之勇者歟

本義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曰无咎所以戒其過而勉其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同書剝六三剝之无咎當爲密附善類之小人復六四中行獨復則爲戒欺求懂之君子

復之六四乃剝六三之反對也剝六三違衆陰而應上九則爲无咎復六四違衆陰而應初九則爲獨復皆小人而變爲君子者也然剝六三則无咎而復六四不言吉與无咎者何也曰剝之上九雖陽之僅存然在上之陽也復之初九雖陽之方生乃在下之陽也在上之陽大勢雖去而天命未改也故猶得以制羣陰而六三可无咎在下之陽雖漸以長而其勢尚微如六四者其能免於羣陰之害乎然義所當然吉凶有不計也聖人於此爻不

王弼曰居厚而履中居厚則無怨履中則可以自考雖不足以及休復之吉守厚以復悔可免也

同書案二下初四應初皆因初而復者也三不中正与初四應而未遠於初故頻失而頻復五遠於初矣以其有中德能自考其善不善故為敦復而其象曰中以自考也

何楷曰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甚矣

同書案上遠於初變復之終迷復之象也復則不迷迷則不復上迷而不思復取凶之道其行師而大敗宜矣以其國君凶言陷其君以失道也十年言其久与七日之速正相反

言凶咎其亦扶陽之意歟

六五敦復无悔　高安朱氏曰上六迷復故五爻曰敦若敦艮敦臨皆取卦終之義

六五雖遠於初陽然其位則尊位也其體則坤厚也其德則中順也人而如是則敦篤於復宜无悔矣不親近於仁賢而能復非天資之美能如是哉然質美而未學亦止於无悔而已若欲亨而元吉則必親在下之陽德然後可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与不遠復相反　高安朱氏曰坤為衆師象震為長子行師象故一陽五陰之卦多言行師

上柔闇之甚居復之終遠於陽德終迷不復凶之道也如是則上有天災而下有人眚矣坤兵衆也故又不度德而好兵如是而行師則師敗績而禍及君雖十年之久人亦不服是終於凶者也小人之在上而恃威者觀此可戒矣

同書案无妄當以初九一爻為主其爻辭曰无妄往吉是初之一爻足蔽无妄全卦矣

程傳曰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則妄矣

同書案无妄則正匪正則妄其曰不利有攸往為匪正者發也无妄則利有攸往矣觀初九爻辭无妄往吉可見

䷘ 震下乾上　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无妄以初九九五為主象傳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指初也又曰剛中而應指五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指上九

卦之名无妄言實理自然而无邪妄也史記所謂无望者言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也此二義者固異矣然无邪妄之心者唯盡其在我而於吉凶禍福皆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望也人而有所期望者即邪妄之心也故爻辭言无妄之禍福而夫子之彖傳與大象皆以无邪妄者言之蓋欲明義

无妄為通升互衡反對大畜

理以教人也人能无邪妄者誠也卦震下乾上爲動以天動皆天理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誠者天之道而天祐之矣故人既无妄則可以大亨然其於事又必利於守正然後可亨也若其非正則爲有過眚而不利於有攸往矣不利有攸往者以其匪正也匪正即妄也若无妄而正又何不利之有乎

同書彙雜卦傳无妄災也是无妄者災眚之卦也无妄則誠誠則正矣正昌庶有災眚乎曰福之未不可知者也不可知則有不期望之福即有不期而至之災若惕於禍福而矣其正則无妄矣其有眚也必矣

初九无妄往吉

程傳以陽剛居主於內无妄之象

初九无妄之始而能守正斯无妄矣如是而往則凡有所爲皆无期望之私也其吉宜哉

王弼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

同書彙雜卦傳言不利有攸往舉全卦之義而下卒爲之九言之也初九往吉心享福者也六二之妄專謂果然最之无妄則正矣四則利有攸往矣皆未及於災眚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人之於事也當絕其覬覦之私如不耕穫不菑畬而自然有得然後利有所往也夫農夫之於農事何先乎田不耕穫者不望其有穫也不菑畬者不望其有畬也不耕穫而即望其有穫不菑畬而即望其有畬是故利有攸往

同書彙何氏之解於无妄期望之義尤爲切當經事林之說實出於王輔嗣非如程楊誠爲當也

菑則必畬畬則必耕耕則必穫未有不耕穫菑畬而有得者其取象如是亦設言以見无營度之心耳以義推之如聖人之无爲而治君子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无邪妄者自然有得也豈非所謂无妄之福哉

此支注解猶未釋經　坊記引作不耕穫不菑畬山口同書彙坊記不足據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凡人之災患无故而至者雖君子有所不免也然爲善而得禍者常少爲不善而得禍者常多如六

同書彙六三既非初九之陽剛又非六二之中正是在无妄之卦爲妄矣故有此无妄之災曰无妄之災

高安以匪正爲守經而不達權亦可以備一說

同書彙識錄勿藥勿往無不吉王弼曰體剛處下以貴下賤行不犯妄故往得其志

頤卦武曰楊氏誠齋易傳曰初九動之初六二動之微是故初耕之二菑之和菑之二畬之天下鮮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穫不菑畬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雖我使耕而弗穫菑而弗畬其功爲弗竟矣六二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畬者也故利有攸往未當有人之爲而不自有者也猶不當以其鄰之意

同書彙虞仲翔注曰在和一歲曰菑在二歲曰畬是正詁和菑二而二畬之也誠齋學林之言考矣

同書彙无妄之災天實爲之命實爲之所謂順受其正也若詔无妄不告者災即此一念設是妄矣行且而有福君子奉期望之心修此

三之不中正則災之至也雖云无故然亦由其素行之不謹而有以致之也夫无妄之災者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罹其禍與已猿而禍林木失火而殃池魚者政相類也然人之誠信之極豚魚猶可感也而況於人乎三之受无妄之災亦盡自反而已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王弼曰非妄之疾多治自瘳藥之則凶

九四可貞无咎　又案說卦主敵曰无妄往吉二有无妄之福以其柔中三爻无妄之災以其柔不正四亦失位而曰可貞无咎者卦義本陽剛在五上皆陽剛五有无妄之疾上有无妄之災而皆无利亦以五剛中而上亦无有

四陽剛乾體下无應與此无妄者也然以陽居陰反而已矣　四義六三陰居陽位失其正道行違謹順而乖臣範故无妄之所以為災矣

懼其不能固守而或失正故戒以可貞則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王弼曰非妄之疾多治自瘳藥之則凶

五乾剛中正而所應亦中正所謂純粹精者也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猶有疾焉是乃无妄之疾也不當得而得者也天下之理邪不勝正妖不勝德故雖有是疾亦勿藥而自愈矣是又无妄之福也然則在我者唯純乎一天而其疾其喜亦順其自然而已矣　程傳无妄之疾非有事而致之者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蒙引說卦主敵曰无妄往吉二有无妄之福以其柔中三爻无妄之災以其柔不正四亦失位而曰可貞无咎者卦義本陽剛在五上皆陽剛五有无妄之疾上有无妄之災而皆无利亦以五剛中而上亦无有

上九剛健之終本非有妄者也而其无妄之災乃至於行有眚而无攸利何也蓋以其處窮極之地而進无所之也如吾聖人之伐木於宋畏於匡厄於陳蔡豈非聖人之妄邪亦无其時位而所遭者然爾此曰有眚曰不利與彖辭所言者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无妄和彖主而与四合志大言上五之雷与三合志皆以陽合陽不取和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說卦主敵曰无妄往吉二有无妄之福以其柔中三爻无妄之災以其柔不正四亦失位而曰可貞无咎者卦義本陽剛在五上皆陽剛五有无妄之疾上有无妄之災而皆无利亦以五剛中而上亦无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无妄和彖主而与四合志大言上五之雷与三合志皆以陽合陽不取和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說卦主敵曰无妄往吉二有无妄之福以其柔中三爻无妄之災以其柔不正四亦失位而曰可貞无咎者卦義本陽剛在五上皆陽剛五有无妄之疾上有无妄之災而皆无利亦以五剛中而上亦无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无妄和彖主而与四合志大言上五之雷与三合志皆以陽合陽不取和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說卦主敵曰无妄往吉二有无妄之福以其柔中三爻无妄之災以其柔不正四亦失位而曰可貞无咎者卦義本陽剛在五上皆陽剛五有无妄之疾上有无妄之災而皆无利亦以五剛中而上亦无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无妄和彖主而与四合志大言上五之雷与三合志皆以陽合陽不取和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說卦主敵曰无妄往吉二有无妄之福以其柔中三爻无妄之災以其柔不正四亦失位而曰可貞无咎者卦義本陽剛在五上皆陽剛五有无妄之疾上有无妄之災而皆无利亦以五剛中而上亦无有

同書彖災自天降眚由己致上九以剛健居訟之終幸无妄也行則有眚矣就諫其行之无妄哉識時之君子守正靜安或可以免

又案无妄和彖主而与四合志大言上五之雷与三合志皆以陽合陽不取和應

同書案大畜皆以上九一爻爲主劉上而賢之象无妄以初爲主與大畜以上爲主一也
正義曰以畜乾在乾上以其巽順不能畜止乾之剛故云小畜也此則艮能止之故爲大畜也

自不同也彖之所言者由其匪正而然也

☰☶ 乾下艮上 以艮止乾乾健最難止而能止之故爲大畜 大小畜皆陰畜陽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以六五上九爲主彖傳所謂剛上而尚賢者是也 指上九

畜者止也又聚也能止然後能聚也卦之爲大畜以上卦之艮而畜止下卦之乾也乾健上進而艮能畜止之其力之大可知矣又乾之三陽至大也（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而艮能畜之則其所畜聚者至大亦大畜之義也小畜之爲小者以巽畜乾也巽陰卦故其力小而畜之不固也大畜之道利於得正陽君子也茍畜之不正是以小人而止君子也其可乎如畜之以正則陽之上進乃剛惡之小人矣以畜聚言之則

大畜爲通革 互歸妹 反對无妄

同書案艮之爲止其以一陽止二陰之進大畜之爲止其以二陰止下三陽之進然能止下卦而不能止上九之一陽即九三與上合志者亦不能止惟四能止初五能止二而已

六五之君畜聚天下之人才陽剛之君子蘊畜其德義皆利於正也所畜聚之不正則上之畜才也爲小人之淵藪下之畜學也爲曲學之小道聖人何取焉不家食吉言君子之進用也君子之蘊畜其道德固將以濟斯世而安斯民也若食於家而不食於朝則吾之所畜者无以設施矣故不家食則君子之吉而亦人君之吉也利涉大川君臣皆利於有爲也六五之君下應於乾剛而得其用固利於有爲矣而乾剛之君子亦何事之不可爲乎以畜德之賢遇畜才之主上求於下而下從其上則大畜之功業可知矣

初九有厲利已 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大畜初二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則其上之畜之者乃小人之畜止君子也四五二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則其所以畜下者乃君子之畜止小人也初居最下然與六四爲應則爲四所止矣故初九有厲利於自止也 初九爲六四所止用本義說

九二輿說輹 王弼曰五處盛未可犯也遇斯而進故輿說輹也居以其中能以其中不爲馮河死而无悔遇難能止故无尤也

九二與五應亦爲五所止而其處得中道故能自止而不進也車之爲器健行而中有容者二剛而中實輿之象也人之有行必賴於輿輿而說輹則不行矣以義言之如剛中之君子遇非道之君而不食其祿以免於禍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善可知矣大傳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非大畜之九二惡能如是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本義曰當爲日月之日

初與二皆與陰相應而以陰畜陽爲不正故初與二者利於自止而不進九三與上九皆陽則不相畜而俱進是君子之至健而時也以同類相求者以良馬而逐良馬也乾之象爲馬乾健之極爲馬之最良者以良馬而馳逐同類之人以行於天衢之上其進孰量哉然三過剛而銳進亦不可以不戒也故又必利於艱難貞固而日閑習其輿衛然後利有

同書案大畜三卦与大有略相似但異者大有惟六五一陰大畜則四五兩陰耳然大有一陰能統五陽大畜則以二陰止四陽故初九有厲利已即与无咎害者不同其說輹亦與說大有九三之大車以載也大有九二遇害代主极能任重而積中以不敗大畜九二遇止健之時故能知止而不中以无尤

同書案大畜三卦与大有略相似但異者大有惟六五一陰大畜則四五兩陰耳然大有一陰能統五陽大畜則以二陰止四陽故初九有厲利已即与无咎害者不同其說輹亦與說大有九三之大車以載也大有九二遇害代主极能任重而積中以不敗大畜九二遇止健之時故能知止而不中以无尤

故曰中无尤也

又案朱氏軾說卦存疑食吉初二兩爻則必家食而後免於凶

高安朱氏曰知止不厚漢之鄭泰晉之陶潛是也

同書案小畜九三輿說輻爲六四所止也若大畜九二則自說其輹而不進爲能知止而不厚

三應上兩馬相逐象乾爲大車輿象震爲聲爲勤衛象

頃安世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以剛居柔全勢故爲馴象九三代乾九故爲良馬

同書案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則以應爲畜亦不應爲合志之上九皆陽故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然必日閑其輿衛者以致君澤民之略必裕於隱居求志之時庶不至出而誤蒼生耳

牧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大臣之位而以柔居柔爲得其正故其止剛惡之人有其道而可以大吉焉童牛者角蘺栗之犢也牿者福衡也加横木於角以止其觸也夫制惡人者禁之於其初則如童牛而加牿其爲力易矣

六四艮體故得止之道者如此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止九二亦制其惡也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剛猛爲害者在於牙然去其勢則絶其剛躁之性牙雖存不害矣六五以艮體居尊位得止惡之道故九二之剛如豶豕之不能爲害而可以吉也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於大畜之四五見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與九三合志以進者也他卦之上爲窮極而大畜之上則爲亨通以其畜極而通故上進而豁然艮爲路艮在上而又居其上達无礙如登天衢然艮爲路艮在上之所乘上之天衢爲猶天之路也三之良馬爲上之所乘上之天衢爲三之所行其相得如是宜其亨也何天之衢言何天之龍在下而望之者言之也

震下艮上　頤　亦四六五上九爲主爻傳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也　程傳本何字據本義補

其得路之如是哉自在下而望之者言之也

同書棄上九一爻言極而通參商而詔劉上爲貴者也宜乎與三之良馬共騁天衢矣

又案大畜爲貿非賣陸以其真之養而已將使片楮賤良布滿於列廣開賢路振策天衢如是而後可以乃不家食吉也若泥止健之義又將蒙蔽畏讒

張浚曰劉在上爲何何謂勝其任

說文豶羠豕也羠宦豕也豶羊騬訓犗馬犗訓騬牛騬訓羠豕皆割勢異名

程傳止惡之本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

易象正　一經　六十二　陳心甫

牧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四大臣之位而以柔居柔爲得其正故其止剛惡之人有其道而可以大吉焉童牛者角蘺栗之犢也牿者福衡也加横木於角以止其觸也夫制惡人者禁之於其初則如童牛而加牿其爲力易矣

六四艮體故得止之道者如此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止九二亦制其惡也牡豕曰豶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剛猛爲害者在於牙然去其勢則絶其剛躁之性牙雖存不害矣六

同書棄自來注易者皆以童牛爲初而以牛之犢豕爲二而五制之猶恐不足以盡其妙故又加牿焉牛二者大率以載之才爲陰所畜而說頨爲如貫之若子承陰緣之豕也皆陰也易例皆然不得於此而獨有異童牛之牿豶豕之牙文義最明唐本文之歸妹見童此地者過欲制過當如是耳若說初與二者非惡惡非繫易本意也

止陽之健

吳氏澄曰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何天之衢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頤彖通大壯五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爲頤頷之象者其上陽爲輔下陽爲車中四陰爲齒外實而中虛上止而下動皆其象也頤之爲義則養也人之養其形體者飲食而已推而言之則養德養民養賢才皆養之義也養之之道以正則吉不得其正則養形者或失其正味而致疾養德者或失其正理而誤身不可不慎也觀頤觀其養德之正不正也自求口實觀其養身之正不正也口中虛而資食以實之故飲食謂之口實然口實而謂之自求豈貪欲者哉亦曰當自審擇而不可失其正焉爾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陽實陰虛實者能養人而虛者養於人卦上下二陽皆養人者也然以陽居上則養人之道行居下則其道未行當自養可也初以陽伏於下如靈龜能咽息不食而以氣自養者然爲動之主而與四爲應是不能自養而動於欲也故設爲六四語之之辭曰舍爾之靈龜而乃觀我之朶頤乎朶頤者動其頤而食之也不能守其正而羨人之食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矣烏得而不凶乎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養之爲義有止有動止而待養於人正也動而求養之人正也動止而待養於人正也動而求

王弼曰處下體之中无應於上反而養初居下不奉上而反養下故曰顛頤拂經于邱也以此而養未見其福也以此而行未見有與故曰頤征凶

同書案程傳及本義以二四顛頤為求養於初王注則以為養初恐當以輔嗣之說為正蓋初象乘頤自求口實而非能養上者二居下不能奉上而反而養初是為顛倒而拂常

其曰拂經者又以其比初而求養於上

艮虎象四心位乘震動欲逐逐象

養於人非正也六二居動體不能无求於人矣然求養於初則顛倒而拂常求養於上則高遠而征凶如二者於初與上皆非正應不能待其養而輕動以求之安往而不凶乎然則欲免於凶將何如曰唯守其中正而不妄動斯可也

六三拂頤（應上為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與上為應賴上之養者而三處動極又不中正動以求養而不由其道拂於養之正矣若不知變而貞固守此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深戒之之辭也

六四顛頤（與二三顛頤皆以初而言二比乎初四應乎初也二在下故凶四在上故吉）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王弼曰居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應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也

吳澄曰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為象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實食而後可

同書案養初為顛頤（用王弼說）二與四曰顛二比初四應初也求養于上為拂頤（不用王說）三與五曰拂三應上五比上也二比初以求養於上故兼言拂經五求養於上亦養上以養為民故拂經而曰居貞吉惟六三自求養於

四處大臣之位不能養人而賴初以養人雖為顛倒其常理然求之於正應而以之養人亦可吉也世之人臣固有在高位而才德不稱者然能諮諏善道擢引賢良使上賴其益而下蒙其澤亦可謂賢矣虎視眈眈視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之相繼也下賴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四居艮之體懼其止而不求也故戒以如是則无咎若止而不求為有咎矣

六五拂經（比上為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王弼曰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

頤五不言頤者五居尊位而陰虛不能養人反資上九之實以為養故五不言頤而上九曰由頤以

上故曰道大悖逆

同書案六四顛頤吉應初而養初王弼所謂以上養下得頤之義者也故象曰上施光也虎視者指初而言眈眈逐逐即乘頤之狀初不能為不食之龜則必為求食之虎矣初求養而四有以給其求如是則无咎之道也

謹按頤上止下動故利於止而不利於動故大象曰慎言語節飲食而初二象曰朶頤凶上三象曰由頤吉

同書彖大畜頤彖三卦皆取象於養賢上九一爻皆喻人之象也

大有上九其象曰

大有六五順從上即養賢之象而實由上之賢以養萬民頤之道由此而成矣五貞吉而不涉大川者以才不及而任用須賢也上厲吉而利涉大川者以志不挽而能不辱艱鉅也

同書彖卦辭棟橈合中四陽之象而言也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又以中二文爲棟而以在下者爲橈而凶以在上者爲隆而吉此又就名文之義言之也利有攸往者以四陽方盛二五得中

頤養之權由於上也權由於人而不由於己拂其常理矣故居貞則吉涉大川則不可言宜靜而不宜動也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亦此意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同書彖上曰由頤吉而外卦震體三爻皆吉以其動而吉也初曰朶頤凶而內卦艮體三爻皆凶以其動而凶也故慎言語節飲食吉之道也

上九以陽實在上爲頤之主下之衆陰皆由之以養也養天下者人君之事也六五之君不能養天下而權由於上九若養之以正則伊尹周公也養之不正則徐偃田常也其可不慎乎曰厲吉者戒之以惕厲則吉也聖賢出而任天下之責德澤出於己而上下不疑焉亦處之以惕厲而已矣又曰利涉大川者利於有爲也夫以上九之才之地何事之不濟然九居頤之終艮之極恐其安於養而止則不復進爲也故其勉之者又如此云

䷛ 巽下震上 大過 陽大陰小大過陽過也四陽在外爲中孚在中爲大過四陰在內爲頤在外爲小過

大過以九二九四爲主九二剛中而不過者也九四棟而不橈者也

卦辭大陽也四陽居中巽而不說故爲大過

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者陽盛而過陰也卦取象於居室四陽居中爲棟之象二陰旁爲宇之象四陽過盛而二陰不能勝爲棟橈之象棟既橈則廈將傾矣以國家言之此過盛而崩壞之時也然聖人不委之時命必有扶顛持危之道焉觀之於卦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猶足以有爲又以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處大過之時而以大過之才爲大過之事則棟雖

大過旁通頤互艮

橈壞猶可支也此其所以利於有往而亨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陽過則竟過矣而必承以柔亦以柔濟剛之道也其有藉於柔者大矣

茅柔物也巽爲白故謂之白茅夫藉剛以柔則其剛雖過而不能爲之害如人以強暴見加而承之以柔順自无咎也然是道也豈人不知乎不爲耳如大過之初能過於畏慎以免咎亦難能者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巽爲木光爲澤 初六

楊近水之木感陰氣之多而易生者也九二雖老夫然得女妻則猶能生育而无不利亦猶枯楊近水而復生根稊也巽下長女也而乃以初爲女妻兌上少女也而乃以上爲老婦此何也蓋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老婦而五爲士夫此但以爻之上下爲老少非取於兌巽之象也斯得之藍田呂氏云

九三棟橈凶

凡物從上而崩墜必自重者始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是如棟之至重而先橈也故棟橈之辭獨於三言之大剛則折其凶宜矣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以不應初爲吉反是則吝

四以剛居柔非過於重者而其下乘之以二陽故如棟之隆起而吉也然四居大臣之位所以支大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同書案棟隆吉棟隆起不橈之象也惟其厚重而不橈是以獲吉若有他則吝有他則吝有他謂下同初六之柔也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亦謂上應六四

厦之顛者非四其誰哉苟其執德不固而又下同初六之柔則以柔濟柔亦不能以堪事矣故戒以有他則吝也夫大臣之當重任者當引用剛強之才與之協濟斯可也若但私其所與而悅其柔善則棟橈屋壞將誰咎歟有他吝之戒其意深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木之有華乃柔而在上者九五過極之陽而一陰在其上枯楊生華之象也五居尊位當大過之時過極而衰不能无事之時也而五乃自任其剛下无應與但比於陰以樂其目前則如枯楊之華雖榮於暫其如不永何老婦得其士夫不言夫得而言婦得以見婦之得志非夫之美也无咎无譽言雖无殃咎亦不足稱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兌爲澤上爲頂涉於澤而水滅沒其頂此不量淺深以冒於大難者故凶也然其身雖凶而其義則无咎朱子以爲東漢黨錮之諸賢是也

䷜ 坎下坎上

坎以二五二陽爲主而五尤爲主水之積滿者行也

二五重在九五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上下皆坎習坎也二體皆中實有孚也心亨中有其德也二五皆以陽居中猶人在險難之時其身雖陷而其心自亨也聖人君子所以遯世而无悶

高安朱氏曰小得謂不能大有功也身處險中而求濟險做得一分便是一分若處求出險徒取禍敗何益之有

樂天知命而不憂亦心亨而已既有孚矣心亨矣則雖在於險行必可嘉又豈終陷於險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窮在坎底上無應援

坎中之小穴謂之窞乃險而又險者也六以陰柔居重坎之下故爲入於坎窞之象其凶孰甚焉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王弼曰處中而与初三相得故可以求小得也初三未足以爲援故曰小得也

二剛中之才也而陷於重險之中五亦在於險中不能爲之應是未能出乎險者也然其以心亨而中德不失故坎雖有險而尚可以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爲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之使然可爲之愍而不足爲其病也

王弼曰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

王弼曰處重險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得其位以承於五五亦得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位皆无餘應以相承比明信顯著不存外飾受坎以斯雖設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處二坎之間故云來之坎坎猶乾九三曰乾乾也來之二字其來於下則坎也其之於上亦坎也以下險而枕上險是之謂險且枕也六四爲坎下之小穴而三將入其中是之謂入于坎窞也既進退皆險而又不中正則无可爲者矣戒之以勿用得无慎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同書桑納約謂納至約即指樽酒貳簋自進于牖使使之至當以王弼注爲是不於堂階間

九五居險中而六四之位近焉是大臣遇人君之在難而義當匡救者也四之於五雖陰陽相得而相比然濟天下之險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如四者

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海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貳簋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右執虛豆右執挾北周禮而貳是也

高安朱氏曰六四雖當位而无濟險之才仲長統所謂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也

按說坎六四之義梁氏最善

才既不逮而在於其位義不容已唯當積其誠實之意以感之因其本心之明以導之使之親賢臣遠小人以自出於險爾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薄物也其樽用瓦缶質素之器也所以獻於君者以薄物而用質器是尚於誠實而不尚浮侈也損之彖辭言二簋可用享者亦如此歟室雖暗而有明者焉窓牖是也君心雖暗而有明者焉其性之偏長者是也人臣之進善於君者將順其所長而委曲以導之則吾之言易入是進其要約之言者如自牖之明而入之也睽六二之遇主於巷者亦如此歟臣之事君能質實以取信委曲以納忠以義言

在險之時無暇致飾

同書案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未大乃不自大之意謂滿而不溢所謂水流而不盈也祇既平謂適至於平也夫坎之爲象以其險至於平則化險而與險之爲言矣當習坎之時不能求吉也但得免于凶即爲善矣故四五爲爻皆言无咎

同書案上六之地可以出險矣而乃陷于岸獄以其居險極也夫天下之險孰有過于是哉有孚心亨者度不至

之終无咎矣然其濟與否則君之賢愚也時之否泰也吾唯能盡吾之誠心而已矣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同書案說文禔安福也易曰禔既平釋文京作禔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九二在下與之同德近則六四能至誠以輔導之是雖處乎險而終能出險者也彖所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五當之矣然時方艱險難於遽濟如坎水之未盈而未至於平也若既盈則至於平平則无咎矣不言吉亨者當險之時言險之義則无咎可矣至於吉亨者又存乎其人也

俞氏曰坎不盈以至流也彖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不盈則言至於既平故无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羅此凶也惟有自

有其失道之所由然者而已

坎六爻唯初上二爻並言凶蓋陷陽者陰也而陰出陽之外者其惡尤甚焉然邪之陷正正固凶矣而邪亦豈能免乎故初則深入于坎窞而自以陷其身上則係之以徽纆囚之於囹圄而終无以逃其罪爲邪惡者亦盍知懼哉

程傳言人有曰十有三随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朱氏震曰上六無出險之才處險極之時如人陷于獄牢之中雖有過不過三歲得出矣安能求出則陷之愈深罪三歲豈得出哉

胡氏曰錯者敬之貌居處之初如日之初生于事之始錯然警懼以進德脩業而以得免其咎

同書集坎象言孚即乾之誠離初爻敬即坤之敬誠與敬心學之大端也

離下離上 離☲二五二陰爲主而二尤爲主火之方炎者明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吳氏曰牛牝象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指中一陰雲之重離之卦

同書集九家說易以離爲牝牛指中一陰雲之重離之卦

離有二義以陰附陽則麗也取其中虛則明也豢辭所言以附麗言之也夫陰之爲物不能獨立必附麗於陽也然麗得其正則可亨通不正則不能亨矣牝牛柔順之物也一陰居中而二陽在外爲之防閑焉其畜牝牛之象歟陰附於陽能柔順而不過越焉是則麗之得正也其亨而吉也宜矣

離之爻辭

王弼曰錯然警慎之貌也

又集疏九二爾雅云錯然警慎也若書无咎无咎曲禮中也離和九依錯然敬之无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盧陵楊氏曰九以陽剛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无位而未進其踐履之實錯然敬之所以无咎也

程傳錯然敬之貌初之時爲交錯胡氏一桂曰錯然敬之象錯之義有長短之錯雜綜其理之錯交錯以進之義胡氏炳文曰錯然者謹慎之貌

同書集王弼曰錯然警慎之貌胡氏炳文曰錯然者謹慎之貌胡氏瑗程子曰方出入風與之晨也履錯然敬則動之始能正當可以免咎

六二黃離元吉

猶坤五之黃中通理也

同書集黃離元吉卦辭言離之善也

離之六爻唯二最吉以其柔順中正而文明有以盡離之道也人臣以文明之德麗於文明之君必

同書案明兩有繼世之象九四當紹述之際為跋扈之形離遇暴主必干顯僇其所自取也

可以成文明之化矣是以謂之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也三處日之夕而過剛不中則時已去矣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无凶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是固不暇於歌矣而亦何至於嗟乎 本義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與梁氏說不同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已盡後明將繼此世道昏而復明衰而可盛

又案辰錯之家以日初升至國運初開之候為離元吉繼明而治極盛之時也日昃之離為衰氣乘之急荒之象見矣於是突如之禍起蕭牆之變生出涕戚嗟創鉅痛深君心之明已開世道之昏復啓斯獲嘉折首戡亂以武而中興之功成繼明之象著焉

之時也然聖人之道其防亂者貴於豫而圖治者戒於躁九四當大臣之任輔柔弱之君處多懼之地而乃迫之以剛而不正能免於凶乎其突如而來也則其焚其死其棄非无故之禍也其自取焉爾 同書案坎四為忠誠之大臣離四為跋扈之大臣故一足以格君一足以速禍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重離之主文明之極而迫於上下之陽明之極則慮其衰迫於陽則懼其患故其憂之深而至於出涕以戚嗟焉然時當明盛下有中順之臣而又能處之以畏慎則彼雖強暴亦自取死亡而已此其所以吉也五本以不正而致患以能憂懼故

僅獲吉爾其不言元吉者以其不如二之中而又正也 程傳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離爲甲胄爲戈兵而上九陽剛之爻也故於此言征伐之事以正言之則剛處明極明足以照而剛足以斷此智勇之將以王用出征以有嘉美者也以不正言之則剛處窮極之地而不得其正乃奸宄之人勢凌於君以極其惡又宜折其首而擒獲其非類也如是而行師可无咎矣

周易上經第一

後學 梁寅 參義

後學 成德 校訂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乾有四德咸得其三獨言取女吉者相感莫如男女也

咸者交感之義交感而後可以亨也艮兌二體合而成咸而艮兌又由乾坤而成者坤求於乾得乾之九三而成艮乾求於坤得坤之六三而成兌此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故卦之名曰咸也二氣既交感則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故咸有亨之道也然所感必利於正然後能亨艮止兌說能止而說此交感之正也止者止於其所

卦義剛明及遠感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言象占如此 同書案重離之卦以陰而作居象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征王皆指離體之君

梁氏解獲非生醜似不及卦義之先 正義曰出征罪人事必克獲故有嘉美之功折斷罪人之首獲得匪其醜類乃得无咎也若不出征除害居在坎極之地則有咎也

同書案感之感無心非易心也無私心也上說下止動而有靜故感卦六爻皆有交感之道而以靜爲吉

咸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乾有四德咸得其三獨言取女吉者相感莫如男女也

咸者交感之義交感而後可以亨也艮兌二體合而成咸而艮兌又由乾坤而成者坤求於乾得乾之九三而成艮乾求於坤得坤之六三而成兌此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故卦之名曰咸也二氣既交感則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故咸有亨之道也然所感必利於正然後能亨艮止兌說能止而說此交感之正也止者止於其所

咸 通 揜 恒 始 咸 存 恒

朱子語類問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勤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感義都是要勤所以都說勤然獨勤後不吉

王弼曰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勤躁者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

王弼曰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勤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同書案執其隨以為隨下二爻及隨上者皆非也隨謂隨四也百體皆隨心而勤四為心而股隨之艮九三為心其六二曰不拯其隨亦謂以二隨三耳艮上一陽能止者也今云其所守而逐物以勤可鄙甚矣故象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而感之專說者其情相通而應之至分而言之陽止而陰說合而言之陰陽皆止而說也止而說者正道也論夫婦之常則婦從於夫論婚姻之始則男求於女此卦艮下而兌上是男下於女得相求之正故取女而得是占則吉也夫婦人倫之本故以咸恒為下經之首而利貞之辭二卦皆言之尤以見聖人設戒之意也

初六咸其拇 拇足大指也 象曰志在外也謂感於四

初與四為應四之感以私而不免動其心初之應以私而亦已動其拇然處於至下故其拇雖動而未能遽進也不言吉凶者能止則吉不能止則凶是吉凶存乎其人而未定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

二與五本陰陽之交感者然五言咸其腳則不能感物矣五不能感則二不可以妄動故言咸其腓則凶而居則吉也 二有中正之德故云居吉 同書案九五咸脢感以無心腓在股下動而未動故二之變猶在勤止之間則猶在吉凶之外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隨四 執其隨本義以為隨下二爻程傳以為隨上

三與上亦交相感者然上六感人以言而无其實三亦不可以往也初為拇指二為足肚三為股股動則欲行愈甚矣蓋陰說於陽陽固易動而說人以言則其動尤易故戒三以固執其所隨則可若不能固執而輕往以隨之則吝矣 又案由拇升腓猶未遽動也三不能止而隨心以勤則下體皆動矣故二猶曰居吉而三直曰往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咸以人身取象下三爻爲拇爲腓爲股皆應乎上者也上三爻爲脢爲口皆感乎下者也上感人以言者五不能感人者四則感人以心者是六爻之中唯四爲感之主也然感人以心而不已咸其心者以有心之感也貞正而固也感人之道必正而固正則不以私固則有其常若感人以私而不常則豈能无感不通乎以九居四失正而不固非所謂貞也不貞則有悔矣故戒以貞則吉吉則悔亡也人之私感應者固不正矣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雖非不正然既憧憧以思而不出於自然是亦私也既私則是亦不正也人之心不能无思思則不能无往來然聖人之感人如日月寒暑其往其來皆出自然故所感无不一通无不應若憧憧往來則以忙迫之意而有計獲之私其往來者非自然之往來矣故是其朋則從其思非其朋則不從其思也感人如是雖所思正亦私也聖人之感人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九四者其猶未之及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

五不當心之位而當背肉之處則相背而不能感人矣如是則雖可无悔然居君位而失其道奚足

王弼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

馬融云脢背也

本義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變義之極惑人以變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梁梁氏說與本義不同

三百四十六

貴哉

上六咸其輔頰舌 程傳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女子小人之常態也

兌爲口舌而口舌在身之上故於上六言之也人之言語則輔頰舌皆動故又以三者並言也不言吉凶者言之以正則雖不能感人猶无凶咎唯言之不正然後爲有咎也 同書案說而在上感人以言其所以感者淺矣

䷟ 巽下震上 恒以九二剛中爲卦主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徐進齋曰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

恒爲常久之道能常久則亨而无咎矣利貞者常必以正也利有攸往者常必有變也正者不易之恒也變者不已之恒也蓋能常而後能變而其變也亦所以爲常常而非貞則或安於流俗或習於邪惡非常也常而不變則其守之也固其行之也窮亦非常也故既得其不易之理又必有不已之道其曰利有攸往者隨時變易也窮則變變則通也苟不如是雖謂之常也亦烏得謂之常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程傳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

恒之爲道能常能變之謂也彖傳言天地之道聖人之化皆是也而六爻者或知常而不知變或知變而不知常於彖傳所云者皆不足以當之矣初六與四爲應此常理也然四爲田无禽則不能應初之求而初乃深入以求之是知常而不知變者

程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義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義以復之以恒也義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事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

同書案世間萬事皆不可責效過急初六變恒之初與四爲應正當兵入之位故象爲始求深其在惟事爲欲速不達其在交友爲交淺言深其殆守常而不能審勢者歟

四震體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故不能應初之求

恒當通益互利恒反對成

同書案先儒謂二不當位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愚以為九二剛中不以變非其位為失故言悔亡以直著其久中之吉猶大壯九二之直言貞吉也

同書案恒益兩卦為兩象對易與為進退為不果恒之九三即益之上九也恒九三之不恒其恒即益上九之立心勿恒也三本有當位之恒祇因志從於上上既紛更而失常三亦操持而不定大節一虧百身莫贖恥辱之來乃所自取象曰无所容覆載雖寬哉無置身之地矣士之砥礪名節者其慎之哉

王弼曰居得尊位為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同書案上六恒極震終動而無節變恒之道者也庸人自擾然故喜新動為紛更以取覆敗其凶宜矣

也故雖正亦凶而无攸利也

九二悔亡

二以陽居陰處非其位有悔矣然以其久於中也故能亡其悔六爻之中唯二為彼善於此者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陽爻陽位乃其常處不當有動者也而過剛不中與上六為應故不能恒其德而或承之羞雖得其正亦可吝矣此知變而不知常者也

程朱說同

九四田无禽

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雖至於久而竟无成功如田狩而无禽復何益哉以人臣言之既无其功而又不能去乃持祿固位之人也知常而不知變者也

即田无所獲以見凡事之不得其所求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處得其中是能常其德而貞固者也然陰柔不能有為則亦知常而不知變者故占者為婦人則吉為丈夫則凶也

同書案恒以九二剛中為卦主六五為其正應為婦從夫之象故曰恒其恒貞而又曰婦人吉也然五居尊而又當剛位若以丈夫變此則為陰陽易位剛柔改常此雖同晨惟家之常矣故曰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震之終為振恒震者振也振動不恒也

上六處恒之極不能安常居動之極不能无動故以振動為恒而其占凶此又知變而不知常者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之為遯以二陰則初二成卦之主也然九五又主卦之主

遯 晦 旁通 遯 互姤 反對大壯

卦之爲遯以陰方盛長而陽退以避之也以人事言之則小人道長君子亦當退遯也退則其身雖窮其道自亨不然則道不能行身雖亨而道塞矣況身亦不能以亨乎然人臣之義有當遯者焉有不當遯者焉遯亨於在下位者以剛貞者以剛當位而與時行不當在下位者歟小利貞亦猶屯之小遯也其曰小利貞亦猶屯之雖欲遯亦安得而遯貞吉也夫國家昏亂而小人構禍非一日之故則以羅其禍哉若大臣之義則君在與在君亡與亡之進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而可遲迴顧戀

靖其難也亦非一日之力故必以小而正之言正之以漸不可驟也卦之九五以剛當位而與六二應是君臣相得固當隨時消息以弭其患而圖其治而以二之中正非剛躁固能得小貞之道者也此言乃程子之意朱子以小利貞爲小人利於正則又一義云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以居前者爲善居後者爲不善以六居初言乎人則柔弱言乎位則卑下而其遯也在人之後此危之道也然卑位弱人遯雖居後猶爲可也若不遂其遯而往從於小人則失身甚矣故戒以勿用

易安朱氏曰悲天憫人者聖賢不忍斯民之心當漏二皆是之時猶輟瑣不息況二陰犯長四陽在位出豈君子不可爲之乎遯諸陰退君子進遯雖以小者消而正也求濟而終不濟何嘗不去二非超然高蹈也亟子二陰而漸出畫猶以吾速其皇之殺也之者衰之想而知矣子范滂郭泰隱不逃視貞不回俗自李杜齊名而堂禍不及是又遯中之遯也嫉將以求有濟此卦所以戒小利貞之意也擬係身之意亦在其中矣夫象曰君子以

同書案遯之時二陽在四陽在位尚有爲之象也此知幾之君子已知著龜之將雪而明哲保身飄然遠引矣此亦爲上九言之耳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上九与二陰猶相遠故肥遯之君子也遯二陰在下能暇之日道而氣焰未張其志猶欲依附君子諸君子能以求有濟而欲去不忍獨上九則超然圖頓上既去而卦變者否於是名爲遯否之人者又將爲濟否之人矣

遠小人不惡而嚴即卦象之所以小利貞也

孔穎達曰遯尾厲者遯之尾最在後者也小人長於內者出外以遯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居後故曰遯尾厲也若厲既卦互剝卦有尾象剝卦上九小人剝廬是剝卦有尾象遯卦無尾象不言尾而用者假借也

同書案尾爲和象如既濟未濟之濡其尾曰遯尾者猶曰遯尾厲勿用者假往尾君之義也陰方盛長再長則不可制猶姤初六不言尾者假往見凶也

有攸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孔穎達曰處中居由非應之人也既非應之人便為而應之主物皆乘之而應順中和乘順事非固而應之故繫維之義若使居君子者故應而往

六二以小人言之則其道方長乃先害乎君子者也以君子言之則居大臣之位應九五之君所以禁絕邪黨而安全善類皆二之責焉故其過小人之進當如執之以牛之革而不能脫也二柔順中正得位得君此固其所能者而不能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程伯子 直安集氏曰初二兩爻小人當未與君子為敵及其未長而亟去之小人變化而為君子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居下之上非卑位矣而以比近於陰不能先遯而與陰相得是有所係戀而不能速遯者故有疾而危也占者以畜臣妾則猶可獲吉若在位當遯而又有所係豈其可耶 周書案天下有有所係而為能遯者耶故六二之占甘於陰說陽也其小人之諂媚乎君子者也遯九三係遯陰止陽也其小人之制乎小人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在四陽之中而以陽處陰又與初應是可為君子可為小人者也好遯者言與小人有交好而能絕之以遯去如此則為君子而吉也然有交好而能遯最為難者故言小人則否謂其不能遯也占者當是時處是事將為君子乎抑為小人乎其必有以審之矣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雖君位然遯非人君之事故但言君子之遯

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

焦弱侯曰剝卦陰剝陽也而取宮人之寵以順上遯卦陰驅陽矣而取黃牛之革以留賢老子曰聖人善救人是以無棄人

周書案六二以柔順之性為繫之初不特三爻所係即好遯之九四嘉遯之九五下應二陰其視為委蛇匪退之消而未即決於行遯也故則无所繫戀甚於肥遯之高者獨上九一爻而已矣

朱震曰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舍所好而去故吉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

周書案三係於二不能遯者也能遯者自九四始曰好遯君子下應初陰与小人有情好也然与陰不相比而在外卦已遠於小人矣其詰所謂不惡而嚴乎曰君子吉小人否者在君子則吉而非小人之福也

同書案九五嘉遯亦可作人君解曰嘉遯者嘉美能遯之人謂肥遯之上九也隨九五孚于嘉賴上六陰棄故可以拘係此則一往不顧必不能相助為理矣

上九不與陰應去陰後遠故為肥遯之象

王弼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同書案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遯則退止遯四陽在上君子已憲二陰浸長而急於引退至大壯之時四陽在下可以進矣而反曰止者戒躁進也夬五陽之世當以壯趾為咎壯頄為凶況大壯之時乎故卦爻之躁進者皆凶有止而不進主象受之以晉而知可進有進而旋有明夷之傷矣為君子者其可知進而不知退哉

而已五與六二為應而陽剛中正无所私比故為遯之嘉美而得正以吉也 又案六二留欲遯者不欲使人心之離散故曰固志也九五美能遯者不欲使士節之卑汙故曰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義肥者寬裕自得之言 項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

上九高而无位遠而无係能知幾以先遯乃遯之肥饒而自得者何不利之有哉

䷡ 乾下震上

大壯以九四當四陽之上為卦主 同書案大壯當以貞吉之九二為主猶遯五也 二以陽剛處下卦之中所謂大者正也

大壯利貞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急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

大壯者陽剛盛壯之時也陽剛之道未嘗不正而必戒以利貞者以其盛壯之甚則恃其剛而或過於理過於理即失其正也失其正則剛惡而非善矣君子而小人矣可不戒乎

大壯為通觀互剝反對遯

程傳初陽剛乾體而震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失以剛處壯頭居上猶不可以況在下乎故謂有其凶有孚之行也謂以壯往見得凶可必也

同書案貞即正正即中九二居中即得正矣女言於乾九二曰龍位而正中亦以居中言正非以陰陽當位言也易以陽為大象傳曰大者正也謂九二以陽居下卦正中之位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其為一卦之主可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同書案程朱皆以征凶有孚為其凶可必朱文端謂其凶也其孚也以為荊軻之以當之象曰其孚窮也壯士之志往往徑一死以踐然謂高安之解似優

夫君子之進也在於待其時時之至也在於戒其躁初九當陽盛之時固可以進矣然壯于趾而急於行則失之躁迫者也其行之凶有必然而无疑矣 同書案此爻之義與夬初九壯于前趾正同夬僅存一陰故云往不勝為咎知其可勝而憲其或不勝然亦止為小咎耳若大壯則二陰猶盛往必不勝其凶可必也

九二貞吉 以剛處柔故貞吉

彖辭戒陽剛以利貞六爻之中能貞者其唯九二乎二雖當壯時而居柔得中不過於壯既中則正可知矣故无他辭而止曰貞吉貞其固有非戒辭也 本義謂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 與梁氏說異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當剛 九四

三當壯時而過剛不中以君子小人處之皆非宜也小人而過剛則用其壯以陵君子君子而過剛則視有如无而銳於進貞固守此而不知變危之道也其壯如是如羝羊之觸藩籬而困其角凶咎可知也自三至五爲互兌有羊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不正矣故戒之以貞則吉而悔亡四雖壯之甚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且在諸陽之前以去陰害爲己任則亦宜用壯而不可以无剛者故如羊之觸則藩已開而角不困如人之行則大其車而輹甚壯此利於進之象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本義卦體似兌有羊象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亦無所悔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大壯之五上雖陰爻而亦言君子之事夫大壯之時戒於過甚而六五以柔居中如羊之忽然而亡不復抵觸矣如是則安有悔哉

本義易容易之易言忽然而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同書案朱子注類主疆埸解以本義爲未審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盛壯之時有進无退上居壯之終動之極故如羊之觸藩既不能退又不能進而无所利也然進固不可矣而退豈終不可乎若能艱以處之止而不進亦可吉矣

王弼曰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

䷿ 坤下離上

晉以六五爲主

大明在衆康侯象坤衆蕃庶象離日象位地之中晝日象離三爻日三象明順相際晉接象

三百七十四

六五 卦自觀來象傳曰柔進而上行謂六四進五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庶鄭音止奢反謂蕃遮禽也接音捷

晉者進盛之時雖不言吉亨而吉亨可知也以順而麗於大明雖不言利貞而正可知也夫朝覲燕賜所以明君臣之禮也稽之他經諸侯來朝而錫予者有三焉即位而來見一也六年五服之朝二也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三也此曰康侯者其諸侯之有功者歟當國家之明盛而賞有功之諸侯其禮之勤至當何如也坤爲馬故言錫馬蕃庶離爲日故言晝日三接凡禮至三者隆之極也如王三錫命出入三覲皆可見也以康民安國之侯而多受大賜顯被親禮則其爲天命有德而非私惠可

坤卦辭利牝馬之貞國元年左傳注坤爲馬蓋地用莫如馬也

高安朱氏曰進退大節所關況初六在下進身之始尤不可苟士君子秉禮度義雖進易退雖必憫迫于懷而抱道守貞優游自得義將終身貞也即裕也

同書案柔爻爲寬裕之象蠱六四言裕父之蠱可見

同書案愁讀爲揫卿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此謂六二具中正之德愈進而愈斂抑所以吉而受福

知矣彖辭雖主於一事而言然當是時有是德而得其占者於事固无不利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爲鼫鼠之行而初與之應則雖欲上進而彼乃見摧故云晉如摧如也若初六者亦如之何哉唯守吾之正而不自失則可以吉矣能守正矣而猶有不信者焉則亦處之以寬裕而自无咎可爾然是道也非遯世无悶之君子其何以能之

同書案直道難容進見抑於權貴落落寡合優游自得而以无咎所以然者初居下位未受君命初無職任故也象曰裕天咎未受命也孟子所謂我無爵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五

案六二有中正之德象曰受者介福以中正也豈不安於義命者

二欲進而愁則非安於義命者故戒之以守正則

本義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同書案九家易云碩鼠喻貪謂四也自古竊位蔽賢未有不由於貪人之效類者實之五技皆窮多為少善適足以取覆亡而已

吉而終能受福于王母也王母以陰居尊者也此爻之象占為先塞後通之義 又案初以退為貞吉二以進為貞吉君子所遇不同而難進易退則無不同

六三衆允悔亡 坤為衆 同書案晉升皆上進之義晉三衆允謂衆允其進猶升初六之允升也初為隱居之真士二為中正之良臣皆行其素志而可以為可以上進也安得有悔乎

人三為衆下之三陰皆欲進者而六三居其前故衆皆信之以同進而其悔亡也三之有悔以非中正也能亡其悔以處順之極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正義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蟲也

互艮為鼠而九四陽爻鼫鼠之象也四之位為大臣而不中不正上逼柔順之君下絕三陰之進如碩大之鼠貪而畏人貞固守此能无危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康侯之象非天子也

御案象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乘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為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有合於象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象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患君子之行也

同書案離象傳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是離五為王位而六五有公侯之象

又案九四晉如碩鼠貪人殷類時時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為康侯之象失得勿恤絕無計功謀利之心亦無成敗利鈍之念所以被遇龍涯為臣道之至大也

以六居五有悔也而處得其中則悔亡矣六五以大明在上宜為羣下之所順附者而下之三陰以順而麗於大明亦樂親附於五者也然九四以剛強不中正而隔絕三陰之進是下之順從者其失其得未可知也夫王者之懷服天下唯明其明德使天下自然嚮化而順從固未嘗有期必之心也如比九五之顯比乃其道也若不然而屑屑焉恤於其失得則必違道以干譽計功而謀利雖有意於服人而人有不服者矣王者曠大之度豈如是哉如五能失得勿恤則王道得矣如是而往何有不吉而又何不利乎

同書案坤有邑國之義故泰上六言自用師自邑告命謙上六言利用行師征邑國復上六言可用師征邑國君凶比而從者大眩以其國君凶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同書案遁而不已此名道也維用伐邑乃克已自治之象如此則可曰邑屬雖吉而无咎若遁而書之國字此而不安將不免於春矣

易象義中經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晉之極知止可也而復求進焉不可也離為牛而以剛居上角之象也進而摧其角凶可知矣若以伐其私邑則猶可以用其剛者然亦必危以處之則吉而无咎又曰貞吝者私邑內叛至於用兵而猶不能服則自反可也若貞固不變而窮兵黷武安得不吝乎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明夷者以地中成卦六二六五皆柔中順之德明而見夷者也故象傳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

明夷者以暗居明上而明見傷也以二體觀之則日入地中地傷日之明以六爻觀之則上六一爻為暗之主而傷下之明其下五爻皆明者而受傷於上六此二者皆明夷之義也利艱貞者明見傷於暗則其明者當艱難正固以處之乃免於難也艱者畏慎而无忽也貞者正固而无邪也艱而能貞處患之道盡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內卦離為雉故取于飛之象飛而垂翼已見傷矣然但傷其翼則未甚故尚能飛以避患也初去上位而害未及所宜速去也行而不食者窮日之力而去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

明夷旁通伐解互晉旨

朱氏軾曰離為象初与三皆為翼二巽互震行象離空腹不食象離三爻三日象坤離同宮之卦主人象

同書案為象離和為鳥巽是也俗諺象失之附會為倒以應文為主人似害於四坤載則未聞

利艱貞即象辭所謂晦其明也內順外順亦以晦之

同書案程傳訓知幾者君子之貌見非罪人所能識稽古君子生去聖千載申生白生其心之表洞燭身土宅人以為狂宅是也然訓主人為罪人恐未確易安用主張說易安用王弼說易安用朱氏曰君子抱之而不志知匹世不合而本行矣窮途羈旅安無飯王孫之漂母門投止安得器張儉之孔融君子為此困已極矣然吾安敢不敢杜絕以求合也

君子之事在常人之見固未免有言者然義所當然不可以人言而顧慮也或曰有攸往謂不度時勢而尚欲有爲者如是則公論之所譏矣故云主人有言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王弼曰夷于左股未行而壯也用拯中直不疑順而壯吉也

傷及左股甚於翼矣然得壯馬而速行猶可救其傷而吉也或曰二居大臣之位雖見傷而義不容去者故以壯健之九拯國家之難則猶可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離正南坤西南故云南狩同書

三居下之上與上爲應上暗主而三剛明故先儒以湯武誅紂當之也如狩之向南而得其惡之魁首无不克矣然又言不可疾貞者蓋俟天休命臨事而懼所以正其罪者亦不容於亟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朱子此爻之義善矣而丘氏之言亦若可取者今錄之曰入于左腹者六四入坤體之下也坤爲腹左者僻處也上傷人之明者而六四與之同體能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知其不可輔而去歸於九三此出其門庭也微子去紂而歸武王蓋

魁首无不克矣然又言不可疾貞者蓋俟天休命臨事而懼所以正其罪者亦不容於亟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朱子此爻之義善矣而丘氏之言亦若可取者今錄之曰入于左腹者六四入坤體之下也坤爲腹左者僻處也上傷人之明者而六四與之同體能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知其不可輔而去歸於九三此出其門庭也微子去紂而歸武王蓋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當明夷之時而居此地得此爻者當如箕子之正

馬安東氏曰二爲明主柔順中正故受夷而拯之與三皆股脇之臣二陰柔不如三之陽剛有爲

周書柔而夷六二與五皆六五皆順之中文明出地而進則用馬以拯而入地而夷則用馬以拯窮則夷於左股者未嘗之康侯之才所宜有不幸也君子觀於此而知斜況顯晦之有命矣

奉義放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

周書柔程傳以六四居陰柔小人盛盛君心奉義以下五爻皆爲君子而取其說如云此爻之義未詳而別立浮言遠去之辭邵氏謂坤爲腹上傷人之明者而六四與之同體能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如其不而輔而歸於九三比之徽子去紂而歸武王梁氏亟取此說同書當詔辭若大腹四比于三而應初故云入于左腹三在腹上爲心象蔵陽爻爲心臧九四亦以陽爻居腹上可謂蓋言入于下卦離體而知其見傷之心如樂附于九三易凡言門庭皆指初與二而爻言在其上故云于出門庭要之六四非小人也

又案此說未的初以坤爲腹若是腹在腹上指卒爻而言

其志也利貞即爻辭之利艱貞也艱貞固二義而尤以貞爲重失艱則死爾失貞則邪臣也其可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下五爻皆吉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

下五爻皆爲上六所傷者故皆云明夷上六乃傷其下者故不言明晦唯其不明而晦所以能傷人之明也始之作威如登于天終之隕命如入於地不言凶者其凶甚明不待言矣丘氏曰以商周之事觀之上極暗爲紂五近晦爲箕子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三與上應以明克暗爲武王二大臣而藏明於暗爲文王初去暗遠而見傷即避爲伯夷太公夫易之稽實待虛固非爲一時一人而發也然其配此六爻義亦當矣

同書集先儒說此爻之辭皆未善蓋卦名明夷下五爻皆爲君子明夷之時內難既作止知己其志而已并不知其艱也一以爲艱將有失其貞者矣

此以上爻爲五爻之義五居君位也爻辭不言君子而言箕子之明夷其君可知矣四于上爻極言君德之昏暗以見其但歸於傷夷之甚也

同書集先儒釋此爻之辭皆未善蓋卦名明夷而臨者以其初登于天而後入于地也日本照于地上坤上六變地之上本受日之光明故登天入地于上爻蓋之升天則爲明夷入地則爲明夷

本義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正位爲家人內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之貞家道之興也姬于五以美里之蒙難實基於思齊徽音之宜家此家人之卦所以次乎明夷也

同書集傷于外者必反其家周之興也姬于五以美里之蒙難實基於思齊徽音之宜家此家人之卦所以次乎明夷也家人雖男女正位然主於女貞故曰利女貞最難正者女之貞則男之貞則尤重女貞女在上中女在下皆以一陰主事當其蓋而中女所主尤難蓋中正之道故利女貞之義惟六二及以當之

家人利女貞

離下巽上　家人以六二九五爲主故象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卦之爲家人言一家之道也而王道在是矣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正而天下治矣其可忽乎利女貞者正家之要道也一家之中大倫有其三而所以正之者莫難於夫婦夫婦之道既正則父子兄弟之正爲易矣昔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道之所施雖遠邇之異而正家之道安有二哉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者閑於未然防微杜漸初爻言其未妄也

家人當通解及卦辭

胡炳文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新之推曰教子嬰孫教婦初來

同書案六二得坤之順而上卦為巽地道无成以順為正何遂之有故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鄭氏謂離上互坎卦中飪饋之象蓋坎為酒食故六二之中吉惟酒食是議乃所以為无攸遂耳

正家之道在正其始初九者有家之始也於是而有以防閑之則其悔亡矣有家之始如子之始有室始代父而任事始命於朝而為士大夫皆是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彖言利女貞傳言女正位乎內在六二當之矣故於二言女正之義婦人之道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於家事无敢專者唯順從而已矣故曰无攸遂言无有專遂而行之者也婦人之事如絲枲織紝以至於飲食饍羞皆其所當躬任也而飲食者所以為養尤不可以一日而廢者故曰在中饋言居中而專主乎饋食也詩所謂無非無儀唯

无攸遂在中饋則貞矣貞則吉矣

同書案治家之道在乎嚴正之中蓋然有恩以相接故五之感格言其交相愛也離三過剛不中不鼓走而歌則大耋之嗟喜慍之幸[illegible]棄失節以之治家非流于嚴厲即變為狎暱其過暱者即其過嚴之所致也然過嚴猶可過暱則不免於厲矣上九以剛居柔故威如而終吉由其終反身也九三以剛居剛故失中而終吝由其不終反身也

酒食是議其此二句之義歟然凡所事者又必皆以貞則吉貞者婦道之正也以四德言之无攸遂者婦德也在中饋者婦功也若推其餘婦言婦容之類皆必以正也六二柔順中正有其德矣然亦不可以不戒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治家而太嚴者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故以嚴則嗃嗃悔厲而終可以吉以寬則嘻嘻樂易而終至於吝此二者或過或不及雖皆失中然與其失之寬寧失之嚴也若夫九五之交相愛者聖人中正之道也而三固未之及也

同書案彖傳父子夫婦兄弟本義以爲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是以四爲五之婦三爲二之夫也宮語彖傳注于正家之道不必以此實之當以六二中女爲賢婦而初九之閑家則今子也六四長女爲賢母而九五則之假家則一家之主君父之象也上九一爻其爲祖之象乎

又案若只就二五爻言之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二語亦以盡之矣凡說易不可拘滯此類是也

同書案初九閑有家志未變而防己立克家之令子也九五假有家身既脩而化自行齊家之大人也

三百九十

六四富家大吉

卦之六爻四陽二陰而二四之陰皆得正位故於二言家之正於四言家之富富者正之效也夫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固能富其家者然家之所以富以男女之正也苟爲不正則驕奢淫佚睽乖分裂无所不至矣雖欲富安得而富哉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即家之富也故知男女之正雖不期於富而有自然之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而居尊位正位于外者也

諸爻通言家人之道而九五君位也故以王假有家者言之假至也王至於有家家道之成也夫自

本義善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同書案王者以一己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於是乎王假有廟周頌所以昔清廟也王者以一家之倫理正天下之倫理於是乎王假有家周南所以始關雎也

王氏曰家人之終家道成也故極言齊家久遠之道齊家之道以誠而本以敬爲用故卦終以孚威二者言之

庶人之賤夫婦之愚孰不謂之家者乎然求其父子有親長少有序閨門有法亦云罕矣是雖有家猶无家也唯王者則正身修德化先於家而倫理以正恩義以篤此王之至於有家也勿恤吉言勿憂其不化而自化也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於妻子而未化吾之道有未至爾故王者之正家唯躬行以率之盡誠以感之明禮以一之而其下之化有不期而然者矣若憂其不順而治之過剛則至於嗃嗃矣豈王者之道乎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王弼曰處家人之路居家道之終刑于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

陽而居上父道也故言正家之道備矣有孚者誠

以感之也威如者嚴以正之也失身既修矣而此二道者又不偏廢焉則始雖不治而終有不治乎其曰終吉者亦不求速效之意也

睽小事吉　本義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　睽卦六五九二爲主故象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兌下離上

睽乘之時小事則吉以時勢之難合人心之多疑也在他卦則五柔二剛多爲吉者而睽則相應者亦乘異矣故二之於五必於巷而後遇五之於二必噬膚而後合其合之難也如此是豈能大有爲者耶　何楷曰睽已睽矣不可以愈疾之心驅迫之也惟不爲已甚徐徐轉移以合睽之善孫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猶言小疵爲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之有悔以无正應也其悔之亡以其守正於下而不苟合也夫以下而求合於上則必上之求於我然後我往以應之爾若之何其可自往耶初不苟合初四是如馬之喪失不逐而自復也然是道也以望於在上之賢者可也以望之於惡人不可也故惡人者必見之則无咎不見之則殃咎至矣然此非聖人之達節者惡能之如孔子之於陽貨合斯義矣若未至於聖賢而欲見惡人而欲馮河也往則溺矣吁難矣哉　鄱言此爲見惡人无咎者難見惡人而非无咎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孔子見陽貨者詮釋象子之說爲

同書業象曰威於言反身之謂也忠誠者則自有威而畏厄脩身之事皆齊家之事而豈專爲威嚴乎然則初九之閑有家其道在於閑邪家道之成一本於脩身而已矣

同書業家人中四爻皆以位故爲家道之正睽中四爻皆失位故爲家道之乖渙中四爻亦皆失位則爲歸妹之凶

又業說文睽目不相聽也易辭多及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目不相視也蓋二女不同行之義又離爲目故取象以名卦而初三爻之爻辭皆曰見則又取相見之義睽卦六爻皆先睽終合故言遇主四曰遇元夫上曰遇雨而三之象辭亦曰遇剛也

王弼曰處睽之初居下體之下无應獨立悔也与人合志故得悔亡

項安世曰喪馬勿逐自復往者不追也見惡人无始末者不拒也此君子在下受睽之道主中爻曰方睽之時其睽未深矢馬逐之則愈遠愈遠愈遠愈激之則愈激愈睽故勿逐而自復其負復見之而以免咎也

小孔子見陽貨居說朱子

同書業惡人指六三也初与四志同道合開之者惟六三耳初將往合於四勢必与三相見故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前通震互坎兩互對睽

二與五應而五自睽乖有所間隔不能合於二然二在大臣之位不容不思以合於五也故當委曲相求如遇之於巷然後可以无咎焉然其遇之也非詭遇其於巷也非邪徑固自有其道耳大臣之事君如陳善以曉之積誠以感之順其美以導之因其明以入之唯宛轉以求合而不離於正理此遇合之道也能如是者其剛明中正之君子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陰必合於陽者也然三應於上而間於二四之陽則於正應者睽矣故其輿之行則二曳之於後其牛之動則四掣之於前以三之陰柔不正宜其舍

掣字雲作觸云牛角一低一仰与说文云牛觸相合與曳牛觸皆不相順之象

上九而附二四也然上之過剛而多疑能不見罪乎故輕則而彤其須重則劓其鼻以其叛於己也然三之附二四實迫於強勢非得已也上始則疑焉而終亦疑釋矣无初有終始睽而終合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處近君之位當睽乖之時而下无應與故曰睽孤然在下而孤乃其素也在上而孤由己之不交於下爾若能下交則安得孤乎故又曰遇元夫初九以陽在下安於卑下而不苟合於上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大丈夫者也四能與之遇則睽者可合而无窮位之恥矣然交

葛安朱氏曰九二与五居正應當睽之時必有間而阻之者孤踪萬里无由自達採心危慮深勤輒見咎敢言遇匪疚九二以陽剛居中而應乎五忠誠懇切其所素具也苟能竭誠以曲達其誠則亦无有不遇者矣

同書彙遇与睽相對遇主于卷者乃積誠以悟君非枉道以求合善處睽者也

朱氏軾曰下互離上互坎離為牛坎為車後剋車曳牛之象睽而後遂矣先為毀折三主无所陷在上天且劓之象

見豕負塗即上之鬼三

同書彙四以元應者孤苟能遇元夫則不孤矣

又案元夫指初九元者善也元夫猶云善士也對初九文辭見惡人雖相比而言四得元夫以相孚則六三之惡人雖不能為害矣

噬嗑二支曰噬膚言去開之易也睽六五亦曰噬膚謂合睽之易也就卦變言二以五為主自卦變言五以二為宗

同書案厥宗指九二也睽卦二與於噬嗑者惟二爻變耳故噬嗑六二曰噬膚滅鼻而睽九二曰厥宗噬膚也

接之道貴於有孚然後賢者能應之而又處之以惕厲則可无咎也求賢而必危厲何也蓋睽乖之時人心多疑苟不惕厲則讒人間之而睽終不合矣此聖人之深戒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同書案二謂五為主五謂二為宗君臣之交合矣

陰居尊位而上下睽隔乃人心疑散之時宜有悔也而其悔亡者以二能委曲以事君而五得以全君臣之義也五二君臣之分素定猶宗親也二既委曲以遇五則五當深親信於二是於其宗如噬膚之相入也睽而合者如是是唯无往往必達矣夫何咎之有

遇雨之日和衷焉多逐至四遇元夫而孚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无咎而二五合矣二與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二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終睽者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極而生疑六三在下不見也睽極而將合故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蓋極則通睽極則和也

上九與三不合是睽孤也上剛極而躁暴明極而多疑而三乃附於二四故上深惡之如見豕在於塗而鬼在於車未免以寇讎視之也然原三之本心乃迫於強而非其罪也故先則張弧而欲射後則說弧而相親於是乃知三非寇也實婚媾也陰陽既和則可與共事而有成功矣豈非如遇雨而吉乎始睽而終合先疑而後信其象如此蓋世有異常之事則必有異常之象也

同書案上有正應卒不孤也特以始睽而成孤迫羣疑亡則孤睽後合而不孤矣

艮下 坎上

同書案家人中四爻皆以位睽則反是睽初上皆陽剛同家人上九與之吉反見之謂也齊家之事未有不本於修身者也睽上九遇雨而吉則羣疑亡也疑之功未有不在於格物者也

蜜云蒙面睽卒未濟石朝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之爲占何以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也蓋西南平易坤方也東北險阻艮方也蹇之九五變則爲坤而出乎險矣豈非利乎若入於東北則方出險而又入險矣豈非不利乎利見大人者九五陽剛中正之主而方在險中在下者固利見之以共濟乎蹇也利貞者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利在於正而六爻自二以上皆得正位是亦貞之道也

初六往蹇來譽（待時而進）

蹇之諸爻皆以往來言之而說者多不同竊求其意象辭言利見大人者利見九五也九五言朋來者以上下皆來助之也以是推之則諸爻之言往者去九五而不助之也如是則往來二字諸爻之義皆順矣如初之往蹇來譽言去五則益蹇來助五則有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五謂上）

六二不以往來言之者以二應於五而已任其事非去而不來者故但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乃爲王而已矣處多難之地者非爲其身之故也乃爲其君而已矣其曰蹇蹇者二與三四爲互坎有重坎之象猶重乾而曰乾乾重坎而曰坎坎也

九三往蹇來反（及我之陰）

同書案朱氏曰西南喻平易君子居易以俟命東北喻險阻小人行險以徼幸也

同書案蹇有二卦五體皆自艮卦來蹇與九二往居坤體之五坤往西南故曰利西南往得中也六來居二之爻爲艮居東北故曰不利東北

同書案往蹇者言往而入於坎險也來譽者言止於其所有知我之譽也

此解似勝

又案初二四上諸爻皆言往來往者皆謂上卦坎險也來者皆指下卦艮止也犯難而行幸罹於險不若且止居吉惟六二不迫處難九五自朋來之助故不言往來

朱氏曰不自有其躬乃能彰天下之重

王申子曰蹇之君臣濟蹇者也其不見險而要之止乎其止者要蹇之事也不止者濟蹇之事也

同書案諸家曰往蹇來及內喜之也十六二樂得陽剛以爲助也三以二爻內故曰內喜之上以五爻內故曰志在內

者以上下皆來助之也以是推之則諸爻之言往者去九五而不助之也如是則往來二字諸爻之義皆順矣如初之往蹇來譽言去五則益蹇來助五則有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五謂上）

六二不以往來言之者以二應於五而已任其事非去而不來者故但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乃爲王而已矣處多難之地者非爲其身之故也乃爲其君而已矣其曰蹇蹇者二與三四爲互坎有重坎之象猶重乾而曰乾乾重坎而曰坎坎也

九三往蹇來反（及我之陰）

同書彖程傳朱子本義皆以來爲來就二陰是也彖曰內喜之可謂爲二陰之所喜也蓋三爲艮主不謂見險而能止者梁氏以爲來助五失其義矣

同書彖來連二於九三也

同書彖語蒙於初來字皆未詮釋蹇初三四上皆之往來往謂上行來謂下就及出於其所也惟二五爲濟蹇之君臣故不言往來以明難之不一而避五曰朋來猶復之朋來无咎此往來之來也

坎一陽居坤體則爲坎險之象若眾陽朋來則爻例爲乾險象乃平矣卦辭曰利西南故取坤之義

同書彖上六本无所往其曰來者承就五也彖曰志在內也似以下應九三爲義然上在卦極則心向內以五爲內而此六四曰外比之亦以下交爲內上交爲外也曰利見大人曰往有功也非五而何

解以九五六五爲主爻依曰往得眾也指五也又曰乃得中也指二也

同書彖九二爲卦主

本義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无所往守宜早復守靜爲吉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同書彖解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故曰利西南二居其所而不遷故曰其來復吉

四與上皆比於五而三獨非比非應去而不能助五者故勉之曰往蹇來反言來助五而復於臣職无爲離畔也 又案反者反而復於其所也復回劉反是反即復也解卦辭曰其來復吉亦謂復於其所曰反曰復其義一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指九三

四近於五故曰來連言當與五連力以濟險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濟蹇之大人也 同書彖朋來謂眾陰皆來從陽險也

五剛健中正而陷於險中乃遭其阨運而非自致亂者其曰大蹇猶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也當是之時凡有志者皆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矣而況於有位者乎其得朋來之助亦宜也非幸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九五

上六者非高位之臣則高世之士也而以五之在難亦來助之則必有碩大之功矣利見大人見五

坎下 震上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難之解散也難之解散利於平易安靜故曰利西南西南坤方平易安靜之地也无所往謂難既解而无復有爲也復者復於安靜之地也人心樂於安靜者其常也至於禍難者豈其所樂哉今幸難解而復安靜是復於其常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所爲則早往乃吉蓋除亂去惡貴於乘勢苟

濟蹇者即和之待時四之協力亦莫非爲已所用者而九三陰劉本方同志更無論矣又案朋來固無指眾陰无以六二蹇蹇王臣爲主猶解四朋至拇而云言也

解者迎家人互既濟互豫解蹇又案彖傳往有功也本指射解陰之事

亂滋而惡甚則用力愈難而前難之解者且將復合矣時哉不可失其夙吉之謂歟

初六无咎 上有正應 胡炳文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象在言中不復言也

難之初解雖无所爲亦无咎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難之解者時也而亦由於人也解六五陰柔而九二剛中則解其難者二也故云田獲三狐狐者陰邪爲害之獸也去其害則難解矣得黃矢言以其中直故能解其難也二能以中直而去邪則正而吉矣 九二傳所謂其復吉乃得中者也乘直守中 小人望而生畏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居坎體之上三四五又互坎坎爲盜故寇之象也 同書案卦與困似惟五爻變耳解三與困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亦極相似此云負謂承四陽如負重也云且乘謂兼乘二剛如乘車也

以陰居陽處非其位故爲負且乘之象而致寇至小人見罪於君子君子非寇也自三言之則寇爾貞吝言貞固守此吝之道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初六陽爻爲朋謂二也指初 初者四之拇朋謂二四兩陽皆任解之責者 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於三爲其拇也三爲之拇則失初之應

初六居下拇之象也在人則小人也難之方解正君子道長之時也而四與初應則爲累矣故必解其拇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矣 陽剛爲君子之朋 解而拇者明其與初相應也朋至則相孚初爻象辭所謂剛柔之際也與陰相應以剛變柔故曰朱書位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陰爻 有孚于小人者雖小人亦信君子之能解難也

世之所以致蹇難者小人也六五爲解之主而與三陰同類是小人未去也將何以爲解乎故君子之有解而吉者必驗之於小人之退也

狐隼皆小人之象狐順而隼猛

鄭汝諧曰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指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而言也

王申子曰隼指上以其柔當謂之狐以其陰鷙謂之隼上以陰居一卦之上陰鷙而居高者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者大臣上六也隼者鷙禽六三也六三負且乘爲有罪者上六能去之則悖亂者解散矣故其象爲公用射隼而獲无不利也

同書案繫辭傳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弓矢即九二之得黃矢射之之人九二也此爻公指二而隼指六矣終

☶☱ 兌下艮上 損以損下卦上畫益上卦上畫爲義則六三上九成卦之主也然所益者君也故六五爲主卦之主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本義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

程傳損飾所以存誠

損之爲卦與謙同意未有謙而不益者矣亦未有損而不益者也然損之爲道必有孚誠非孚誠則僞也豈能久而不變乎故損而有孚則大吉矣於義无咎矣可貞固而守之矣可以往而有爲矣然

損益之大者莫大於禮而禮必始諸飲食也故又設爲問答曰損之道當何所用哉雖二簋之薄亦可用享矣夫損者損文而存質也損過而就中也損欲而存理也推二簋之義凡事之當損无不然矣

朱子發曰已事止事也事有當損於初速如拯溺救焚可也事已成則不可損矣然過則非四所堪不及則損之无益尚合乎六四之志而已遄者如魯人欲以璠璵葬夫子歷城而止之是也 階

同書案說文引作已事遄往釋文已本作以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顧炎武曰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如子剛莫貴乎速云四使遄有喜損初之剛也 遄速也

初與四應而損其陽之實以益陰之虛此當行而无疑者也故言當輟所爲之事而遄往以益之則无咎也然損己者又必酌量之可也使彼自滿而不受吾之益則雖欲益之亦何從而益之乎

案此用本義與程傳異孔疏謂不事靡事而往當竟事速往

同書案初之遄往往損四之疾也酌損之即謂損上之疾也損上之疾必斟酌其淺深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正義三人謂自六三已上三陰上一人謂上九也下一人謂六三也

初之益四則曰遄往二之益五則曰征凶何也蓋初之陽居下而得正則患其自守而不能益人也故勉之以遄往二雖剛中而居柔則患其不貞而枉道以說人也故戒之以征凶其地不同而其事亦異也然二之不往非終不往也唯守其正而待上之求然後益之爾是則弗損其貞者乃所以益其君者也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兌之主也上九艮之主也兌之陰不與同體之二陽爲偶而與艮之陽爲偶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艮之陽不與同體之二陰相應而與兌之陰相應此一人行而得其友也陰陽相友而生生之道不窮矣

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遄者初九

初九陽剛已事遄往爲能損去六四陰柔之疾使之速愈勿藥有喜也如是則四受初益可以無咎矣

六四近承六五而柔弱之甚苟非求益於在下之陽則何以損其身之疾哉然欲損己之疾而不能急於求善人亦豈能樂應也故初既遄往則四亦遄喜所以喜者以損疾而得喜也而又何咎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益五者二也

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

人君居天下之尊位則當受天下之大益六五柔中而虛己以應二則能受益者也九二剛中而自重以待五則能益人者也故其益之大如十朋之

郭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是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

同書案離象爲龜頤和言靈龜以上下兩陽中含四陰有離象焉損上一陽下二陽而三陰在中益上二陽下一陽亦三陰在中卦象皆似離与頤卦同故損五益二皆言十朋之龜

又案當益損之極以益下爲急得此无家之臣其益下也大矣大畜不家食指上九而言卦象与大畜相似故上九爻辭亦曰得臣无家

所謂惠而不費

同書案本義詔弗自損而能益下即惠而不費之意程傳謂不損其下而益之似當以程傳爲長蓋損之極即益之初也得臣无家之心即利用大作之本

龜多而可寶蓋五之於二必先致敬盡禮如二之於五則自當責難陳善矣以如是之寶而益於五五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其爲大吉也宜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王者以天下爲家

上之損以益下者以恩惠言之也然上之益下不待於損己唯以天下之益益天下斯可也如欲養老者非人人而養之也但教之樹畜使之自養其老爾欲富民者非人人而富之也但禁其游惰而使民之自富爾此豈非弗損而益之乎如是則可以无咎矣然亦必以貞則吉而利有攸往也得臣无家言其效之大也家者大夫士也得臣則爲王

同書案臣即指上九臣而曰无家蓋公而無忘私國而忘家者也

公矣

王肅曰虛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弗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執故无家也

䷩ 震下巽上

益以損上卦下益益下卦下益爲義則六四初九成卦之主也故君施之而臣受之故九五六二爲主卦之主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同書案震巽皆木舟楫象也故象傳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損下益上則爲損損上益下則爲益乾下坤上損乾上爻益坤上爻而成兌艮其益在上也故爲損乾上坤下損乾下爻益坤下爻而成震巽其益在下也故爲益益者損之反也處益之時何所不利哉於安寧之時則利於有爲於險危之時則利於濟難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其足以有爲也非以其德乎震巽二體皆木之象其足以濟難也非以其才乎既有是德而又有是才以一身之益而爲天

益旁通恒 互剝 反對損

下之益益之爲效亦大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又案益之初即損之上彼先言无咎此先言元吉若一也在上故曰反在初

損之損下益上則受益之多者上九也益之損上益下則受益之多者初九也初既受上之益則不可徒然而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言當大有爲以報上也大臣之於君必敬其事而後其食可也況受君之大惠而可以不效其忠耶然設施之大者必大善而吉也若非大善之吉能无咎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倒損爲益益之二損之五也故益之二爻與損五同　鄭推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帝克違鬼神益之也享用享于帝帝告天益之也未貞弗違況於人乎鬼神乎

六二虛中處下能受上之益者也然陰柔之性患其不能貞固則所以求益者或非其道矣故戒以永貞則吉也王用享帝未詳其義得非以帝出乎震歟　鄭維嶽曰王用享帝言王用六二以享帝也古人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不中正而與上九之陽剛爲應如人受橫逆侵加而困心衡慮以反於善者故爲益之以凶事而可以无咎也若有其孚誠而合於中道則又可以告於公上而用圭以通信矣蓋又爲朝覲聘問之吉占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而遷作都是也古者事大國必遷都以就之故曰遷國

六四爻皆不中故戒之以中行也近於六五則爲

同書業損益反對卦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損卦損下一陽以益上而受其益者五也益卦損上一陽以益下而受其益者二也故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同書業損益反對卦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損卦損下一陽以益上而受其益者五也益卦損上一陽以益下而受其益者二也故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奉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部之吉占

萬安朱氏曰六三占損四同事吉則益凶則損用四事者以損而益也損之以懲雖試之以盤錯而後條心危事慮深懲戒震勤過可補而切以著矣三不中不正其不見行於上久矣況位而有學矣那乃矣告公用圭而上下之情始通者享矣告矣書之用陣我出德嘉績于朕邦此之謂也

得君者故有告於公則從也遷國者必順下而動又互體坤爲國邑故利於遷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不言益而爲益之大者如天施地生而其益无方也爲人君者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則其治天下以大德而不以小惠有周徧宏大之度而无偏滯固狹之私此其爲益亦大矣然人君之益天下如天之生物其春生秋殺陰潤陽煦天之心固无私也而物生之不齊則天不與知焉故既有孚惠之心則勿問其效之何如而大吉可知矣夫上下之間感應之機如桴鼓影響之必然者上既以至誠而惠益於天下則天下亦至誠而感吾之德以爲惠所謂勿問元吉者於此可見矣以聖人之益而同於天地之益豈非九五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當益下之時而以九居上故莫益之而或擊之以其在人之上徒務益己而不能益人乃取禍之道也夫天下之理聚必有散盛必有衰其聚也盛也豈可恒哉唯仁者則知其理不可恒故散財以得民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小人居之則但知益之爲恒而豈知自損乎其曰立心勿恒戒之也言立心勿以益爲恒也以益爲恒不免於凶矣

同書案向來論此卦者以九五爲卦主愚謂當以九二爲主蓋五比於六其文辭爲首陸而文象曰中未光不得爲主又卦辭之孚號不利即戎與九二之惕號有戎相應又五爲君象揚于王庭者非九二而何象傳曰得中道則二之爲卦主無疑矣

四百〇八

䷪ 乾下兌上 夬以上六爲成卦之主九五爲主卦之主 洊酢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誕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者以陰陽而決陰陽以君子而決小人也君子之決小人必揚其罪於公朝使人共知然後加刑焉蓋陰居陽上小人而淩君子此其罪之大者也既正名其罪无不服矣然亦必盡誠以呼號其衆而處之以危厲斯可也蓋不盡誠則君子未信而无以固吾勢不惕厲則小人陰謀而變生於所忽事之不濟職由此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言當自治而不尚威也夫君子異於小人者以正之勝邪而仁之勝不仁也苟不自治而行不合理專恃威力則吾之所以異彼者亦幾何哉小人既去矣則君子利有攸往矣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其孰能阻之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朱子語類云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陽決陰雖正然在上而決之則職之當然在下而決之則思出其位使決之而勝猶不可也況不勝乎初九在下而任決之事如趾在下而壯于進者也往而不勝能无咎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位乾中惕象上承兌口號象 程傳曰懷兢惕而外發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五以陽居尊位主決乎陰者也然五近於陰如莧陸然而二與五應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是助五以決陰者二也惕號即彖辭之孚號有厲也能如是

胡炳文曰復利往往而爲惟爲泰爲夬也夬利往往而爲乾也

高安朱氏曰大壯初九曰壯于趾此曰壯于前趾大壯四陽夬進而五矣

同書案高安此說本之朱子語類及本坡解

夕惕无咎有備无患之象

高安朱氏曰惕而號孔明之出師二表宣公之奉天詔命是也加以設防警柝何恤乎莫夜之戎乎

御案曰惟無事而惕號故有事而能勿恤

夬旁通剝 互乾 反對姤

郭氏雍曰夬与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之壯三者小人用剛之事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之我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高安朱氏曰獨行對衆陽言諸陽惟三與上應王導所謂不幸而出臣族當日周戴諸公雖諒其無他未嘗不慍見于色而導卒能平逆敦而全百口庶幾君子之道歟

同書案九三以剛居剛志除君側之惡雖曰壯頄有凶然一決再決烏能已哉故如雖為濡有慍而終必无咎曰夬夬者正所以勸其決也

二百七十五

則雖莫夜有戎可勿憂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本義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夬与大壯相似故初六壯于前趾三言壯于頄

三以剛居剛而過中則其決去小人必悻悻然而形於面目故云壯于頄言剛壯見于顴骨也如是者凶之道也然三之剛壯乃君子之夬夬雖過而不過也夬夬決其所決也三在衆陰之中獨與上六為應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有慍怒宜其決之壯矣是其有凶者不足為凶而可无咎也蓋君子而惡小人固其常情至與之有故而能去之者尤人之所難也其決之雖過又何病焉

同書案夬之九四即大壯之九三也夬之上體為兌之有羊象故曰牽羊悔亡也大壯互卦為夬其三爻即兌之初故亦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也

同書案始五言已亡所以陰類之暗長貴在消患未萌也夬五言莧陸所以見陰類之難除貴在除惡務盡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四陽爻本剛決者而居於陰位又為說體故如臀之无膚而次且不前也四居大臣之位當佐五以決陰而次且如是則欲小人之退難矣為四者自知才力不足則當舉賢讓能以避其位斯可也牽羊者前以牽之則不行退而隨其後則行矣九三欲決小人而壯于頄此勝其任者也四若能讓三居前而已處其下如牽羊然則其悔亡而小人去矣然以四之當決不決雖聞是言必不信也占者因不信之辭而或能信焉庶无悔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項安世曰寓夬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皆以夬之明之三謂之遇雨五謂之莧陸皆与陰俱行者也

九五爲夫之主而比於上六如莧陸感陰氣之多者也然五剛健中正能決其所決者故合於中道而无咎也朱子云莧陸二物莧馬齒莧陸商陸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胡伸虎曰一陰尚存若无卦辭之學號二爻之惕號則惠生所怒終必有凶吁說似得徽戒君子之意與本義異

衆君子去一小人則爲小人者勢孤而援絕矣故无所號呼其黨而終有凶也 蔣悌生曰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出者爲君子之計苟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改凶

䷫ 巽下乾上 姤以卦六爲成卦之主九五九二爲主卦之主九五之尊主姤二雖有制陰之義而剛遇中正必歸合幸之主 同書案書以九五爲主姤其志爲勿用取女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生於五陽之下女之漸長而壯者也取以爲配是 同書案書以九五爲主姤其志爲勿用取女

姤者陰與陽遇也夫陰陽之消長固自有常非陽緩而陰驟也然聖人之作易常扶陽而抑陰故陽之長也唯恐其緩而陰之來也恒憂其驟姤之爲卦二陰始生而羣陽所不覺如卒然而來與之邂逅故謂之姤也陽之生也於復之一陽尚微而必曰朋來无咎至於四陽然後謂之壯而陰之生也於一陰已謂之女壯矣陽剛健而陰則柔弱也而何其壯之甚歟蓋以一陰而遇五陽雖未盛壯而已敵陽矣既敵於陽謂之壯可也陰陽相配合者也而戒以勿用取女者蓋陰順於陽則其配也陰與陽敵則爲仇矣其可取乎聖人之戒深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陰質而躁凶羸豕象

此爻言以陽制陰之道也夫陰始生而制之當如以柅止車之進而以金爲柅則堅之至也又從而

又曰小人之群有二一冀台合其同類一國見憐于君子然同類已多矣君子志在決陰不決不已號即益乎曰使有凶戒小人即所以儆君子也唐張柬之不誅武三思未免武氏勢漸盛可如去惡之不可不盡也

雜卦用卞文作遘

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

辛義決是則石純乳四月之卦至姤漸漸一陰而見而爲五月之卦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壯不矣而壯至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

同書案金柅指九二也金爲陽剛之象柅所以止車之進喻以陽制陰

同書案姤以遇爲義初六一陰不取其與九四相應而取其與九二相比繫于金柅二二當即指九二三體

同書案初六微陰在下女壯之象在卒爻則謂之羸豕在二與四則謂之魚皆取陰類。豕雖羸而壯之兆已成故曰有攸往見凶

又案羸豕孚猶中孚之信及豚魚也躑躅乃欲進而不前之貌義見說文

音義包本亦作庖

王弼注訓廚

同書案不利賓者言二之于初當容畜遏制之不宜使之作賓于王也觀四陰之卦其六四曰利用賓于王二陽在上不爲弱也姤一陰而不利賓初陰甚壯不爲長也

繫之則固之甚也然其制之不可以不慎故當以正則吉有攸往見凶言陰進之時陽不可有爲也唯安靜守正以阻陰之進亦可矣若有所爲則是不能與時消息也其免於凶乎羸豕孚躑躅言陰雖尚微而其跳躑不靜已必然矣當此之時尚可以有爲乎古之聖賢未嘗不欲有爲也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乃免凶咎之道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初六 衆陽 不利賓謂不可及他遇以義制之使者一也

二與初遇而陽能畜陰故云包有魚能畜陰則陰不爲害矣故云无咎一陰生則陰爲主而陽爲賓陰若進而與衆陽遇非衆陽之利也故云不利賓

同書案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皆與一陰同體而中隔一位者也故其爻辭皆曰臀无膚其行次且

又案初之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三之象曰羸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是三之不爲初所牽引者亦牽矣然初方爲九二所牽制亦安能牽引九三哉

同書案含章即象傳品物咸章之章指初六一爻而言也坤六三之含章與之六五之來章皆謂陰厥陽位林希元曰含章不是金元所事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未萌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三過剛不中欲下與陰遇而爲二所隔故如臀无膚而行次且然不遇於陰可免其害故雖危而无大咎

同書案姤之九三猶復之六三也後三頻復得失幸常行止未定猶此爻言其行次且也彼欲從初陽而未果故未爲吉此則從初陰而未果故不至于凶後九三云厲无咎此云厲无大咎可以互參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 幸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能及於己

四與初爲應而初爲二所得故云包无魚此爲人上而喪其民衆之象也起凶者言自作凶非人之罪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同書案復六四中行獨復此應初而起凶何也復六四與剝六三剝之无咎爲一例姤九四包无魚起凶與史九三壯頻有凶一例也夬窮于上故易制姤生于下爲難圖無制服之方轉起遠民之謗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初六 象傳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章即含章之章

以陽制陰者九五爲之主也然五之制陰者以九二爲之正應二能包畜初陰不使之進如以杞葉

此說未是

又案含章與包瓜同意言含陰之義即包含之謂也蒙九二包蒙泰九二包荒皆以陽包陰

杞木高大當是指五非指二

同書業異為木杞參和六陰柔瓜象

又業剝一陽僅存於上則苞碩果已不食者喜天心之未盡泯也姤一陰始生於下則為包瓜已有隕者異天心之曲可回也

梁氏龍戰之說未安不如本義為當

同書業姤九四以陰承初也姤卦自姤至剝十一卦九四正當其中故曰姤角知其志之窮矣九四壯點戒其行之躁其義一也

本義亨字衍文

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居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亭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至於宗廟之中王者下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於太廟是也

而包瓜也瓜在下乃初陰之象杞木之高而堅者乃九二之象五既免於陰之進凌則當含晦章美以俟天命而已有隕自天言天運之復也陰之極則陽必復生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乾為龍剛而居上角之象也陽極於上而陰生於下則上之與初雖非比應亦相遇者以剛極之陽遇方進之陰則與之相薄矣姤其角者其龍戰之謂歟同書業姤上九絕遠和陰猶濱上未之絕遠和陽也知遠濱之山則和姤角之无以陽而與陰戰固可羞吝然戰而退之則陽免於害亦可无咎也同書業姤上九龍吉悔參看

坤下兌上 萃以九五為主而九四次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同書業萃溪皆之假廟而萃獨之用大牲吉者內卦坤為牛外卦兌為羊大牲之象兌為口舌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我將享我將享維羊維牛神固有心備物為誠吉也

萃聚之時而王者至於有廟此萃之至也夫王者之有天下則所以一天下之心教天下之孝莫大於宗廟宗廟既立則已之精神以誠而聚可以交乎神祖考之精神以誠而聚可以享其祭皆萃之道也利見大人者當萃之時又必大人以治之乃享也如聚人以財者固萃也然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則所以治其爭而保其聚也此非大人而能之乎利貞所聚者利於得正也所以萃鬼神萃人心萃貨財凡有萃者皆當以正也不正則萃以致咎

同書案天下一家之世物力滋豐王假有廟以致孝享備物承祭禮所當然非是則一己之精神不聚即祖考之精神不聚

非亨之道矣用大牲吉言祭祀之所用也以是推之如朝聘燕饗之類莫不然矣其必大牲者非過侈之謂也時之豐富則其物宜稱若一於儉薄則所謂以天下儉其親者非聖賢之行禮也聖賢之行禮與時隆殺如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是也其用大牲者亦天理之當然而已矣利有攸往當萃之時可以有爲也夫人心既萃則動无不順財貨既萃則用无不周於萃之時而有爲功業可就也萃之爲道將安往而不利哉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又案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是所謂乃亂者思慮疑亂非爲亂也

同書案初六与九四爲正應乃有孚不終息而息亂息而求萃若呼號以求正應則四必說而應之一握之頃將變號咷而爲笑矣錢氏志立曰可以破涕爲笑如同人之失號咷而後笑是也勉之以勿恤往无咎果能往則不終者將有終矣

又案先有牽引之義故先上六稱引先萃上卦先而六二与九五應故曰引吉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

高安朱氏曰人臣體國公忠而形迹之間偶失檢點則啓將釁者不少矣學者二之所自有聖人恐其形迹之或疎也故以用論勉之

人之萃者必以正初與四應本相信者而乃近比於二陰是有孚而不終爲亂而妄聚也豈爲正乎既比於同類若又號呼其正應則其同類羣聚而笑之矣一握羣聚之意也初若能勿恤其笑而往從於四終无咎矣蓋人不能无過而貴於改過苟其當改而速改之雖衆之所笑又何病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程傳禴者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當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

二應五爲萃之正與上下二陰爲萃則非正矣如二者於同類之中當自引去以從於正應斯吉而无咎也二雖陰柔而處得中正能自引拔而不隨人後者也孚乃利用禴謂有其孚誠則祭雖薄物

同書案引說牽引其同類以萃於五乃先上六引先之義也卦辭用大牲吉爲王假有廟之象若在下之君子則但取其誠信無嫌於簡薄矣

亦可交於神明也豪言用大牲吉而二言利用禴者或情文之必稱或去末以存誠卽不必同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又案萃與嗟如与節六三萃如嗟如相似

陰必求萃萃於陽者也三在二陽之下欲求萃於四則四非其應欲求萃於五則爲四所隔故不得其萃而至於嗟歎如是則何所利哉然三本與上同類而上亦无與萃者故二爻雖非正應亦可以往而无咎也然上乃无位之爻又求萃不獲然後從之雖得其萃亦小吝矣　信義皆泥必大吉從之爲无咎之文辭吉而象曰位不當也四之萃非有位而君臣同德不而增非大吉故文辭吉而象曰位不當也　同書案三与上皆无應与而失所萃者上者失位之象故不免齎咨涕洟三居下位之象則嗟如而已往无咎者往從於四非往從於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卦惟四五二陽五居君位固下之所萃者而四近於君亦下之所萃如是者非處之以大善之吉其能免於咎乎夫以周公之大聖其忠誠之心皎如日月人孰不知也然在嫌疑之地而得人心之歸猶不免於流言者而況忠誠之不及者乎況爲齊田氏魯季孫者乎四以陽居陰爲不正故有大吉之戒云　与益初九元吉无咎之辭同　傳義皆云如是而有未信者未說殷周此用王氏宗傳之說　象曰位不當也　象曰位不當也　蓋曰位不當也　蓋曰位不當也　同書案功名之地衆所歸往君臣之間嫌疑易起一有收攬之心即爲忠誠之累繇之吉比四順從之貞吉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爲萃之主則萃而有其位矣宜无咎也然有其位而不能信故又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亡其悔五剛陽中正而言匪孚言悔者爲有位无德者言之也若素有其德則何有不

胡炳文曰比五陰皆比五之二陽萃四陰皆聚歸五与四之二陽五旦萃有位四之三旦位而得眾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又案元吉无咎無咎悔焉　信義以爲必大吉而後无咎未詳　蓋曰位不當也

同書案比萃如嗟如皆爲往連未定進退无常之象　象曰位不當也

萃義戒在者當亟擇不正之強援而速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高安朱氏曰上以陰柔處卦之終在五之外不得所萃孤臣孽子君門萬里无由自達危懼不安于心而咨嗟涕淚比初之號三之嗟其怨艾懇切更有甚焉故无咎也

同書案升卦體似師所異者三爻陰爻爲陽而已故有用師之象南征者征伐也逆之異於升者亦惟二一爻逆上六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足證此南征爲用師之象也易坤體在上者多言師不獨此三卦而已如泰上六曰勿用師汝上六曰勿用師又曰丞于十年不克征晉上六曰明夷于南狩比而觀之甚義自見矣

又案升與萃反對萃言祭升言征者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平社迭乎禰禍於所征之地然則升九二之利用禴者書爲師祭如詩所謂既伯既禱也

孚乃利用禴與萃二爻同以陽剛之才事在築之主必小心寅畏而後寤謗息而上下之交益固

張清子曰萃六二以中孚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其孚則一也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

信而又何悔乎元永貞亦猶比之元永貞也人君之萃天下即所以比天下比之與萃非二道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同書案此爻當作孤臣孽子看

萃必有位有德然後人萃焉上六无位无德而徒在於上誰與之萃乎然能畏懼之甚而齎咨涕洟雖无所萃亦可无咎也 同書案萃與比二卦相似比上六昧於所從甚心自外其罪狀爲寢載所難容所以爲後夫凶也萃上六求萃不得危不自安其精誠爲皇穹所未照所以萃无咎也

䷭ 巽下坤上

本義卦自解本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

升以六五爲主而視六六爲成卦之主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同書案萃以五爲主而四次之則升六第以二爲主而三次之

升進之時宜見大人然後可以遂其進既見大人則不用憂恤而事可爲矣凡升于位升于治升于德莫不如是也南征者前進也東南巽西南坤二

卦夾拱而爲南故曰南征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比于二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于君當升之任

陰信於陽而順從之者也初柔在下爲巽之主信從二陽以遂其升故謂之允升能如是則大吉也 巽於二陽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王弼曰與五爲應往必見任體夫剛恆進不求窮閑邪存誠志在大業故乃利用納約于神明矣

二以剛中而應五之柔中是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也如是者唯不事矜飾而專尚孚誠乃能取信於君而无咎孚乃利用禴去飾存誠之謂也

九三升虛邑 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形于坤故其象占如此

人之不遂其升者必有阻於前也以九三之剛而得正進臨於坤則虛豁而无阻其吉亨不言可知

同書案禹云應邵曰沃文穆大邾也又案古者以井名邑四井為邾古者以邾為邑又如魯少陵之名衛顓頊之名陳大皡之名鄭祝融之名皆古帝都用以名邑此亦升高以升高失於拘未離乎人境也

王用享于岐山陳立主祭而百神享也

同書案自二五四互兌兌西方之卦岐山在西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亦當兌之上支故知西山即岐而文王周公之緊焉者亦無疑然當小過皆以互兌稱西郊又可證矣

同書案象傳所謂柔以時升者也又曰剛中而應謂得九二之應也

高要朱氏曰升而至於冥酒闌客散時矣上六以陰柔處卦終知進而不知退是冥於升也冥矣惡乎利利於貞而已以貞藥冥如人邪氣薰灼狂惑昏迷一劑清涼散豁然醒矣

用書案冥幷之時所謂鐘鳴漏盡而花行未休也然苟用之於正猶服饵之於治以速貞而不利之有

矣陰爲虛坤爲邑乃虛邑之象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升言祭祀者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乃升而上通之意也六四大臣之位而當升之時極乎柔順升而不過文王事紂之時其如是乎故言王用享于西山言舉祭于岐山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以文王而祭岐山則其祭不越境而極其誠敬可知矣其吉而无咎也宜哉

六五貞吉升階 自初而五階象五居尊位升象

凡升於位升於治必以序而升者也六五以柔而升居尊位矣而又得剛中之臣以誠輔導之則其升不可階而升也若居人之位致人之治奚不可乎然柔弱者常病於不能貞固也故其占曰貞吉升於德與治也以序而進如升階之易矣夫天則戒之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而不已必困上六處升之極乃將困之時也故謂之冥升言昏冥而不知自反也如上六者能以其升進之心而施於不息之貞則其升於道德之高雖聖人可至也中庸言弗得弗措而愚必明柔必強其亦不息之貞乎

又案升卦本以通為義故上六冥升方將勉其不息蓋亦不美之詞与豫上六之冥豫戒以有渝者異矣蓋冥升在上惟恐怠心中之衰氣象之無不息之貞則非如不已必困矣

又案象曰消不富也學易觀象傳消不久也泰看易以陰交為不富上六陰交居不富之極其所消也若能孳孳剛健則不息矣不息則相息無消矣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之爲卦處險而説是身雖困而道自亨也故曰困亨然常人之情遂其安榮則躍躍以喜處於困辱則戚戚以悲烏有險而能説乎是則困而亨者乃成德之所能而非可以強爲也故困而能亨則得其正矣有大人之德矣吉而无咎矣有言不信言處困之時雖有所言人莫能信唯當默以避患斯可矣如坤六四之括囊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困而在下處之不安乃臀困于株木之象也株木非可坐之物而坐于其上不安可知矣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入于幽暗之所而无嚮明之時也坎險而至下幽谷之象也處困而亨唯君子能之初以陰在下而不正則困而益困固自取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坎爲酒食故云困于酒食人之困莫甚于貧餒而酒食則所以爲樂者也今其曰困于酒食是以所樂者爲困也夫人之行不中正其取困宜矣而以九二之剛中亦且困焉是以君子而困者如酒食本可樂而反爲所困也然爲邪而困身與心俱塞爲善而困身困而心亨心之亨則身亦有時而亨矣故如二之困者以之事君則君應之而朱紱來

以之事神則神應之而宜享祀若征行而欲有爲則非其時矣不免於凶矣然義所當爲亦无咎也又安可以時之利鈍爲作輟乎二處大臣之位者故雖當困時而事有必爲蓋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如此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進則爲四所阻如石之在前退則乘二之剛如蒺藜之在下是進退皆不得其安也其宮者本爻之位也妻者其相應者也三與上非應是入宮而不見其妻也其象如此凶寧免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四與初爲應而初方困于下進則爲二所隔故其來徐徐而困于金車金車謂二也車剛健而中有物者故九二象之如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大畜之九二曰輿說輹未濟之九二曰曳其輪皆剛健而中實者也四以陽剛居上位而不能拯人之困亦可羞吝矣然處於說體已出乎險而邪不勝正其應必合此所以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兌爲毀折劓刖者皆毀折也劓傷於上刖傷於下

九五上爲陰掩下則乘剛故爲劓刖也既爲刑人則於赤紱无所用而反爲所困矣然既出乎險而

同書案九五爲困之主故以爻辭見全卦之義也兌爲毀折上六陰爻劓象初六陰爻刖象下卦離坎爲赤爲險故曰困于赤紱也上卦兌爲說故曰乃徐有說也坎爲酒食可以事神故二與五皆有酒食祭祀之事

項安世曰此象所謂當口乃窮也若然斷葛藟而不幸辭臲卼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

徐幾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極矣有悔則可出困而征吉

邱氏富國曰先儒以三陽爲象三陰爲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二之射如達之象也三之渫已潔之象也五之洌則可食之象矣初之泥方據之井也四之甃已脩之井也上之收則已汲之井矣

象下仍井甃无咎脩井也蘇軾注曰脩潔也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象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象之所實也靜也虛也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之之於井所以潔是而潔井也故无咎

在說體則其困者亨矣故徐而有說也利用祭祀者陽剛中實爲孚誠之意人之交於鬼神者亦誠而已矣

王弼以劓刖爲用刑程朱以劓刖爲受刑似王說勝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柔而居高者以六在上亦柔而居高故取以爲象也夫葛藟之懸於上不能无危不能无動也人以柔而居高以憑陵於君子則宜其臲卼不安而動則有悔矣然處困極之時有變通之理故動而有悔亦可以征行而吉也

䷯ 巽下坎上 井以九五爲主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旁通噬嗑互睽反對困

大傳曰井居其所而遷井之爲處有常而不動此居其所也井之爲澤能徧及於物此水之可遷也曰改邑不改井非居其所之謂歟又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非遷而及物歟汲之而不竭无所喪也不汲而不盈无所得也人人得而汲之往來者皆井其井也然能及物者井也汲之以及物者人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矣是則人之罪也非井之罪也以人事言之凡天下之事有一定之理猶井之不動也爲其事者必有其功猶井之及物也爲之不慎以敗其事而无其功則汲井之

非其人也舉其一而天下莫不然矣井之爲義豈徒取於水而已乎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坡爲此象

居井之至下此井之泥而不可食也井而如是乃曾井也禽亦且去矣人豈復井之乎以人言之處至下而无才德亦時之所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不能汲引井谷井旁之穴也鮒蝦蟆也井雖有泉而无能汲者則其泉但注射於蛙穴爾其所以莫汲者以甕之敝漏故也二以剛中之才而上无正應不能汲引故其象如此然非井之恥也不能汲者之恥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三以剛居正在下之上而未見於用猶泉之渫治潔清而不見食則人之見者莫不爲之惻傷也井而如是可用汲矣夫潔清者泉之性也非爲人汲之而潔也然自人觀之則潔而不食能不惻乎彼惻之者和必能汲而欲汲者和必能見人既惻矣則井雖和汲而潔之名著矣彼汲者豈不因惻者而和求之乎人和之而潔之而用亦猶是也夫賢人君子之脩德於下固非以求知於人者然其才行之顯著天下之人莫不期之以致君而澤民則是人也雖未爲上知而上之知者有不因天下之慕望而

同書業和象井底若時所棄二爲和出之泉通川生財萬財其財則水之不能濟物而知以廢敝漏而內水不至外壞不治也三則行汲治而可汲矣斯人不出如蒼生何行道之人皆爲心惻此其象也六四蟹井以蓄九五之寒泉九五用汲而此井渫之不食至上六井收勿幕而井養之功成矣

同書棄甕六汲無徐結曰古者以瓶甕汲甕敝漏即言瓶其瓶之意

周密志雅堂雜鈔云井九二井谷射鮒易傳或以爲蝦或以爲蟇程伊川以爲蝦蜍朱子發以爲蛙程明道以爲蝸牛考之說鮒扶內反鱓魚並鱓鱔鮒三字並音市如注云鮒也蓋今之鮒魚耳在井涸則鮒亦不能久生矣今有魚如鱓而四須巨口云

食水粮給人家井中多畜之俗呼爲彈魚即此井卦所指者乎

高安朱氏曰不食者其德可用者其才行道之惻爲蒼生惜也王明並受其福蒼生祝也此以井泉喻賢人而惜其不用也

象山曰先王之法一敝
不過必以養人者害人
矣

同書彙六四之井甃小
謂无泉之井也謂以甃
成九五井養之功耳
設其占爲无咎

同書彙九五有井養之德固矣然必下求九三井渫之日而用之並
被益受其福而益彰井收勿幕之效矣

寒泉食井養也勿幕
則養不窮矣

井与鼎皆以上出爲功故
并之上六曰元吉鼎之上九
曰大吉並皆佐五之用而收
其功效勿幕者所以暢寒
泉之仰潔也至鉉者正以動
黃耳之中德也

金火相息三統歷有見
說見漢志律曆志
同書彙元張理易源鈎
深圖云離火鼓鑄兌
金而金性革也革亦爲鼎
老以鼓鑄爲鼎新也此爲
儒先所未言而殊有理正
石陽以蒂夷之學少之
並終是道家言之粹者
耳在吾儒畢元以水火
相息之說爲正

舉乎王明王之明於知人者也王者有知人之明則進之於位而授之以政此賢者之福也亦明王之福也譬之於井則並受其福即泉之徧及於物也向之惻者今則爲之喜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其中（井中也甃壁井口也）六四井甃无咎（甃知德明六四陰柔得正近九五之君蓋脩治其井以濟蕃九五之澤者也占无咎脩治臣下之職則可因君而成井養之功矣）井以陽剛爲泉六四雖陰柔而處得其正猶井之无泉而甃治者也是雖无功而亦无咎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洌清也）泉以洌爲美洌而能寒則美而又美者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功及於物猶寒泉之洌而汲之以食也其於二之甕敝三之心惻固有間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釋文收陸云井幹也彙記井欄）以六居上而坎口不掩猶井有鹿盧以收繘而无所蔽覆則汲之者无間矣以人言之其居上而功已及物者歟然亦有其孚誠乃大吉也若无其孚誠則虛僞而已矣其功施亦豈能久乎

☲☵ 離下坎上 革（以九五爲主同書彙革之爲義在天道則爲改歲在帝王則爲改正行在庶民則爲改俗在鳥獸則爲毛毨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同書彙巳日下卦離之象也乃孚上卦兌之象也出離入兌而後信可孚命可革矣）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凡變革之道必順於人心人心不服非革之善也然人之常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而變革之初固有人心樂從者然亦有始疑而終信者焉巳日乃

陰爻之在上卦者非初六井底之比矣故其象爲井養之功矣

上六陰爻乃初六六四供主井飲故以井口言之井以上出爲功全是而九五之寒泉能養人矣

草爲通蒙互始互卦具

顧炎武曰革巳日乃孚六二巳日乃革之朱子數讀為戊巳之巳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巳為中至於巳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巳為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是也王弼謂巳日不孚巳日乃孚然巳為巳事遇往之巳恐未然

孚豈非始疑而終信歟巳日者終其日也乃者然後之辭也其始則未信必終日乃信者深以見革之之難非革之善而告之詳人終不信也事當革而革之則有大通之理傳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盡利也不倦也豈非元亨乎然事雖當革而必利於正若其不正則前弊未去後弊復生或新不如其故者有矣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使革之而當安得有悔唯革之不當乃有悔也故革之而正則其悔亡矣所謂悔者如人心之終疑革之而不亨皆是也若其孚而能亨則為革之善者矣而何至於悔也

又案顧氏炎武從朱子數之說讀巳日為戊巳之巳其論過中則變之道善矣然所以言巳日者未之著也竊謂革離下兌上為自夏入秋之象其中有戊巳之土焉故言巳日乃孚以明天道過中之可變也

三百八十七

易參義下經

四十一

蔣榮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孚革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皆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同書案巳日之解當以朱子發戊巳之巳為正蓋至於巳則天地之化已過乎中而為可變之時矣巳日乃孚者猶言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此乃天地消息盈虛之理湯武革命所以為應天而順人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以九居初其不可革者有四焉以時言之則初也以位言之則下也以德言之則非中順也以人情言之則上无應也如是而革致咎必矣又曷若安常之為愈乎陽性躁動故戒之以鞏用黃牛之革言當固守其舊不可革也

同書案離為牝牛二言黃離此云黃牛之革指六二而言也初不可以有為當貞固守此俟文明中正之六二出而有為耳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同書案巳日乃革其時可以革矣故猶未及於孚也故猶有待而未革其行之有嘉則可必矣

六二之可革者有四焉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有行也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位得其時而又有其才與德宜革之易矣然亦必巳日乃革者所以待人心之信從而

易參義下經

四十二

通志堂

後動也以臣而任君之事苟不能從容審慎而斷然遽行雖所革之當亦未免於咎也故必已日乃革之則征吉而无咎咎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武王伐紂八百諸矣不謀同辭武王曰是未知天命紂未可伐

革之爲道戒於躁而貴於審如九三者過剛不中居離之極則其於變革不能无躁之失也故戒以征行則凶而當守其貞正處以危厲然後可革焉革言三就言變革之議至於三而始就矣

國語叔向謂韓宣子鄭子產鑄刑書晉將亡貴賤無序民將爭大矣必廣詢熟議至於再三而後人信之革言三就之謂也

周書祭公謀父曰古之王者制禮上下有序貴賤有等長幼有倫親疏有體刑政有象百官有法事物有則是以民德純厖不回于邪百姓和協莫不盡忠以從其事

此審之至也以一就之變革如是則人信之而改命則吉也命者君之所以令其下即重巽以申命之如是則純乎天理如天命之至者也即渙汗其大號而不可反者也命之如是則純乎天理如天命之公矣改之而吉豈苟然乎

王弼曰未占而孚合時心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則吉

九四輔九五當變革之任盡變革之道故其悔亡而人信之如是而改命則吉也命者君之所以令其下即重巽以申命之如是則純乎天理如天命之至者也即渙汗其大號而不可反者也命之如是則純乎天理如天命之公矣改之而吉豈苟然乎

周書祭公謀父曰古之王者制禮上下有序貴賤有等長幼有倫親疏有體刑政有象百官有法事物有則是以民德純厖不回于邪百姓和協莫不盡忠以從其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兌有虎之象如履之上乾下兌亦以虎言也大人之德變化不測有類於虎者故曰大人虎變五陽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者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周書祭公謀父曰祖考有常子孫保之周公既沒成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作金縢之書以藏之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子之變革如豹文之炳蔚小人之變革如革毛之順從故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周書祭公謀父曰祖考有常子孫保之周公既沒成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作金縢之書以藏之

征凶居貞吉

革之時大矣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

待占度而人皆信之與已日乃孚者異矣蓋大人者所謂天且弗違也而況於人乎彖言已日乃孚賢者之事也如二四之革是已傳言湯武革命則聖人之事也當之者其唯九五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天下變革之時人无不變矣上六居革之終此革道之成也然君子小人之革其外雖同而其中未免於異故君子之革則如豹之變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小人之革則可變其外而難變其心故謂之革面言面順於王化也小人者聖人非不欲革其心也以其下愚而終不可移也如有虞之世苗之

王弼曰居變之終變是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

同書案小人革面革其面即革其心也故曰順以從君蓋自九四改命之後革道已成矣

本義為卦下陰而足四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五陰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

胡炳文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水鼎以陽剛為實

來格象之烝乂皆革面而已聖人固末如之何也若中人性非下愚未嘗不可革也而亦或止於革面焉則吾革之之道未至也非其人之終不可革也征凶居貞吉言革道之成不當復有為唯守其貞靜則吉也若復有為則徒事煩撓乃王莽之為也聖人之變革豈如是哉

䷱ 巽下離上

鼎以六五上九為主

同書案初爻足象二三四腹象五耳象六鉉象

鼎元吉亨

本義从程傳以吉為衍文

同書案卦彖但言元亨者唯大有與鼎蓋兩卦唯初爻異也大有上九與吉無不利鼎上九亦言大吉无不利皆取養賢之義

鼎之有耳者其象也烹飪者其用也安重者其德也有實者其量也人而如之則儀足以法才足以用德足以鎮量足以容以是而處崇高之位臨在

具旁通屯互剝反對革

疏擾而凶也

古者祭祀先一日濯器將用鼎以享必倒之而出其穢趾在下倒之則向上矣是謂顛趾

同上書彙易象上垂下翔（易於係辭）故曰顛趾然顛趾以出否猶否言也易趾顛則全卦皆顛初應四故曰以從貴而若得妾以子之象其於人也位力薄材受任不重故能全才德而亦免於凶悔

同書彙九二以中為實五當大任者也然若能負既宏則超向愈不容苟故象曰具有實慎所之也

下之民蓋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矣其占為元亨豈无所自而然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居最之下最趾象上應四顛象）

鼎之顛趾本非美也然因其顛以傾出其否惡則為利矣是所謂因敗以為功也如人之得妾本不足稱也然妾之有子則亦可為之喜幸矣是所謂因賤以致貴也占者有是事而處之以道則无咎矣以初而上應於四鼎顛趾之象陰在下而與陽應得妾以其子之象

（同書彙顛趾占折出異顛趾者所以為出否也必顛趾乃可出否猶出妾者所以生子故象曰具有實顛趾未悔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陽剛而中實此鼎之有實者也陽之與陰乃相求者二本與五應而又近於初二既守其中正以與五合則舍初而與之為仇矣有疾謂初之顛趾也二守中正不比於初初亦有疾不能從於二猶君子遠小人而小人亦无以親君子比君子之吉也

（居最之下最趾象上應四顛象）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三以剛正之才處異順之極而與五非應是君而未即者也鼎以五為耳而五與三非應又上下異體是鼎耳變革而不能舉也陽雖可上進而前為四所隔四居大臣之位而應在下之陰則不能以同志並進而反隔絕三之進此其行之所以塞也雉膏者六五文明之腴乃美祿也三未受其任者二本與五應而五為陰和順之主三則陰陽和合孰我仇讎五仇匹也詩曰公侯好仇此與本義大異

（惠棟云仇指五牟庭同此說）

高安朱氏曰九二上應六五可設權命之功然二以中道自守必五即而就之如莘野南陽三聘三顧而後出无妨五有陰柔之疾下比於四又為陰爻之所揜故不我能即

（同書彙易象九三雉膏不食亦猶井九三井渫不食也皆指賢人在下而不見用於時也頤井六四井脩棘柔順以正非欲陰過陽路者故用汲而望於王明其易九四之爻鉉耳鼎之兩旁所以貫鼎而舉之者故方雨虧悔下察者故方雨乃可以虧悔）

（同書彙程朱以仇為仇敵指初而言皆為以仇匹指五而言皆為仇匹指五而言皆非也和顛趾未悖非小人也五黃耳利貞非閨主也我仇當指九四以仇匹而為仇敵者也二已有實尚有四所蒙實益猶陽九三一爻以不為所忌而不我能即也又彙四有疾非必婦疾之義且語自有災咎即刑劓之凶也）

又案鼎耳革者爲四所隱而聽熒也其行塞者爲四所阻而步窘也外卦離爲雉三承之故以雉膏爲鼎實有雉膏而不見食亦如井渫不食之可惻方而虧悔終見知於五其亦王明並受其福者歟

在初爲顛趾在四爲折足矣

程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始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

則未食其祿然以五之耳目聰明則三終進用非四之所能隔是如陰陽和而成雨則其悔虧亡而終得吉也然則如三者唯當不變塞而雉膏之美有時而自至斯爲善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作刑剭）（同書案刑剭周禮鄭注剭誅謂以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也）

二三四爻皆爲鼎腹而四居其上乃鼎之滿者人之受祿多而自滿者如是也四近於君乃上公之位也而恃其小能專其美祿遏絕善類昵比憸人則如鼎之折足而覆公之餗矣餗者熟食也鼎之實也以烹飪言之其待食者與其烹者固將俱享其美也若覆之則待食者已乖其望而烹之者罪

同書案四當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若能求賢自輔滿而不溢何至哉及其身哉惟所受過其分量故有覆餗之凶此郵長倩所由遺平津侯以撲滿也任過重則福不能載陰柔之初勢於必至折足在初爲出在之刑者在四蹈刑剭之凶矣

又案離九四蹈焚如之刑無所容也鼎九四蹈剭誅之刑不勝任也皆以逼上而見凶

本義形渥諸本作刑剭今從之

王申子云黃中色謂五金剛德謂上善六五盡中以納上九之助而後一寶鼎之寶得以利及天下猶鼎黃耳得金鉉也

且不免矣亦安得而食哉夫大臣之比小人爲持祿計也然折足覆餗則公事既墮而已之祿亦喪矣鄉之自滿者孰知其反以自傾乎其形渥程子言覆敗而赧汗也朱子作其刲剭言當加之以重刑也其義雖異而皆可以見其凶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同書案耳左中以納鉉之指上非指之也傳義皆失之）

五爲鼎耳而文明得中故謂之黃耳上九以剛而貫其上故謂之金鉉人君有天下之大器而安處於億兆之上其耳目聰明而无所壅蔽舉動以法而不至傾欹則其賞罰彰明奸邪黜遠亦猶鼎之耳明而鉉舉也然柔中之君或貞之不足則雖聰

高安朱氏曰上之吉即五之吉上之利即五之利惟上弗五之利惟上弗五能用上最取義賢之象上在五上猶大有所謂君賢也象曰剛柔節亦合金鉉玉鉉吉言五曰金鉉利貞此改之玉鉉則貞而加之以粹是為剛柔節宜矣言无不利也

明而恐失於不斷故又必利於貞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元不利 又案象曰剛柔節也一則以陽居陰居柔節一則以三畫上剛居柔節調和於爻變理陰陽歌功偉矣

自六五而觀上九則曰金鉉以其剛也上九之自觀則曰玉鉉以其剛而能溫也夫在人之上苟非剛而能溫其為禍乎上能如是宜其為吉利之大也 國書案象傳聖人言以享上帝而大享以養聖賢此爻實兼養聖賢之義大有无咎之象其爻辭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与此相似

震下震上 震以二陽為主故震陽勤於下者也故四不為主而初為主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匕子主醬有參

震者陽之動動則有亨之道也然一陽在下二陰在上陽氣方動未免震懼當震之來而虩虩以驚恐則始雖不安而後乃亨遂故笑言啞啞也先震懼而後笑言此所謂生於憂患者也震驚百里雷聲之遠聞也不喪匕鬯言當祭之時方執匕鬯聞震雷而不失容也蓋人能恐懼則敬矣敬則誠矣以是誠敬之心豈徒笑言之樂而已哉雖臨大事處大難如當祭而聞震雷亦不為之變則其於事變之小者无所屈撓可知也震之能亨蓋以此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卦唯初四二陽而九四陷於陰中不能震動則下卦之陽乃全卦之主也故其爻辭亦與彖辭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國書案本卦卦變自震來厲也

自二陽言之則陽為善類自四陰觀之二陽之進

奉義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互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同書案勿逐七日得則雖喪貝而一如未喪矣

震為雷互震亦為雷互坎為水為隱伏

乃剛暴而爲患者也六二柔順中正蓋善處患難者故當震之來而先自危厲焉前言虩虩者恐懼在於陽爻也此言危厲者當陽剛之來而懼之也六二知懼如是則以心億度之必喪其所有之貨貝於是躋於九陵以避其患而敵來勿逐久則自獲矣億之訓度如億則屢中不億不信皆是也九陵者互體之艮有山陵之象其言九者如云九皐九淵皆重複之意也七日者卦位有六而七則更始此事久而變通之時也 阮齋六二亦云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同書案二五五近於陽剛故皆曰厲三五六於遠故曰敵二曰索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同書案二五五近於陽剛故皆曰厲三五六於遠故曰敵二曰索

三去初稍遠故雖當震懼之來而蘇蘇然緩散不復深懼矣如三者固不如二之迫於強暴然在震之時亦當行以避之乃无眚也二之躋九陵者奔竄也三之行則從容而去矣

九四震遂泥 陷于二陰之間

九四不中正而互體乃坎陷之地故陽雖能動而不免於滯溺也遂者成遂而无反之意當此之時雖有其德猶不能以自拯也況失其剛德豈能動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諸當故曰往來猶事來也 同書案億无喪恐无喪之譌也有事謂有事於宗廟社稷也財二喪名亦无喪之譌

以五視四則四亦爲患者也然四方自陷於險往來不安豈能爲人之害乎在於五則迫近強暴雖

同書案既濟爻辭云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此相似宜喪貝勿逐則經七日之後亦得其所喪亦猶睽初九之喪馬勿逐自復也九陵之義雖不可詳而七日之得則即七日來復十七日而復於本爻之位耳

又案九陵疑指六五言升高避難也漸九五鴻漸于陵此高取象皆補本義所未備

貞吝宋氏曰聖賢豪傑之興多從憂患中來惟陰柔不正之人一陞柱折終身不振六三之蘇蘇猶俞於上六之索索羙餘之止是顫懼苟能自強則不振者振矣索索心無主貌何所知覺頹然而已矣所以无眚六則征凶也

項氏安世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億度也二五之應即震之卦變也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得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无事在中大无喪也本義本之比梁氏為優

本義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亦懼緒省得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

不為患亦危厲矣故云震往來厲其又曰億无喪有事者以心度之雖无所喪然時當震驚亦必有事也言思患而預防之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同書案上六陰爻所謂其鄰者眾陰也易凡言婚媾皆指應爻蓋指六三以非正應故有言也索索之狀其於震懼漸微矣其鄰有難不能往救雖得无咎若能免婚媾之有言乎

上去四漸遠則雖當震懼之來而索索然不存矣然以陰居震極不能无懼故其視猶矍矍然不安也其柔弱如是則豈可有行乎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言暴橫之來不及其身止及于五可无咎也然在人之上惴惴自保其鄰有難不能往救是雖无咎也而能免於婚媾之言乎

同書案艮卦辭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无我无人之象卦辭爻辭一取象於人身与咸之六爻相似言艮其背者朱子謂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蔡氏清謂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

䷳ 艮下艮上

艮以二陽為主然艮陽止於上者也故三不為主而上為主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之為卦二體相背而不相向如人但見其前而不顧其後故言艮其背也艮者止也人身皆動而背獨不能動是背亦止也艮其背者止於所當止而不顧其私也人之不能止於所止者唯隨身以動而狼顧卻慮其為見不一故失其所止也若能如重艮之背止不動而各居其所安有不善乎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言止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其身此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言雖行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此行而止也程子所謂靜亦定

艮為通兌互解反對震

程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勤於欲也雖爭於萬而求其心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萬而艮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雖以充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於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遲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動亦定此之謂歟人能養其至靜而理存於心則事之當止皆有定見故其止也自不見其身其行也自不見乎人其所見者唯理之當然而已矣苟為不然而理欲交戰於其中則以己之利害為利害以人之是非為是非如是者靜亦動矣而動又安能靜乎動靜皆失則不能主夫靜矣又安能止其所當止乎彖辭四句以其對言之則有止而止有行而止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也以輕重言之人能止其所當止則不見有己不見有人皆其自然矣故彖傳以艮其背一句為綱領而下文三句又對言者乃其效驗也

同書案勤莫先於止故止亦莫先於趾之之為言止也陰柔居下其性好止象以為未失正蓋嘉其能止於勤之初

沛案此爻隨字与咸三同咸三謂隨四此爻謂隨三也

同書案易例以相近之下位為隨三為限而二隨之猶咸九三之執其隨志在隨人者也易例言極者亦以相比之爻而下二中正而失之柔其不能極三者以三剛而不肯退聽也然相比而不能拯救使彼危厲薰心其心豈能快然耶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時當止而止可也時當止而行不可也以陰居下欲行而止艮其趾之象也无咎宜矣然以其陰柔故又戒以利永貞若立心不常而所守不固亦安能免於妄動乎

貞曰永即上九之敦艮也初六利永貞慎終于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隨主　心指主

艮以人身取象二居下之中故曰艮其腓腓脛也脛在足之上股之下股動則脛動矣故二之所隨者三也三為內艮之主而過剛不中有列夤之疾二雖中正能止其脛然以三之有疾而二不能正之是不能拯救其所隨此其心之所以不快也以

本義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

同書案九三以一陽介四陰之間有限之象下卦之止以三爲主是艮其限而至于列其夤矣然三居心位陽剛主勤未能寐然所以危厲而至于薰心非如上九敦艮爲全卦之主實能止於其所也三之所以失者勉也上之所以得者安也

人臣言之雖吾之守身者不失乎中正然立於人之朝而諫不行言不聽於其心能无憂乎如二之不快非其身之憂也乃道不行之憂也然在我既不失則其行其止亦隨時而已如三者雖聖人其若之何哉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本義三止於上不肯聽從於二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九三以一陽居中乃心之象

以二體言之則三爲內卦之背以全卦言之則三當上下之際乃腰胯之象也三爲內艮之主而過剛失中比於羣陰止而不動如人有腰胯之疾不能屈伸故曰艮其限列其夤限上下之限也夤膂也列者伸而不能屈也疾而如是則危厲薰塞其

同書案咸九五咸其脢馬融云脢背也其位在心之上此卦以九三爲心則知六四之艮其身即卦辭之艮其背也所以不言背而言身者艮之爲艮實以上九一爻爲主若言艮背則疑卦主在六四矣故略變其辭歟

又案項安世曰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惟六四一爻足以當之

中心雖不言凶咎而凶咎可知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

以陰居陰時止而止

此說誤六四之艮其身即象之艮其背也九四三乃心位

六四心之位也其不言心而言身者何也蓋身者事之本也心者身之主也心能止其身而身不能止其心身者所以聽命於心者也故心能止其身則事皆得其止而心之爲用可見矣是則言止其心者又曷若言身之爲切乎

此本義所未及 誤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息以上至輔皆與咸卦差一位

五居上體而中虛口之象也故爲艮其輔人之所當謹者莫大於言行而言者行之表尤所當謹者也六五以柔居中能止其輔則其言之謹可知矣

同書案有序非不言也有序則能止矣

同書案上重則下安山附於地為安土敦仁之象故剝之大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況蓋山之艮其敦厚為何如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以剝大象例觀之其義顯矣

其曰言有序非全不言也但謹而不放時然後言其不言也不至於躁妄其言之也不至於隱默如是則言有序矣又安有失言之悔乎

上九敦艮吉 四五二爻不言吉者艮而成終也至上則艮終而吉矣

艮者震之反震二陽以內卦之陽為主艮二陽以外卦之陽為主此艮之上九所以吉也上九者外卦之背也人之身莫敦厚於背故謂之敦艮是止其所止而處之敦厚所謂止於至善者也蓋艮體篤實在於上者又篤實之至所以善也不特重艮為然凡艮居外卦者八其上九一爻无不善也

䷴ 艮下巽上 漸以六二九五為卦主

漸菊通反封皆歸妹互未濟

胡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善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以問名納采請期至于親迎為漸之義說本胡瑗

漸女歸吉利貞

漸者以漸而進也在下者能止在上者能巽止則不驟進以逼上巽則能謙遜以待下又內止而无爭競之心外巽而有恭順之意此皆以漸進而不遽之義也天下之事莫不當以漸而女子之從人則尤貴於有待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幣不交不親男親迎而後行三月廟見而後成婦皆漸之義也卦以艮之少男下於巽之長女又六爻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初上雖非正然陽上陰下是亦正也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利於以正不得其正雖進以漸其能吉乎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來往有其時而飛止有其序故漸之六爻皆取鴻之象焉

取鴻之象然鴻宿于水而食於野則其進者將以求食也君子脩其道於家而以施於國則其進者亦將以食祿於朝也初六雖在下而當漸之時思以漸進故如鴻至於水涯如是者雖小子危之而有言然時可以進於義固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以柔順中正居大臣之位猶鴻之離水而進居於磐石處身既安而又得食也然二之得祿而飲食衎衎豈尸位素餐之人乎蓋其上得正應而衎衎和樂固喜於得行其志者此其所以吉也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六二之謂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三過剛不中如鴻之進於陸而去水益遠非安身之地也三四皆无正應而相比故三以四爲婦而征則不能復四以三爲夫而孕則不敢育以其相合之不正也其占如是凶之甚矣然以禦寇則又利也二與上不相敵而皆剛則上乃三之寇矣三以剛居剛而主於內故可克也上以剛居柔而客於外故不勝也夫禦寇與婚姻之事吉凶固相反矣然婚姻者其合以正則占雖凶而吉禦寇者其

李鼎祚曰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取漸義文皆然

何楷曰六爻皆取鴻象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於漸之義爲切也爻中用鴈取不再偶又於女歸之義爲切也

同書案漸中四爻皆得位与家人卦同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飲食衎衎即中饋得人之義其在賢臣則式燕以衎而非素餐者矣

同書案夫爲上九曰不復爲有寇亂相攻之象曰不離其羣丑夫征不復離羣醜也上九之象曰不可亂也亂即謂亂羣者之象曰不離其羣也夫征不復離羣醜也上九之象曰不可亂也亂即謂亂羣者之象曰不離其羣也

胡炳文曰艮爲石坂有磐象同書案自二至四互坎之爲酒食坎曰飲食衎衎

程傳朱子說

朱子說

蔡氏說

蔡清曰成卦合卦主爻而名卦義爲大義

程傳朱子說

同書案家人九三嗚嗚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非全吉之象也漸以進爲義而二在艮上則當止乃過剛失中當止不止故爲由躁漸進而不已之象故明言其凶曰夫征則不復矣不若謹慎自守夫婦猶可相保也

同書彖澤爲而未嫁漸進而失所者也或得其桷則猶得所止矣故无咎

又案卦中四爻得正二五四皆以柔居柔而四又當巽長女之位合於女歸吉者也故无不得所

同書彖鴻漸于磐五居尊位之象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言夫婦相得而義能相間猶家人九五之交相愛也五與二正應以交義推之終亦必成其孕育之功而合於女歸吉矣君臣遇合亦可作是觀

義不正則占雖吉而凶此又學易者之所當知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胡炳文曰與爲本而重艮山之上鴻漸於此則愈高矣

四位近於君乃多懼之地如鴻之進而栖於木非其所安也然柔而得正善於自處又如鴻之栖木而得平柯焉保身如是可无咎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傳以其位剛得中也

九五尊位如鴻之進於岡阜其地益高矣然下有正應而爲三四所隔當漸之時三四皆欲漸進以逼於五是五亦不得自安也婦三歲不孕謂正應未合而不能成生育之功也然五二皆中正如三四者豈能勝之乎其始雖未遂而終則吉矣

上九鴻漸于陸 當作逵 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雲詩漸陸儀初知江東蕃本和承作陸

上九至高之處如鴻之飛于雲路矣然其飛也有先後之序雖羣而不亂而其羽毛之鮮可以爲器物之儀飾自人言之則其進于朝也必高出乎庸才而可以師百僚其超於俗也必高尚其心志而有以勵貪懦是皆賢達之高致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於上九見之 李林曰漸至於陸而止矣不可以又進故百而之陸 胡炳文曰三居貳位義當去妹附子成子家的居平之上九上卦之極故居曰陸自本自陸而復出於陸四進而三退也故曰進退

歸妹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之占辭如是則舉事皆凶而无利不獨於婚姻爲然也其所以如是者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

同書彖胡安定改陸爲逵李林顧氏非之雲說上之陸即三之陸也漸雖爲逵卻最止爲吉漸逵不已云乎上而漸道窮矣故退而柔于陸也爲三之漸陸輕逵也是以凶也上之漸陸知退也是以吉也若儀者不獨容禮服順而已夫賢亦用順之夫漸逵退之義有初儀之云歸妹爲面反蒯安漸五阮濟

象傳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同書案卦辭征凶位不當止以其位不當而柔乘剛也

同書案初九爲娣而賢象曰以恒恒者常道也九二爲賢女正嫡而配不良故象曰未變常九四爲待聘之賢女其得常可知矣三爻皆陽剛也女雖以柔順爲正而在歸妹不正之卦則以柔性剛者爲賢女其陰爻惟六五爲女之貴而賢者得中而有應也若六三則爲女之失行上六則爲女之不終矣

同書案履九二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蓋履六兌下故取象同

三百八十六

長男則非其配也其情以說而動則不能以貞靜自守也又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正初上雖得正而陰上陽下亦非正矣女子如是則爲不正之女丈夫如是則爲不良之夫故占得彖辭者凶而不利而六爻之中則又隨其所處有吉凶之異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同書案九二爲嫡初九爲娣象曰跛能履相承也謂承二也初在下故云跛二離體故曰云眇以跛眇分居兩爻可知其一體相連以娣從嫡矣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其姪娣從則娣者從嫡以適人而不能自行者也初九居下得正而上无正應乃女之爲娣而賢者跛能履言其雖待人然後行而亦能踐履也如是而行宜其吉矣兌爲毀折而初二有跛眇之象

本義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

同書案歸妹與履皆以兌爲內卦利幽人之貞即履九二之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也彼象曰中不自亂此曰未變常亦正相合又案跛能履眇能視在履見於六三此則分見於初二兩爻

初在下爲足二互離目象以九居二爲不正故云眇能視

陸希聲曰在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

同書案兌所以爲少女者此爻也不中不正而無應故爲失行女子之象又案咸之少女有正應止而說者所以爲人道之正也歸妹之少女無正應說以動者所以爲女德之衰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居中乃女之爲正嫡而賢者而其應六五陰柔不正是女賢而配不良也然婦人之道以順爲正配雖不良在我其可自失乎二能盡其賢智以治內事安於命分不爲邪行則如眇者之能視其明雖不遠而猶不替其操女而如是豈非賢德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傳以須爲待

須女之賤者六三居下之上本非賤也然以不中不正爲說之主故失行之甚人莫之取而反爲娣以從人也世之躁動失守而自取卑賤者觀此可戒矣

同書案九四一爻震之所以為震者也歸妹雷歸于澤陽氣潛藏非可行之時也故在賢女則為待聘而行在賢臣則為待時而出

同書案女不待求而歸此歸妹所以凶也惟王姬下嫁則轉以女下求男為得正卦惟二五為得位而又得中故取象于王姬君之袂反不如娣則其降尊損服之賢可見矣月者陰精為女子之象小畜上九月幾望為陰亢陽中孚六四月幾望為陰逼陽此則如為陰避於陽是以吉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行謂出嫁詩承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自內卦觀之則外震三爻皆男也以全卦言之則卦曰歸妹而六爻皆妹之歸者矣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乃賢女而不輕從人者也其守既不失雖過時而歸庸何傷乎 孔穎達曰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遲歸者此嫁者之志即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陰柔居尊又坤體帝乙妹也

泰之三四變而為歸妹歸妹之六五即泰之六五故皆以帝乙歸妹言之也帝王之女為公侯妻則為小君矣君之袂不如娣之袂是女之尊貴者尚德而不尚飾也五以柔居尊而得中道固為有德者然又言月幾望吉者戒其盈滿之失也夫以尊貴之女下嫁於其臣苟不深自挹損則驕貴之心存焉又安能順於其夫而禮事其舅姑乎月之望則與陽敵矣而但曰幾望則不至於盈而不敢伉陽也聖人之戒深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卦辭所謂征凶无攸利者指上與三也

上與三居相應之地而非應故為約婚而不終者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為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交好之不誠也如

同書案三為失行之女而上六又以三為士此者就其爻義言之也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專言承筐則以士刲羊為三與疑矣又案程傳謂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而本義則以為約婚而不終胡炳文用本義之說乃謂曰士曰女未成夫婦之稱不且女曰雞鳴士曰昧旦何嘗不以為夫婦之稱乎又案以三為女以震為筐以上為士以足為羊亦西

又案予前以三為士上為女非也六三為女上承震筐凡易例以陽為實今中虛故云上六无實承震筐也士指上六刲羊指下卦兌兌三為血以陰爻又互坎血卦也

是何所利乎上六陰而虛筐无實之象三兌體而亦虛羊无血之象

離下　豐以六五爲主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同書案豐亨之時憂盛危明之時也如之何而可勿憂但結憂豐益當思所以保豐耳

諸卦言亨者或雖未亨而將有亨之時豐之言亨者豐即亨之時矣蓋以明而動故能豐夫明則有以察天下之理動則有以應天下之務此其盛大而亨通爲何如哉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言王者至此盛大之時不必以過盛爲憂也蓋時雖過盛而處之有道則盛而不衰當如日中之時矣夫盛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然亦必人感之於下然

後天應之於上有聖賢者能戰兢惕厲常如蹈春冰履虎尾而不敢少懈焉則无咎薛之萌動而可以引天休於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道也然如是者非盛德之君以明而動亦孰能之乎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旬均敵之勢往往也

豐盛之時而九四以大臣任君事初與之同德相應乃在下之賢也故謂之遇其配主夫以大臣之賢而與在下之賢相遇合將以輔其君而成豐亨之治非竊權植黨以傾其君者故其勢雖均敵而可无咎也旬謂初與四則可嘉尚蓋賢人得位而能

高安朱氏曰漢高惠文景重熙累洽至武帝以明斷之資狹小漢制宸奮有爲拓土開疆長駕遠馭大則大矣而漢業之衰實由于此是故豐有亨義亦有憂道王者假至于此如日既中去昃不遠矣然而猶未昃也能持盈保泰使長如日中則亨可常保何用憂爲

卷十七旬均也說皆陽也

胡瑗胡炳文桊知德皆以旬爲十日

周書桊惠半農易說四四在震爲主和四故應坎稱配故應者不拘与坎稱遇往有功說朝聘也鄭康成曰和偶聘士對四以匹故恩意待之雖留十日不爲怠事畢又引聘禮曰而稍記一面之外或降出享不待時发則有稍神坎曰遇旬災也

辨爲通漢至大過石財旅

爲由記不但有她有統明時會再更爲復不過勞往而有爲之所以可省也

本義蔀障蔽也

同書案下卦為離二為其主故云日中而三四又居全卦之中故亦言日中

汲引善類與之共事則雖暗主在上亦可隨時而補益處豐之時而明動相資乃義之當然非躁進者也如初者有濟時之才而抱濟時之志夫何病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與五相應二至明而五柔暗不如初之遇四矣夫斗以昏見者今日中而見則障蔽之甚而然也二於是時不可以往往則見疑矣然既為大臣豈容不往乎唯積其誠意以感發其善心斯可也二本明者其達於事理而善說人主不假言也若又能感之以至誠則誠明合一而悟之易矣果何有

本義沛一作旆謂旛幔也沫小星也

同書案九三庭丞昏之上六故有豐沛見沫之象又案豐之占明夷唯四爻為異明夷六二曰夷于左股象九三曰折其右肱皆以君子而為陰闇所傷也剛而傳引易此爻謂詩十月之交蕃卿士司徒下丞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折其義可見向蓋以此爻為日食也

孔穎達曰授初適四則以四為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為主故曰遇其夷主

不可事之君乎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同書案三庭下體之上故云右肱又案陽剛為右

三居下之上而无正應如四則近於五二則應於五皆見用者也三居其間獨見疎隔以五之暗而不能任之則三雖剛明之極其如君之不察何豐其旛旆而晝見小星則其蔽暗甚矣有才而不用如人之折其右肱雖欲動作其可乎然以其剛明而不失正則其不用者乃君之暗耳此其所以无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舊說

四近暗君故其障蔽之象與二同也然四既得位

則當以致豐爲己任初陽在下既與己同德所當援而進之故遇其夷主則吉也初稱四爲配主以四在他而尊尚之也四稱初爲夷主以初同德而等夷之也其皆謂之主者初主於四以進用而四主於初以圖事猶所謂謀主也初非四不能動四非初无以明其相資者如此云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丙書集五君位也卦辛王假之宜日中吉此文也卦辛文辭皆吉而此爲闇主無是理也

柔得中言王假之者明君也而六五以陰居尊則暗既此爲明君又以陰暗主令人不解程傳未之及明中正章義之才也若五者誠能改之在位而委任之以成輩之大慶名譽之義收吉也

矣五雖柔暗然離體三爻皆爲章明之君子四之近於己者則固賢臣也五若能去其蔽塞明揚衆善則在下之賢可以彙而進矣夫是之謂來章也

同書集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日食初虧之象也九三昃見斗日食初虧之象也其沛日見沫日食食甚之時也九四則陰生於實故其占与六二同至於五則陰盛而蔽日中故爲吉六則過中而爲日昃故爲凶

又案初云遇其配主是能不能援于權宜而將鈞設之儀四云遇其夷主則能不陵偪于柔賢而俯折節之雅

陽氏謂二言往五言來往事文合光明之象初與三四皆陽剛有爲之才二柔則群賢黨祀未有慶譽稱明動相資功業之盛如日正中卦辭王假之正指此爻

既來致章明之賢則能成豐大之治福慶在於身而稱譽著於下吉孰大焉

上六豐其屋蔀其戶闚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之時盛大之時也盛大之極乃凶禍所由始矣以陰居上既遠於明而動无所之其過高而闇塞反以自禍如人之豐大其居而反以自蔽也如上六者雖時命之使然而亦驕盈之所致歟

䷷ 艮下離上 旅六以六五爲主

旅小亨旅貞吉 范仲淹曰旅人之志卑則自厚高則見疾初瑣之卑以自厚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見疾者也二懷資而无怒命二集而不失其所者也

旅者客於外也凡客於外皆謂之旅非止於商旅也如天子之蒙塵諸侯之寄寓大夫之去亂聖賢

旅旁通節五大過反對卦

重言旅者以旅之時人所易忽不知旅自有道非苟焉已也郭泰宿處灑埽潔治庶幾旅貞之義矣孔子讀易至旅有見於道大不可離體道之君子造次顛沛必于是因歎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王應麟曰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衡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衡字

三百七十五

之周游皆是也客於外而无常處乃遭時之變而然者豈爲得志乎故可以小亨而不可以大亨卦之五二皆陰五附於外而二止於下此其所以爲旅而其亨之小也然在旅者亦必守正則吉若其不正雖小亨亦安能乎君子在旅之時而守其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時之所值者雖變也而豈以失吾之常哉

小亨謂六五也易以陰爲小象傳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明指六五一爻而言

旅大象言獄然則士君子不幸陷於刑辟雖在犴獄亦旅也梁氏以素患難釋之良是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以陰柔居下位之象

同書案瑣瑣謂計較錙銖之得失也

旅而守正唯君子能之常人則顛頓而失志卑詘而詭隨无不至矣當旅之時以六居初柔弱卑下瑣瑣无稱是豈徒難免於羈旅乎其所處之失正

平義即次則安懷淡則裕得其童僕以无欺而有賴

同書案旅而曰受其旅也久矣得其資斧雖有憑藉而時有防患之心蓋鬱鬱居斯土而非謂此間樂也

蓋又有以自取其災矣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初六

二柔順中正乃處旅之至善者也在旅之時而即其次舍懷其資財得童僕之貞良則處之安矣然是三者皆由己以致之苟失其道雖有之亦喪也可不慎乎

得童僕謂初比二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則刻失依宣助其所自取

九三過剛不中其占與六二相反貞厲言貞固守此危之道也

同書案唐人詩孤客親童僕真能道出羇旅之情旅爲親寡之卦所親者童僕而已若刻薄寡恩視爲行路彼何樂相從於患難乎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謂失其心右復能相依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以羈旅而居人位之上處不當位九三在下而

過剛不中乃強暴之人爲四之害者也三見四之處於其上必思奪之而以四之才剛則有以備之矣故云得其資斧漢書引此句資作齊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蓋資齊音同而誤也四雖有其備然在羈旅而據高位遇剛暴能自安乎其心不快者處之不安而懼害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五不取君象程傳之說是也

六五中順文明而以射雉爲象其處旅之時而有獲者歟射雉而亡其一矢則所得者大而所失者小也處旅有其道而得失之小勿以爲意則能有獲而終以譽命矣譽者人之稱譽命者天之休命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

同書案來氏謂元宗幸蜀德宗幸奉天皆天子旅也而謂射雉矢亡矣後以郭子儀諸臣恢復故物終以其譽又以命令於天下達中之詔是也

又案人君不當言旅終以羈旅之臣實爲是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所謂其文采之聲聞終並以登聞於上如馬周是矣

同書案旅焚巢皆火其三旅于下爲巢焚次僕焚巢則旅之宜戒也

易仍當

大人指

丁度集韻十卷

景祐四年詔命宋祁鄭嶬賈昌朝王洙修定陳彭年邱雍舊韻丁度李淑爲之典領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三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卷爲十詔名之曰集韻卷首第二行云具官臣丁度等奉勅修定此古人經進之體然也是書爲韻中之集大成宋槧本外未見流俗刊行藏書家亦尠有之歸然魯靈光矣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

同書案來氏謂元宗幸蜀德宗幸奉天皆天子旅也而謂射雉矢亡矣後以郭子儀諸臣恢復故物終以其參又以命令於天下違中之詔是也

過剛不中乃強暴之人爲四之害者也三見四之處於其上必思奪之而以四之才剛則有以備之矣故云得其資斧漢書引此句資作齊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蓋資齊音同而誤也四雖有其備然在羈旅而據高位遇剛暴能自安乎其心不快者處之不安而懼害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五不取君象程傳之說是也

六五中順文明而以射雉爲象其處旅之時而有獲者歟射雉而亡其一矢則所得者大而所失者小也處旅有其道而得失之小勿以爲意則能有獲而終以譽命矣譽者人之稱譽命者天之休命

又案人君不當言旅終以羈旅之臣實爲是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所謂其文采之聲聞終且以登聞於上如馬周是矣

同書案旅民下離上焚次焚巢皆火其所止之象也三旅于下爲坎次上旅于上爲巢焚次不過喪其童僕焚巢則焚身矣甚矣旅之宜戒求利也

易仍當作場解

大人指九二九五

言終以譽命者始雖不幸而終則吉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牛離象

以九居上剛而自高非處旅之道矣故如鳥之焚其巢則失其次舍而不安先笑後號咷則親之者寡而无助喪牛於容易則亡其所資而不可行處旅之凶无甚於此者

䷸ 巽下巽上 巽以二陰爲成卦之主以九五爲主卦之主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傳所指柔皆順乎剛 同書案小亨小者亨也小謂二陰也初往見二在下之大人也四往見五在上之大人也

巽爲亨之小者以陰爲主也巽兌二卦皆陰爲主然兌亨而巽小亨者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以人言之內剛外柔不害爲君子內柔外

巽旁通震互睽反對兌

剛或難於自立且重巽之卦爲巽順之甚又安能致大亨乎利有攸往者以陰從陽也夫柔順之人不能有爲其於功業必因人而成者也利見大人者所從必得其正也順從於人而不擇所主則失其可親而爲詭隨矣卦之二五皆以剛得中乃大人之象初從於二四從於五此利見大人也然其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亦以遂其小亨而已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同書彙纂巽爲進退爲果爲決躁爲不果爲近利市三倍爲近其象所以若進退也柔順乎剛以若進退也

初六以柔居剛質柔而用剛也用剛則欲進質柔則易退進退不果安能立乎然以義言之則巽順之人必濟之以剛然後能有爲故利於如武人之貞所以勉其斷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同書彙纂巽在牀下指初爻之實下虛牀象卦之言牀亦此上實下虛也 巫覡若以其剋中之德被除

巽爲木而陰在下爲足牀之象也禮尊者當坐於牀而卑者坐立拜跪皆在於牀下二以剛居中不爲卑矣乃巽順之甚而在於牀下誠足羞也然人之交際寧巽毋傲寧卑毋亢況如祭祀之交神者其心愈下則其誠愈至又豈不足以獲福乎用史巫紛若而吉无咎此竭誠以獲福者非諂瀆鬼神之比也

九三頻巽吝 三在重巽之間故居頻巽

以九居三本不能巽者而勉強以爲之則非出於

同書彙纂巽以行權以經斷居卑惟九五一爻陽剛處中正巽以申命行事九三六四剛居剛而以不中之德處重卑訓以閒故居頻巽之吝九二與上九皆以陽居陰非經斷者上失中而居卑故卑慢若仰乎多恩少斷並以誠之忘交神於報吉以吉而无咎象曰得中於巽也於九五之中耳

同書彙纂巽以行權以經斷居卑惟九五一爻陽剛處中正巽以申命行事九三六四剛居剛而以不中之德處重卑訓以閒故居頻巽之吝九二與上九皆以陽居陰非經斷者上失中而居卑故卑慢若仰乎多恩少斷並以誠之忘交神於報吉以吉而无咎象曰得中於巽也於九五之中耳

頻巽武曰九二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蔥也

黃淳耀曰兩爻不決之詞疑一定不亂之詞決躁不果之人武人之出師號令嚴明進則進退則退有一定之律此師之貞也如是則利矣

同書彙纂巽爲進退爲果爲決躁爲不果爲近利市三倍爲近其象所以若進退也柔順乎剛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而志行雷物九五大人之象也柔皆順乎剛而志行雷物九五大人之象也柔皆順乎剛而志行雷物九五大人之象也柔皆順乎剛而志行雷物九五大人之象也

陰柔居下巳武人之貞也而諂其實有躁卦也

同書案頻巽頻失不能斷之象天下事惟斷乃成蓄疑敗謀何以爲臨之制乎

胡氏曰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

又案柔順乎剛陰爲陽所用也故六四之象爲有功

同書案萬物齊乎巽令出惟行在於剛斷庚金用事象令之坐敢貴在善謀而尤在善斷也善謀以其中善斷以其正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其義

三百三十六

誠心矣故頻巽而頻失其所以吝乃頻失之吝非巽之吝也 同書案巽之三日頻巽復之三日頻復皆勉強而不能持久者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同書案柔順乎剛與初爻同而四近於君志決於進矣初六之疑故不惟悔亡而且有功

巽而取象於田狩未詳其義 義備於胡炳文之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同書案先庚後庚正明无初有終之義也蠱巽下艮上艮以成終者成始故蠱卦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象傳明之以終則有始至巽位東南與乾位西北相對當變更之時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然不以爲卦辭而以爲爻辭何也蠱之六五變爲九五而成巽故變更之義著於此爻其曰无初有終者變更於中則无初也先庚三日爲丁後庚三日爲癸癸則數之終而癸後復爲甲矣是有終也此爻之義正承蠱先甲後甲而來非漫然也餘詳蠱卦

五剛健中正而處巽之時巽順之過則威斷不足而失其剛健矣此其所以有悔也然能守以貞固則吉而悔亡於事无不利矣蓋巽順者果斷之反也故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溫良謙巽者戒於无斷今五既巽順而又能貞固則剛柔不偏而君德

曉然

本義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

同書案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三與上皆不能斷者然三吝而上凶者三居下卦之極故象曰志窮上居上卦之極故象曰上窮也

全矣以如是之德將何事之不可爲哉无初有終者言始雖未善而其後可以善也巽主命令五居尊位乃命令之所從出也庚者事之變更也凡事之變更必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先庚三日於未更之前而審其始也後庚三日於既更之後而慮其終也巽之義爲入人於事能熟思如是則入於理者深而見於行者決巽之道然後爲盡矣不然優游牽制其多思者乃所以爲累也曷足貴乎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古本作齊斧二字同音協得通用

二巽在牀下而吉者以其巽之得中也上巽在牀下而凶者以其巽之失中也九本剛而有斷者以

同書案巽伏兌見指二陰而言兌陰見于上乃小人得志希進用之秋所賴二五剛中制之耳卦以陽爻爲君子陰爻爲小人初比應皆陽又以陽居陽位故曰和兌吉

其處於柔而巽之極故失其果斷而謂之喪其資斧焉夫在下而卑巽无斷則雖不足以立事而猶可以免害也若居上而如是則自喪其權无以馭下將如神龍之失水而居陸幾何而不爲螻蟻之所制哉喪斧之凶爲戒深矣

䷹ 兌下兌上　兌以二陰爲成卦之主以二五爲主卦之主　同書案當以九二一爻爲卦主

兌亨利貞

兌有亨之道然必利於貞不貞則不能亨或身雖亨而道則屈也大抵三女之卦聖人多戒之以貞故於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三男之卦則不言貞矣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

兌旁通艮　互家人　反對巽

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爲最下又无係應其象如此

同書案巽以五爲主發號施令在上則所及者遠然高而呼因風載響之象也兌澤在下則以二爲卦主雖上承六三而孚兌之吉與孚剝之厲迥殊矣象曰孚兌之吉行志也蓋兌之陰爻爲小人中爻有孚行之象若中孚之鶴鳴于和睽之遇主于巷隨之孚于嘉革之大人弔交未占有孚皆合於孚兌之吉者也

巳蓋貞者在於陰柔則多不足在於陽剛則其固有也

初九和兌吉　同書案處兌之時惟慮其一於柔初九爻位皆剛比與應又皆小陰是則以剛克柔適得其和可謂說以利貞矣故吉

和者无乖戾之意以和爲說者正也以佞媚爲說則非正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本義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二陽剛中實有其孚誠者也然當說之時與六三比近爲三所說故不免於有悔二若能絕去三之私比而與九五以同德相說則其說以孚誠可以獲吉而其悔亡矣　程傳謂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最得此爻之義蓋九二孚兌和而不同之君子也

六三來兌凶　三居內體故曰來　惠半農曰上之引孚於五三之來孚於二也故二五皆稱孚

陰必說於陽者也三爲說之主不中不正而來說於陽此小人之說君子也所說如是則小人固凶矣而君子受其說者亦豈免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周書案此君邪正交乘從違難定之象九四將適商而悟其決於疾去而喜來

四上則說於五下則說於三從五則與之同德其說爲正與三則比於陰柔其說爲邪四以剛而居柔剛則欲往從於五柔則不能舍乎三是商度所說而未定也然以義言之則去私比而順中正乃致亨之道也故四能守其節介而疾惡柔邪則有喜矣如大臣之絶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爲可喜也

謙業易中疾字皆5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之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又曰損其疾亦以此爻例之則疾者病也喜者病去也四比於三故曰介疾說介於邪害之消也

謙業初九以剛居剛不應其配於柔故若和笑之喜九四以剛居柔下比六三是若商度未定之象故憲其太和有所進之以介和而終介則非一於和柳下惠爲聖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知其和不知其介也和而介則其疾有喜矣

程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戒者蓋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義聖人居戒之意深矣剝者陰消陽也蓋指上六故字于剝則名也以五當此上六故若之號辭之聖且畏刃言今也安得不戒

楊氏啓新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在君子則考來而勿受引而勿去也

周書案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小人則引之於邪僻上六引兌蓋以客悅之術爲長君陷君之具者也惟九五以剛中之主聖學剔之名乃能爲斯引耳在君者則爲避朋至以慶福智之益

九五孚于剝有厲 周書案厲固有危厲之象亦有厲厲之心此有厲六在乎惕厲之心此有厲六外夫之學歸

有其孚誠其信于在下之三陽剛中正而有其孚誠其信于在下之三陽剛中正也然與上六切近五若信之則陰能剝陽其害大矣故戒其信於陰之剝則有危厲也九五非信於陰者然以其位近故不可以不設戒耳 周書案五居尊天順人之象實至賾而不可見故設戒以辭以位而居言至之主有應天順人之象實至賾而不可見故設戒以辭以位而居言至之主有應天順人之象實至賾而不可見故設戒以辭以位而居言至之主有應天順人之象實至賾而不可見故設戒以辭以位而居言至之主有應天順人之象實至賾而不可見故設戒以辭

上六引兌

上六近於九五雖欲說之而九五剛中不受其說則與六三同類自相牽引以爲說而已不言凶咎者以上有明君下有賢臣二陰相說不能害陽也凡陰之言凶者皆戒其害於陽也若不能害陽則

雖凶不言以其不足言也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其意如此

坎下 渙以九五爲主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之爲義散也然有散必有合散所當散而合所宜合乃亨之道也王假有廟言王者至於立宗廟之立必合人心之散而致其誠敬合祖考精神之散而致其降格是祭祀者所以合其散也利涉大川取木在水上之象以人言之則其時可以有爲而其才足以有濟也夫天下禍難之合則必收人心之散以散其難之合而天下之勢既散必合之然後可以治君子之有爲於時固盡乎合散之道也然處渙之時盡渙之道必利於正不以其正雖欲拯渙其將能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拇九十）

初六陰柔本非拯渙之才也然拯渙於始而能順從乎九二則動必有成如人之行而得壯馬宜其吉也（同書按渙文以相比取義拯馬壯机見初与二二相得也三渙躬四渙群而比己一卦惟物五渙汗上渙血一治陽一治陰也皆兩下相比）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散之時必置身於安地然後有以濟天下之渙九以陽剛之才由四而居二處得其中足以有爲宜其心之汲汲不容於緩也故言渙奔其机机二（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蓋以乾初爲机願也）

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九三渙其躬无悔

渙散之時必置身於安地然後有以濟天下之渙九以陽剛之才由四而居二處得其中足以有爲宜其心之汲汲不容於緩也故言渙奔其机机二（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散之時必置身於安地然後有以濟天下之渙九以陽剛之才由四而居二處得其中足以有爲宜其心之汲汲不容於緩也故言渙奔其机机二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渙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散之時必置身於安地然後有以濟天下之渙九以陽剛之才由四而居二處得其中足以有爲宜其心之汲汲不容於緩也故言渙奔其机机二

渙其血去逖出（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

渙散之時必置身於安地然後有以濟天下之渙九以陽剛之才由四而居二處得其中足以有爲宜其心之汲汲不容於緩也故言渙奔其机机二

同書案渙其躬者渙所當渙而身任濟渙之事者也故其象曰志在外然不中不正陰柔無才亦僅能獨善其身而已不若六四渙其羣之為先大也

高安朱氏曰渙羣與泰三爻朋亡同故象傳俱云光大○又按漢唐宋之亂皆起于黨援離大羣為小羣渙也散小羣為大羣救渙也

也初陰在下爲足而二橫於其上乃机之象也悔亡者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得其中則悔亡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於居以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克无悔故言占如此

三與上應而上不當位九五當位而與三非應則三乃不當濟渙之任者也三既无責任而自處不中正能无悔乎若能渙去其身之惡則雖不任事亦可以无悔矣 同書案象曰志在外也與泰六拔茅藏六咸拇同義皆為在外卦之象志在於遠害則雖未能如上之遠害而亦可以无咎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化私為公 散中有聚非常人思慮之所及

蘇明允曰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是言也朱子

同書案呂氏春秋召類篇剖白說苑奉使篇並云渙者賢羣者罪也元者吉之始也是漢人說易直以渙其羣為其佐多賢矣朱子從蘇明允說以為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其義尤美蓋世衰則各立朋黨分門別戶私交既散則羣賢彙升由散得聚固其理也

深取之蓋六四近君之臣當濟渙之任天下之渙也常由人心之畔上而各締其私交然後王命壅而下權張六四當渙之時而下无應與是能散其私黨而專以事上者故元吉也夫私黨既散則公道行矣故其散而復聚者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高所謂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也若是者豈常人思慮之所能及哉或曰以六居四非陽剛之才也而何能若是曰大臣之善是不一槩以九居二爲剛中之臣固多善矣以九居四則勢凌於君故多以上陵爲戒也如六四者承九五之君乃柔順之臣也臣之柔順不專其權而唯杜絕私邪以布公道其

折中讀號為平聲 戟与號令相通

同書案安溪以為當渙之時而以五者居之可得无咎視傳戟為長

本義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為大儲之意

同書案劉向傳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反不反者也朱子本義用之

後漢書胡廣傳政令猶汗往而不反

同書案程傳及本義皆以逖為惕云渙其血使去渙其惕使出並象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以血字絕句血与出為韻不以血去連文也以遠

為善亦大矣尹吉甫之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非渙六四之心乎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同書案陽為汗陰為血散人之疾者汗也散天下之鬱滯者號令也

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與居積也能散其號令則萬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能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而民聚於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於一乎九五巽體號令之象也陽爻中實居積之象也

同書案渙王居猶萃五之萃有位皆假廟之象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若作居積解不特文辭牽強而於義亦褊矣安溪之說得之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當作惕

上九居渙之極乃出渙之時也故渙其血傷則血傷可以去渙其憂惕則憂惕可以出坎為血卦為

加憂而上九與六三應故有血惕之象渙其血惕者言當離去陰險而不宜復入也

䷻ 兌下坎上

節亦以九五為主 象傳剛柔分而剛得中 案得中指二五也又云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則指五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

凡節皆有亨之道也節者節人欲以存天理也如節財用節事為節言語節飲食皆是矣節而當理則可以亨節之不當斯為咎矣節之當者中正也過於中正者苦節也貞常也苦節而以為常雖欲亨亦安得而亨乎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也

節之外卦為坎乃險難之在前也初九陽剛得正

節為通旅 互頤 互對渙

去險尚遠而能不出戶庭時止則止此節之當者也无咎之道也

同書節卦六爻亦取相比爲相對与渙同戶庭門庭初与二之象相似三不節四安節一正一不正也五甘節上苦節一中一不中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同書案初九當其塞九二剛中可以通矣然正在澤中尚是止水卝坎流而比故爲不出而失時之象

門庭門內之庭也

九二大臣之位也其與九五雖非正應然五陽所當以同德往助其出險乃人臣之節也今二以初之在下不出戶庭亦且效之是知節而不知通矣當蹇蹇之地而高不仕之心能无凶乎二本剛中而其失至此當是位而得是占者亦盍自省矣

朱剛不正上無應與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同書案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以畏慎而吉歌則大耋之嗟以無常而凶此爻不節若則嗟

六三不中不正當節之時而不知止說以犯險自取災危故爲不節之嗟而无所歸咎也

此从程傳

九三不鼓缶而若以悔過而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言能嗟其不節又誰得而咎之乎

同書案九五甘節在坎則爲坎不屬在井則爲井洌寒泉食者也非六三曰甘恬正居光體之上此以坎居光上坎亦曰甘節非之甘以己說人也節之甘以人說己也○和之知通塞安于塞二而通而失時三未能知通塞四幾于通矣而猶未也至五則中正以通

六四安節亨

安者和順而无所勉之意四以陰居陰爲得其位又順承九五爲得其所從故處之安裕而自然有節也節而能安其亨宜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傳所謂當位中正者也

五陽剛中正固能節者況在險中則深自修省其節必當故謂之甘節甘者苦之反也節之如是則動必有功可嘉尚矣甘節即所謂當位以節也往有尚即所謂中正以通也盡節之道其唯九五乎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干寶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故曰貞凶案節之爲道得中則甘過中則苦

上居節極又爲險極故其節之過而至於苦所謂

上慶則爲中孚爲
窮則變之則通節
渙繼以中孚卦者濟
節之義

此用卒義說亟二
義言之以中亟之義
爲長 陸希聲易傳中孚者乃卯宜之象
又案鄭仁卿云中孚有
鳥卵之象

同書案出過有死鳥
之象而中孚有鳥卵
之象上下各二陽中爲
二陰猶鳥卵之清
裏黃也字有孚
乳之利此義爲明
人亦未下上古之世鳥
獸之卵胎皆而俯觀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巽下 ☱兌上

中孚以六三六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二九五爲主卦之主
同書案天地混沌之初狀如雞子故卦氣始於中孚

卦之爲中孚者以全體言之則中虛二體言之則中實中虛者以无欲而信中實者以實理而信又下說以應上則心誠愛其君上巽以順下則心誠愛其民皆孚信之意也豚魚者中二陰之象豚躁魚冥皆无知之物至難感者也人之孚信能感於豚魚則天地之大人心之微果何幽之不通而何

遠之不達乎利涉大川者木在澤上則乘木之象也外實內虛則舟虛之象也以卦爻觀之二五皆陽剛得中以同德相信君臣如此唯无往則已往則无不濟矣然所以爲信者必利於正苟爲不正則尾生白公亦謂之信也而可以感物乎可以有爲乎信而能正則事皆天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荀爽曰虞安也初居於四宜自安虞安於四則吉故曰虞吉也有志於四則不安故曰有他不安也

初九與六四爲應四近於君而柔順不盈乃可信者也爲初者當虞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矣若舍其正應又有他志則爲失其所從而不得安矣蓋

又案荀氏之解固美但初虞吉是仍不若初吉之爲愈蓋四既不相應當虞度其可信而信之乃爲吉也

又案豚魚指二陰姤初六二陰在下在卒文則爲臞象二与四則爲魚皇豚魚皆陰象之證也近則信及豚魚若感化小人之象無疑若以爲信及小人之物天下未知之物多矣何必言豚魚又必若江豚真而謂文義附會而不自知其鑿經畔道者也

項安世曰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蓋存其中無待於外也初九處下而傚他求何吉哉六三處下而變其志動而未孚於四則失其安也同書案荀氏項氏之說是也六四亦近君位象以爲危懼是四已他求九二懼安初應四而去乎

六四柔爻則疑於非賢而初九陽剛或難於自屈故勉之以從四則吉而戒其他從則凶也 從本義說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震為善鳴 初九

物之相愛者无如母子之同心而人之所慕者无如王爵之可貴中孚之二以實感乎五而五亦以實應乎二其至誠之感通為何如哉然天下之理有感然後有應故以二為鶴而以五為子以感之者二也二能感之而不能必其應五能應之而所應復為感夫好爵者二豈有求於五哉蓋積誠以感君則在於二而隆爵以待賢是在於五五之應二者亦以誠而已矣而好爵者特誠意之發見也

非恃此以致賢者也二以誠感而五以誠應則其君臣之合蓋有非常情之所及者矣卦爻中虛无所間隔誠之相通尤可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上九

信由中出者也三與上應皆過中失正則非以誠相與矣故不言孚而謂之得敵或鼓或罷動止无常也或泣或歌哀樂无常也如是者雖不言凶而凶可知矣 同書案中孚重畫之離也離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亦為哀樂失常之象與此可以互參 又節六三不節若則嗟若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五中孚之主能有孚以接下四柔順之臣能謙抑以事上是亦以誠而相比者也月幾望者言不至

於盈滿也馬匹亡者言不結強援以陵上也夫大臣位近於君寵祿過盛苟盈滿而不戒必至於傾覆結黨以固位必至於上陵六四以柔居柔又在巽體是巽順之至也故其事君也深自貶損如月之幾望不盈滿而亢陽又能絕去初陽之應如亡其馬（同書彙四言匹馬三言匹馬一也又彙朱可專指小馬若三而以馬匹曰者乘三而以五）匹蓋馬者人恃之以行若自亡其馬則不復前進矣四能如是宜為君之所信矣又何咎乎（下應九二與之同德）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以孚誠得下之心如拘攣之固而不可解此孚之至也彖辭所言者九五盡之矣（孚乃孔邦）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雞曰翰音又禮記拉昆義未必然此同書彙鳴鶴居澤而翰音登天不止于警晝在梁雪鶴在林矣豈可雞而）

同書彙代而有孚閒行之義者也頤以為信之實何幸揭於外則行對於內矣惟能

中字与小畜只第三爻變而以于九五皆之有學寧必

知過情之可恥而務改其實庶可免於貞凶耳

一

願炎武曰羽翰之音雖發于天而非實際其於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誕其寓過於大學而實者乎以視申服傳於第子狂歌過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亂豈非談空之禍元之者有以致之乎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同書彙易以陽為大陰為小四陽在內二陰在外則陽盛而為大過二陽在內四陰在外則陰盛而小過

上九處中孚之極是以信而有聲聞者也然君子貞而不諒道苟合於中正雖不期於信而未嘗不信也若過中失正而拘拘焉固守其小信則信非其信矣如上九之不中正而以有信聞其有信之各而无信之實者乎雞曰翰音巽之象也上為天位之上是雞之音登聞於天也雞不能飛而音聞于天聲聞之過情亦甚矣貞固守此安得而不凶

艮下 震上 小過以二五為主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同書彙小過者中孚之及也孚過之言不宜上宜下大吉其義已備於中孚矣節之

又彙說文鳥部鶡雞屬也鶡音赤羽去魯侯之皆又部翰天雞赤羽也段釋為之鶡天雞

雁之鶴者其必恥愛閨之過情乎

小過而亨中孚

項安世曰坎離者乾坤之用也坎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未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坎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既未濟

同書案項氏此論甚精發前人未發之蘊

同書案大過即濟天罪之窮故其象曰君子以特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小過第救人事之失故其象曰君子以行過乎崇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

卦四陰二陽陰多於陽小者過也又二陽雖少而在內四陰雖多而在外則陰過於陽者乃小過而非大過也此二者皆小過之義也陰雖過陽然陽在於內陰皆順之故可以亨然以陰過陽必利於正不正則不能亨也陰之正者以順爲正也二五皆陰故但可小事三四皆不中正故不可大事大事者非陽剛得位則不能也卦有飛鳥之象故言飛鳥遺之音二陽內實鳥之身也四陰外虛鳥之翼也鳥遺之音者鳥飛大速音尚在而身已去也鳥飛而宜下言高翔而去速則凶下集而知止則吉蓋以陰過於陽非大有爲之時也

顧炎武曰周人以姜嫄爲妣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礼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

同書案三四弗過上六弗遇均當斷句猶損之弗損也三防陰而弗使過然二陰浸長其勢難遏故凶

初六飛鳥以凶

卓義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初六陰柔在下而上應九四不量其力以小而圖大不知其止欲上而不下其凶宜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四五皆上體而四陽爲祖五陰爲妣五尊位爲君四近君爲臣二與五相應者然當過之時而過四之陽遇五之陰則是過祖而遇妣非陰順於陽之道矣若反而與四相遇則不及五之君而遇於四之臣是陰順於陽乃其正道此其所以无咎也

同書案小過中二陽防下二陰之上過者也六二過祖遇妣則過四而遇五陰太過矣且以陰遇陰非遇之正也惟以君臣之道言之不及於五之君直遇於四之臣是誰非遇合之正而言也合乎臣道上書此亦以九四制防之力過陰而不使之過故象曰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陽爲陰所過而九三以陽剛不中下防

梁氏以弗過防之与下弗過遇之合看故不從本義

同書案小過陽爻止三四而爻陽不敵陰故於三四皆云弗過且以陽拒陰亦所以阻過其過

本義弗過遇之者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

同書案四過陰而不使過与三同故皆云弗過然二陰浸長与初相應故云遇之謂遇陰之相侵也陰過之時上下皆陰勢不和故云往厲必戒程朱皆以勿用永貞為不可固守愚謂當以勿用為句即戒之之辭

二陰而不使之過則必為二陰所戕矣弗過者阻陰之過也防之者欲防閑乎陰也陰多於陽必過陽矣陽欲防之雖中正有不免於害而況於過剛不中乎

本義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又遠於下之二陰而不為所害故无咎二陽相比而四為重剛則下之二陰不能過之矣故又云弗過然下之二陰雖不能過陽而上之二陰乃復相遇故又云遇之往厲必戒者四臣位而九陽剛五君位而六陰柔以陽剛之臣而逼柔弱之君往則危矣故必當戒也勿用

說詳小畜

同書案自三至五互兌六五陰爻雲象兌在西故曰西郊

本義以陰居陽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

高氏以在穴為三四二陽益上下授矣

同書案象傳以五為己上上為己亢皆不宜上之意

同書案上六陰爻居卦之極故言過之過与離為顛或云亦當作過遇非也

弗遇過之與三爻弗過防之四爻弗過遇之俱兩字為句

同書案中孚上九輪音咫天聲聞過情而昧在陰之義所以致貞凶也小過上六飛鳥離之銳進不已而遠宜下之吉所以召

永貞言當用柔順之道不可長守其剛貞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卦似坎雲象

五象

上六

同書案中孚九二曰在陰以陽居陰也小過六五曰在穴陰居陰也

六五雖在尊位而當陰過之時上而不下故不能下從二陽相與成事如雲之已密而其勢上進陰雖先倡而陽不肯和是陰陽之不和也亦安能成雨乎在穴者陰物也六五既不順二陽則其進也唯與上六相比耳兩陰相比雖欲有為豈能大乎

同書案陰陽和而後成雨小畜六四十陰密雲不雨蓋陰氣尚往故陰陽終和而上九曰既雨此卦雖二陰在上而陰氣上騰一意上行曰得陽氣故不能下交於陽而成雨也

本義以在穴為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離於弋也

同書案離如鴻則離之疑離于羅之離詔遇矰繳也

陰過之時而居於上則其進太銳故不遇於陽而已過之如飛鳥之速而離去之遠豈非凶乎言凶而又曰災眚者所以見凶禍之甚皆其自取也

同書案上六与九三亦應書陰過之時豈肯下遇於陽故為弗遇而過之之象

災眚也

同書案在穴指上六也卦似大坎故上六有入穴之象与需上六入于穴相似公弋取彼在穴即上六所謂飛鳥離之者也

同書案既濟未濟終始相生循環無端與否泰二卦略相似此象辭云初吉終亂而象傳申之曰終止則亂與未濟象傳不續終也相應可見濟世之心无論既濟未濟皆當存諸念亦不可止不為絕而不續天地之道恒久不已而可有一息之間斷乎

䷾ 離下坎上

既濟以六二為主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亨小當作小亨

卦之為既濟者火在於下而能炎上水在於上而能潤下是水火相交而各得其用也又卦凡三陰三陽各居其位而相應是六爻之位各得其正也此二者皆既濟之義其為小亨者既濟之時亨之大者已過矣而小事尚可以亨也利貞者卦之剛柔皆得其正而占者亦必利於得正也初吉終亂者離為內卦而柔麗乎中為文明之時是初吉也坎為外卦而陽之道窮為險難之際是終亂也既濟之時與泰豐二卦相類皆盛極而將衰之時也

既濟反對旁通俱為未濟互亦未濟

同書案二爻為輪坎為輪自二至四為互卦坎非指外卦之坎也二為車輪故有茀象刪

又案前所論用高安朱文端公說已而思之殊不然也凡易言車輿輪輻皆取陽爻象此言曳輪自指初九爻而言未濟九二亦陽爻故亦云曳輪非未濟九二自曳其輪而既濟初九乃曳六二之輪也坎陰在前見險知止故云曳輪

同書案碩人翟茀以朝傳云夫人以翟羽飾車此云婦喪其茀蓋謂翟茀離為雉六二婦象云喪茀者猶旅六五射雉一矢之亦取離象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坎為輪在離體之前坎為水離與之相近初以陽剛在下上應六四而見險能止如人之欲行乃倒曳其輪而不進狐之欲濟見濡其尾而即止其謹戒如是可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七日得見震六二爻 同書案爻象如文明柔順之臣失職守道終必復用以濟世

二柔順之臣也故以婦言之夫以文明中正之德上順陽剛中正之君宜可以有為者然既濟之時五之志得意滿不復下求賢才以盡其用故二之不行如婦人欲出而喪其車之茀則无以障蔽而不可行矣然陰性柔順若枉道以狥於上則非也

唯守其中正而不爲隨逐則時久而變道自行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以剛居剛之至者

離爲甲冑爲戈兵而以九居三又過於剛者故爲高宗伐鬼方之象鬼方遠國也既濟之時中國安泰則人君之所事者唯在於治四夷通異域而已昔商高宗之中興亦既濟之時意其嘗伐鬼方之國故爻以爲言也三年克之言久而力憊也小人勿用言不可以小人用事也人君恃其強盛而勤於遠略非義舉矣而又勞民之久委任小人豈不甚矣乎爲是事而得是占亦可以戒矣

汲郡古文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

同書案既濟之六四即未濟之六三也未濟三爻已出險故云利涉大川既濟四爻轉入險故有衣袽之戒苟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則罅隙必生將防之不及防矣是何異酣歌漏舟之中哉

程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以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滲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

同書案九三高宗克鬼方爲殷道中興之象迨後昧衣袽之戒遂爲殷之末世弗惟德馨香祀其象如東鄰之殺牛矣爲人主者其審於始去終亂之哉哉

顧炎武曰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爲之臣馭失其道則彊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

四坎體故取漏舟之象夫既濟之時治安之久苟怠而不戒則罅漏必生四以柔居柔故能終日戒懼而豫備不虞如坐漏舟之中而能用弊敗之衣以塞其罅漏如四者又安有覆溺之患哉

同書案鬼方有克時方全盛四爲小心敬慎之未臣故有憂盛危則之深柔而預思患豫防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以西鄰爲六二

時之既濟所當戒者盈滿也故殺牛盛祭也而反不蒙福以時之既過而滿招損也禴祭薄物也而乃實受其福以時之方來而謙受益也自人言之東鄰殺牛其妹邦之商紂乎西鄰禴祭其岐豐之文王乎紂當時之既濟雖使其謙損如文王猶懼其福之或艾也而況有貫盈之罪哉酒誥曰越殷

惠棟曰古文本作瀹顏師古漢書注曰瀹煮於菜以祭

同書案東鄰紂也西鄰文王也自顏師古已有此說本義以西鄰爲六二潘士藻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今既二爻無受福之義則西鄰不指六二潘氏之說是也愚謂西鄰謂未濟六五文王之象也

姚舜牧曰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此蓋教之以祈天永命之道

國滅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殺牛之不如禴祀豈非以其德馨之不足乎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終自恃无險難矣忽心一生險難立至

既濟之極以陰居上在於險體而溺於淫樂如狐之涉而濡其首安得而不危乎

䷿ 坎下離上　未濟以六五為主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指初

卦之為未濟者以水火不相交而六爻皆失正也然雖未濟而有亨之道惟遇其時而得其人則可以亨矣卦之六五有柔中之德而下應九二為剛中之才上以文明而知人下以出險為己任則其

未濟反對旁通作為既濟互亦既濟

同書案梁氏曰勇於濟用程傳汔當為仡之說也不如本義矣濟之解為長

未濟者安有不濟哉小狐汔濟者勇於濟也狐之老者多疑而善聽則不輕涉以陷於險若小狐之勇於濟者不度其時不量其才故至於濡尾而无所利矣以人言之則必有老成之德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難若少年不經事者則昧於時勢進銳退速其身且不保矣而何以濟天下乎

初六濡其尾吝　初尾象在坎下濡尾象

彖辭言小狐汔濟者初六是也濡尾之吝其能免乎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應文明之君當濟險之任而能安重審慎不

坎為輪既濟二三四互坎曳輪者初也未濟二爻為坎主輪自曳也朱高安

程傳倒曳其輪殺其勢後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常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又案需卦辭云利涉大川亦以其見險而不輕進

本義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

同書案震用伐鬼方不言高宗則非言高宗之事也當指西伯專征而言內卦三爻未出陰中九四貞吉悔亡則出羑里而命專征矣時至六五則不特悔亡而且无悔光于四方顯於西土如西鄰之禴祭百神享之矣

輕犯險如人之欲行而倒曳其輪必需時而後進則得其正而吉矣蓋未濟者時未可以濟也九二以剛居柔易以知險乃識時之俊傑此其所以終吉也彼小狐之濡尾者豈知此邪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同書案三當出陰之時而無出陰之才所以云征凶也然終有出陰之日故云利涉大川也

以陰柔而不中正當未濟之時有征行之志乃凶道也但涉川出險以免其身之難則為利耳此爻之占蓋可以免難而不可以有為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未濟九四即既濟九三之反故皆以鬼方言之然既濟九三之伐乃既濟之時其兵貪兵也故三年

易之作也當文王與紂之事潛龍勿用干寶以為文王居羑里之象愚謂未濟如乾終治亦當以殷周之際言之也

同書案五以文明之主得戡亂之臣大難既夷光華發越由其君中以用賢故能撥亂而反正一人有慶萬邦作孚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惟暉吉之君子足以當之矣

邱氏富國曰上言領經无咎則未濟乃既濟矣

則憊而又有用小人之戒未濟九四之伐乃未濟之時其兵義兵也故三年則有賞而其事得貞則為吉蓋其得失既殊而吉凶亦異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當未濟之時而有險在下不可不慎也故戒之以貞則吉而无悔然為文明之主故有君子之光而其中德之盛可知也德既光矣則又必有孚然後可以濟若无其孚誠則在下之賢臣不免於解體矣又安能濟乎六能有其光而又有其孚其自明而誠之謂歟

六五文明之主虛中求賢下得九二陽剛之助故為有孚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高安朱氏曰此以上爻終五爻之義有孚于飲酒即需卦需于酒食意有孚之朝君臣和樂筐簧酒醴式燕以衎无咎之道也蓋時未可為而欲速見小徒滋擾累有孚于飲酒非不為也有待而為也若未濟已終既濟方來猶復回循觀望是飲酒而溺于酒豈不失時之甚乎凡明作之主坐失事機多由于不孚今飲酒濡首則反以有孚失之矣

同書案坎有酒食象需于酒食困于酒食与此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坎坎六四六曰樽酒簋貳用缶也曰有孚者以上九終六五之義有孚之輕君臣和樂酒以成禮式燕且衎亦其宜也但不

上九以无位之爻當未濟之時唯信於自樂可也若信於有為不可也故有孚于飲酒則為樂天知命而可以无咎若如狐之汔濟而濡其首則其自信者失其當然矣蓋濟天下者必剛中之才而為君所任然後可濟也若上九者體剛用柔不在其位而欲輕身以犯難於出處之道豈為得乎

此亦用本義說然上九飲酒濡首不必以小狐濡尾為說

又案酒之溺人甚於水周禮尊彝皆有舟萍氏掌幾酒豈無意哉○既濟為初吉終亂則未濟為初亂終吉乃四五言貞吉而上九止曰无咎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易之道固然也

石氏朱曰上九以剛明之德是內有孚也在未濟之終二又反於既濟故得飲酒自樂矣樂而不知節復濡其首則雖有孚必失之於此戒之之辭也

周易下經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常熟翁同書讀於壽春軍中

而沉湎失節故有濡首之失坎終戒之